

序

壬午之冬。吾友揭夫。卜宅於桐之南山而歸隱焉。從遊之士。刻其所爲古文。適成。因名曰南山集。其文多未歸時所作。而以茲所居名焉。著其志也。余自有知識。所見聞當世之士。學成而並於古人者。無有也。其才之可以拔進於古者。僅得數人。而莫先於揭夫。始相見京師。請余曰。吾非役是而求以有得於時也。吾胸中書者。數百卷。其出也。自付將有以異於人人。而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無所累。而一其志於斯。未能誘而出之也。其後各奔走四方。歷歲踰時。相見必以是爲憂。余亦代爲憂。而自辛未迄今十餘年。而莫遂其所求。吾問古之著書者。必以窮愁。然其所謂窮愁者。或嘉遯不出。仕宦而中跌。名尊身泰。一無所累其心。故得從容著書。以自適也。自科舉之法行。年二十而不得。與於諸生之列。則里正得而役之。鄉里之吏。鞭笞行焉。又非貴遊素封之家。則所以養父母。畜妻子者。當取足於傭書授經。窘苦囚拘。終身而不息。尙何暇學古人之學。而冀其成邪。故士窮愁。則必不能著書。其事若與古異。而以理推之。則固然而無足怪也。揭夫少以時文發名於遠近。凡所作。賈人隨購而刊之。故天下皆解揭夫之時文。而不知

此。非。褐。夫。之。文。也。其。載。筆。墨。以。遊。四。方。喜。迹。舊。聞。託。山。水。之。勝。而。以。傳。記。序。記。請。者。亦。時。時。應。焉。故。世。復。稱。其。古。文。是。集。所。載。是。也。而。亦。非。褐。夫。之。文。也。褐。夫。之。文。蓋。至。今。藏。其。胸。中。而。未。得。一。出。焉。夫。立。言。者。不。朽。之。末。也。而。其。道。尤。難。書。傳。所。載。記。立。功。名。守。節。義。與。夫。成。忠。孝。而。死。者。代。數。十。百。人。而。卓。然。自。名。一。家。之。言。自。周。秦。以。來。可。指。數。也。豈。非。其。事。獨。希。故。造。物。者。或。靳。其。才。或。艱。其。遇。而。使。皆。不。得。以。有。成。邪。褐。夫。之。年。長。矣。其。胸。中。之。書。繼。自。今。而。不。出。則。時。不。贍。矣。必。待。身。之。一。無。所。累。而。爲。之。則。果。有。其。時。邪。故。余。因。序。是。集。而。爲。褐。夫。憂。者。倍。切。焉。因。發。其。所。以。使。覽。者。知。褐。夫。之。志。而。褐。夫。亦。時。自。警。以。亟。成。其。所。志。也。同。學。方。苞。書。

序

五嶽之氣。皆能出雲。雨產金玉。而其靈者。常鬱結盤魄。而發爲偉人。或以德業。或以文章。卓卓自垂於天地。而與爲不朽。然其靈亦不能並時而鍾。如寒暑之遞運。而以時至。往往積千百年一見。蓋造物之力。亦有所惜。未能數數然也。鄒魯之間。闕里應焉。此天地之神靈爲之發育。非止由於泰岱也。而一時從遊之徒。亦多東國之產。則岳神蓋已有所屬矣。嵩高以生甫申。誦於詩。楊震郭子儀諸公。多在華山下。唯恒霍之靈。自古至今。未有所洩。而霍更甚。霍山者。今安慶天柱山。古南嶽也。安慶朱呂陳武何點三數君子。畧著史冊。以德業文章見者。寥寥。明興以來。直亮之士。稍稍出焉。而以配靈霍山。終未之有也。說者以爲隋唐而後。南岳之祀。移于湖南。霍山不列五岳之數。其靈或有所窮。然余嘗遊岱山之下。西登華山矣。其爲山也。秩祀雖領於祀官。而開鑿斷削。多改其故。童孺女婦。踐而越馬。日觀之宮。至肖一婦人。以爲神。有司權金錢。罔其利。而霍山獨儼然。太清之表。石岩泉瀑。間上之爲黃帝虞舜之所祭。告下亦不失爲漢武之所封。後世淫瀆之物。不得而汗之。則霍山之神。必能守古制。以自樂。無羨於贈牲瘞玉。相詭以

三公之號爲榮於天下也。余與戴氏田有名世。皆生霍山之麓。東西相距皆二百餘里。而遙。皆迂拙無用於時。而自力於古文。以取正於天下。而待於後世。則皆有其志。顧余力薄弱。爲之而無成。田有年未壯時。語輒工。至今垂二三十年。稍稍收輯之。得若干篇。名之曰南山集。而命余爲之序。夫岱之靈發于聖門。嵩之靈發于甫申。華之靈發于楊震。郭子儀之屬。而霍卒無所洩。在人方以秩祀之。不至而疑。霍山之窮。在霍山正以不辱于世之三公。而有以自樂。而余與田有乃適生其間。余不足道也。田有亦不知果能當霍山之靈與否。然而其文之足以不朽。則余固知其與霍山同永無疑也。五岳與霍或領於祀官。或不領於祀官。譬則一挂仕版而受職于時。一不臣不友而抱奇以志於古。然則今五岳所鍾必多功名之士。而沉冥著書者固於霍山爲宜也。歟。今其集名曰南山者何也。志歸隱之地也。田有自是殆不復出矣。宿松朱書。

戴褐夫集目錄

書

答某書 戊午

與王靜齋書 丙寅

答趙少宰書 丁丑

上大宗伯韓慕廬先生書 庚辰

與劉大山書 庚辰

序

濤山先生詩序 丙辰

贈葉蒼岩序 戊午

贈釋鍾山序 甲子

送蕭端木序 丁卯

劉陂千庶常詩序 己巳

與余生書 戊午

與伍張兩先生書 丙寅

與劉言潔書 庚午

再上韓慕廬大宗伯書 辛巳

贈趙良治序 己未

贈許亦士序 甲子

送朱字綠序 甲子

齊謳集自序 己巳

送蔣玉度還毗陵序 庚午

李縣圃唱和詩序 庚午

子遺錄自序 庚午

戴氏宗譜序 辛未

李太常案牘序 壬申

送王序綸之任婺源序 壬申

甲戌小題文序 甲戌

方百川稿序 己亥

闕里紀言序 丁丑

丁丑房書序 丁丑

程偕柳淮南游草序 己卯

方靈泉稿序 己卯

北行日記序 庚辰

徐詒孫遺稿序 庚辰

送劉繼莊還洞庭序 庚午

贈劉言潔序 庚午

狄向濤稿序 辛未

張天閑先生八十壽序 壬申

甲戌房書序 甲戌

徐文虎稿序 己亥

朱翁詩序 丙子

小學論選序 戊寅

中西經星同異考序 己卯

己卯鄉試墨卷序 己卯

天籟集序 己卯

庚辰會試墨卷序 庚辰

方逸巢先生詩序 庚辰

杜溪稿序庚辰

汪武曹稿序壬午

九科大題文選序庚辰

記

意園記丙辰

芝石記戊午

唐西浦記庚申

石門冲記壬戌

西園記甲子

虎兒山記丁卯

乙亥北行日記乙亥

遊爛柯山記辛巳

古樟記辛巳

有明歷朝小題文選序庚辰

送趙驂期序庚辰

三山存業序壬午

響雪亭記丙辰

先世遺事記己未

遊浮山記辛酉

醉鄉記癸亥

睡鄉記乙丑

遊西山記丁卯

憂庵記庚辰

遊吼山記庚辰

遊天台山記辛巳

雁蕩記 辛巳

龍鼻泉記 辛巳

遊大龍湫記 壬午

傳

陳士慶傳 甲子

李逢亨傳 甲子

楊維嶽傳 甲子

周烈婦傳 癸亥

王養正傳 庚午

劉孔暉傳 庚午

徐節婦傳 庚午

戴節婦傳 庚午

王烈婦傳 辛未

李節婦傳 辛未

一壺先生傳 壬申

李烈婦傳 壬申

郭烈婦傳 壬申

竇成傳 丙辰

袁烈婦傳 丁丑

吳文燁傳 丙子

吳江兩節婦傳 丁丑

儀貞四貞女合傳 戊寅

詹烈婦傳 戊寅

朱烈女傳 乙卯

李烈婦傳庚辰

唐允隆傳壬午

論

范增論丙辰

撫盜論壬戌

說

田字說丙辰

種樹說丙子

雜著

讀揚雄傳癸亥

討夏二子檄辛酉

書閭寧前墓誌後甲戌

附錄

畫綱巾先生傳辛巳

節孝唐孺人傳壬午

魏其論辛酉

褐夫字說己未

命說示鄭叟戊寅

錢神問荅丙辰

書貨殖傳後辛酉

藥身說庚申

子遺錄

刊

戴褐夫集

書

答某書

辱書具言時文風氣之說而欲決之不肖以定其所從夫足下之勤勤用力於時文者豈非爭一時之進取而亟亟求得舉耶而欲決之不肖又豈非以素相愛且稍有知識言或可採必不誤足下之舉耶不肖草鄙之人抱膝荒江絕意世事况區區者既不能爲而世俗所謂得舉之文且又不諳至於以平生之所知告足下將萬萬不得舉非所以愛足下也昔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馬焉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夫千里馬不常有其利緩而駑馬日日有之其利急以不肖與足下平生相愛則請相駑馬足下試觀今之選爲上乘編以卓棧者有一千里馬乎知此則所從定矣風氣卑下如不肖輩放逸自廢之人始得以出其機杼聊自馳騁足下方從事於其間而必與之左是誤足下也足下書又極稱僕文字以爲難及夫足下所稱者時文耳往時嘗喜作之於今已不復作蓋不肖之所好而學之有得者又不在此吾子遽獎許過當是亦猶見驥之偶一長

鳴舉步。蹀躞。遂以其絕塵之足。盡在是矣。此不肖之所以不敢教足下相千里馬焉也。文章一道。終當爲吾子一言之。以非吾子今日所急。故輒布區區。唯勉旃自愛。

與余生書

余生足下。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曆中宦者。爲足下道滇黔間事。余聞之。載筆往問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爲我書其語來。去年冬。乃得讀之。稍稍識其大畧。而吾鄉方學士。有滇黔紀聞一篇。余六七年前。嘗一見之。及是而余購此書。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證其同異。蓋兩人之言。各有詳有畧。而亦不無大相懸殊者。傳聞之間。必有訛焉。然而學士考據。頗爲確核。而犁支又得於耳目之所覩記。二者將何所取信哉。昔者宋之亡也。區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踰時而文已滅亡。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曆之帝兩粵。帝滇黔。地方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近日方寬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諱者。萬端其或蘆廬山澤之間。有廬廬誌其梗概。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而其書未出。又無好事者爲之掇拾流傳。不久而巳蕩爲清風。化爲冷灰。至於

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漸盡。而文獻無徵。凋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效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之情狀。無以示於後世。豈不可嘆也哉。終明之世。三百年無史。金匱石室之藏。恐終淪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諸書缺略不詳。毀譽失實。嗚呼。世無子長孟堅。不可聊且命筆。鄙人無狀。竊有志焉。一而書籍無從廣購。又困於飢寒衣食。日不暇給。懼此事終已磨棄。時則有明全盛之書。且不得見。而又何況於野郎。筓筓。昆。明。洱。海。奔。竄。流。亡。區。區。之。軼。事。乎。前。日。翰。林。院。購。遺。書。於。各。州。郡。書。稍。稍。集。但。自。神。宗。晚。節。事。涉。邊。疆。者。民。間。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購。者。其。外。頗。更。有。潛。德。幽。光。稗。官。碑。誌。記。載。出。於。史。館。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則。亦。無。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難。也。余。夙。昔。之。志。於。明。史。有。深。痛。焉。輒。好。問。當。世。事。而。身。所。與。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無。有。以。此。爲。念。者。又。足。跡。未。嘗。之。四。方。以。故。見。聞。頗。寡。然。而。此。念。未。嘗。不。時。有。也。足。下。知。犁。支。所。在。祈。召。之。來。與。余。面。語。其。事。則。不。勝。幸。甚。

與王靜齋書

前日謁先生。往復議論。竟至終日。然此終日。尙有未盡厥懷者。不肖往時之苦。如人之

溺於江河。未即死而漂浮水上。假有拏舟而來者。猶可以援之而起也。雖無其事。然猶不肯絕望。以庶幾長年三老之見而哀之也。近者則如沈淪於千尋之淵。鯨鱷之窟。而水族萬怪爭來吞噬。雖有漁師水工。欲憐而救之。而困於力之無所施。其勢非得習於泅水者。濡沒而下。挾之以起。則終不可復出。此則非先生之是望。而誰望哉。蓋世有見小兒之盜取玉卮以爲戲者。曰。待我明日來。以錢易之。明日至而玉卮毀。今不肖之所急者。不過一餬口之地。奮飛遠去。以速脫於泥塗。而先生豈猶曰。徐徐吾圖之。則終已毀於小兒之手耳。伏唯少加垂念。不宣。

答伍張兩生書

人來承示近日所爲文數首。並以爲文之道。殷殷下問。余學殖荒落。安有以發足下者耶。顧其平日頗有志。不肯爲世間言語。既辱二生之間。其曷敢以匿。蓋余昔嘗讀道家之書矣。凡養生之徒。從事神仙之術。滅慮絕欲。吐納以爲生。咀嚙以爲養。蓋其說有三。曰精。曰氣。曰神。此三者。鍊之而渾於一。於是外形骸。凌雲氣。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飄飄乎御風而行。遺世而遠舉。其言云爾。余嘗欲學其術。而不知所從。乃竊以其術

而用之於文章。嗚呼。其無以加於此矣。古之作者。未有不得是術者也。太史公纂五帝本紀。擇其言尤雅者。此精之說也。蔡邕曰。鍊余心兮浸太清。夫唯雅且清。則精則精。粕煨燼。塵垢渣滓。舉凡邪僞剽賊。皆刊削而靡存。夫如是之謂精也。而有物焉。陰騭而潛率之。出入于浩渺之區。跌宕於杳藹之際。動如風雨。靜如山岳。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是物也。傑然有以充塞乎兩間。而蓋冒乎萬有。嗚呼。此爲氣之大過人者。豈非然哉。今夫語言文字。文也。而非所以文也。行墨蹊徑。文也。而非所以文也。文之爲文。必有出乎語言文字之外。而居乎行墨蹊徑之先。蓋昔有千里馬。牝而黃。伯樂使九方臯視之。九方臯曰。牡而驪。伯樂曰。此眞知馬者矣。夫非有聲色臭味。足以娛悅人之耳目。口鼻而其致。悠然以深。油然以感。尋之無端。而出之無跡者。吾不得而言之也。夫唯不可得而言。此無所以爲神也。今夫神仙之事。荒忽誕謾。不可信。得其術而用之於文章。亦足以脫塵埃。而游於物外矣。二生好學甚篤。其所爲文章。意思蕭然。既間且遠。蓋有得於吾之云云者。而世俗之人不識也。吾故書以告焉。吾聞爲乎仙道。形解銷化。其術秘不傳。卽傳其術。不能通。嗚呼。遇之而得。傳傳之而通者。非二生吾誰望之。

答趙少宰書

少宰閣下。前日名世出都門。閣下親枉車騎相送。且言文集刊已垂成。欲得吾子序之。名世南行二十餘日而抵家。家貧多事。未遑以爲。閱二月而於郵傳中得閣下書。云不及待。已使人代爲之矣。名世江淮鄙人。無爵位於朝。無聲譽于天下。爲舉世之所共棄。而閣下出持節鉞。入貳天官。序閣下之文者。皆公卿大夫。而閣下猶勤懇懇。欲得不肖之序。豈非以其人雖賤。而其言尙有可取耶。今夫立言之道。莫著於易。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夫有所爲而爲之之謂物。不得已而爲之之謂物。近類而切事。發揮而旁通。其間天道具焉。人事備焉。物理昭焉。夫是之謂物也。夫子之釋乾之九三也。曰脩辭以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唯立誠故有物。苟其不然。則雖菁華爛熳之章。工麗可喜之作。中庸之所謂不誠無物也。君子之所不取也。夫代人而爲之言者。彼之意。吾不之知也。彼之聲音笑貌。吾不之見也。吾之意。非彼之意也。吾之辭。非彼之辭也。爲剽爲僞。爲欺謾而已矣。今以不誠之人。而事閣下。以不誠之文。而序閣下之文。宜爲閣下之所斥勿收。而閣下顧使人爲之。則非閣下始所取於名世之心矣。區區之誠也。

欲自達而代作之文。唯閣下刻而去之。幸甚幸甚。名世再拜。

與劉言潔書

言潔足下。僕平居讀書。考文章之旨。稍稍識其大端。竊以爲文章之爲道。雖變化不同。而其旨非有他也。第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卽至終篇。語止而混茫相接。不得其端。此自左莊馬班以來。諸家之旨。未之有異也。蓋文之爲道難矣。今夫文之爲道。未有不讀書而能工者也。然而吾所讀之書。而吾舉而棄之。而吾之書固已讀。而吾之文固已工矣。夫是故一心注其思。萬慮屏其雜。直以置其身於埃壒。嗑之表。用其想於空曠之間。游其神於文字之外。如是而後。能不爲世人之言。不爲世人之言。斯無以取世人之好。故文章者。莫貴於獨知。今有人於此焉。衆人好之。則衆人而已矣。君子好之。則君子而已矣。是故君子恥爲衆人所好者。以此也。彼衆人者。耳剽目竊。徒以雕飾爲工。觀其菁華爛熳之章。與夫考據排纒之際。出其言。唯恐不盡焉。此其所以枵然無有者也。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畧其町畦。去其鉛華。無所有。乃其所以無所不有者也。僕嘗入乎深林叢薄之中。荆藜芻吾之足。土石封吾之目。雖咫尺。莫能盡焉。余且惴惴焉。懼跬步之

或失也。及登覽乎高山之巔。舉目千里。雲烟在下。蒼然茫然。與天無窮。頃者游於渤海之濱。見夫天水渾淪。波濤洶湧。愉悅四顧。不復有人間。嗚呼。此文之自然者也。文之爲道如是。豈不難哉。僕行年二十。卽有志於古文之事。而是時積憂多愁。神智荒惑。又治生不給。無以托一日之命。自以年齒尙少。可以待之異日。蹉跎荏苒。已踰三十。其爲愧悔恐懼。何可勝言。數年以來。客遊四方。所見多士矣。而亦未見有以此事爲志者。獨足下好學甚勤。深有得於古人之旨。且不以僕爲不才。而謂可與于斯文也者。僕何敢當焉。偶料拾篋中文字。自丙辰至於丙寅。十年間所著有蘆中集。天問集。困學集。岩居川觀集。爲刪其十之二三。因彙爲一集。而有以請正於足下。足下以爲可存則存之。不然卽當削去。行且入窮山之中。躬耕讀書。以庶幾稍酬曩昔之志。然而未敢必也。名世頓首。

上大宗伯韓慕廬先生書

布衣窮居之士。欲自刊刻其文。念無以取重於世。乃求序于王公大人。王公大人賜之序。則欣欣然以之自多。不自多其文。而多王公大人之序。以爲榮耀。夫文者必待王公

大人而重。則是孟子七篇成。而必請序於齊。宣梁惠司馬遷史記成。而必請序於丞相公孫弘。大將軍衛青也。且夫意氣不足以孤行。而後有所附麗。言語不足以行遠。而後思所以炫其聲名。彼乞序于王公大人。而欣欣然遂以之自多。不待觀其文。而已知其不足重矣。彼王公大人不能却其請之堅也。亦不知其文之工拙。果何如。率爾命筆。不無過情之言。人之見之者。讀未終篇。輒已掩卷而去。而況於其所序之文乎。是則王公大人之序。且不能自重。而又安能重士之文。此所以有志之士。不求序于王公大人。凡以自重其文。而王公大人之賢者。亦不輕與人以序。亦所以自重其序也。今之大人先生。以文章名天下者。獨閣下一人。往在京師。閣下嘗爲不肖言。士之以求序來者。比肩接踵。然大抵多所謝絕。於是不能得閣下之序而去者。不啻十之九矣。嗟乎。唯閣下不輕與人以序。而乃可以序不肖之文。唯不肖不求序於王公大人。而乃可以求序於閣下也。不肖至京師前後凡五六年。未嘗上書宰相獻文。當途賢公卿弘獎士類。其所爲大書深刻。標榜窮士之言。充棟盈几。而不肖不與焉。獨閣下見其所爲文。而以爲可與於斯文也者。一日偶序不肖舉業文若干篇。不肖歸而刻之於金陵。而天下讀閣下之

序者。往復諷誦。咏嘆咨嗟。初非以閣下名位之故。而讀不肖之文者。謬相引重。亦非以閣下之序故也。唯如是而閣下乃可以序不肖之文。而不肖乃可以求序於閣下矣。嗚呼。文章之事。雖非有用於世。而未可以爵位勢分緣飾於其間。亦視乎求序者之人與文何如。與序之者之人與文何如而已。頃者金陵一二人。士取不肖所爲古文。刊刻其十之二三。用是潔誠齋。慮北面叩首而求閣下以序之。夫舉業之文。非閣下之所好。而亦非不肖之所好也。閣下猶肯執筆爲之序。而况不肖之古文。固閣下所素咨賞。以爲可與於斯文者乎。知閣下之不與他人。而一槩謝絕之者。蓋他人之所求者。乃當世學士之序。而不肖之所求者。乃慕廬先生之序也。俯伏俟命。不勝至願。謹再拜。

再上韓宗伯書

名世再拜。名世平居讀書。考文章升降之際。竊見夫文章之事。未有不上與下合。而能至於極盛者也。上與下合。而風氣之權操之自上。上之人懸其令以倡率之。而下之人莫不奔走恐後。而不敢有異議於其間。若夫上之人所操者。不足以壓服乎下之心。而下之人紛然囂然。各持其說。各挾其技。而有非薄乎上之心。考校之文一出。而心非巷

議。噉然流傳。共指以爲笑。於是上之與下。兩相訾訕。齟齬扞格。截然而分爲二。而文體遂不可振。曩者文章之風氣。嘗亦斐爾卑弱而不振矣。先儒之精義不明。古文之規矩盡裂。上之人所以取于下。下之人所以獻于上者。皆雷同相從而己。雖其風氣之不振。而上之與下。訾訕之聲。不出於口。齟齬扞格之狀。不形於色。而風氣欲變之機。固已伏於此矣。當此之時。閣下遂獨以雄奇渾古之文。出而大魁天下。天下之人。讀閣下之文。恍然如寐之方覺。如醒之方醒。皆翻然忽改其所爲。三十年來。窮巷枯槁之士。被服先民。抱殘守缺。以不棄於斯文。閣下之力也。閣下既以古今取高第爲大官。而天下之人。又翕然嚮風。愈久而不衰。則宜上與下合爲一矣。乃訾訕而不入。齟齬扞格而不相通。未有甚於今日者何也。則毋乃不之信。且從於閣下者。遍以望於上之人。而不克副其望歟。遂直爲此紛紛囂然也。今甲三年而一試士。棘未撤。士或私相許曰。某某者必得售也。又或私相誚曰。某某者必斥勿錄也。已而斥之者。則其許之者也。錄之者。則其誚之者也。不能不相顧以駭。而羣不逞遂借以行其私。至於詆訐叫號而不可止。上之人患之而未能有以弭之也。竊以爲弭之道。在上之人。勿故與下之人相反而已矣。下

之人曰是也。而上之人必曰非也。下之人曰非也。而上之人必曰是也。參差之見。先橫據於胸中。其說究無以勝乎下之人。則安能厭服乎其心。而使之不敢有異議於其間也哉。且夫天下之人。其所操未必盡是也。紛然囂然。而出於詆訐叫號。即下之人有志者。亦未嘗不非之也。然而公論多出於其間。公論者。上與下共之者也。下之人方以公論自張。而上之人故欲反之。非其心也。則母乃拘曩者之風氣。而不能以閣下之道爲進退。天下士之具歟。下之人以其信且從於閣下者。遍望於上之人。其所以待上之人者甚厚。而上之人不能以閣下之道爲進退。天下士之具。於是乎上之與下。兩相警警。齟齬扞格。截然分爲二。而閣下以一身居上下之間。則驅之使合。其權仍在閣下而已矣。閣下文無論知與不知。莫不肅然起而斂衽退避。以爲不可及。而閣下之名德清望。又爲海內之所嚮仰。謂閣下之道。下之人信且從之。而上之人獨不肯信相從者。必無之事也。轉移之權。則唯在閣下一爲昌言正告之而已矣。名世往在京師。與閣下遊。凡一二年。相與縱論。當世獨未常言及文章之事。名世身在卑賤。有言不信。故不得不黯黯以居。默默以處。而閣下方在日月之際。經綸密勿。更有重且大者。文章一事。遂有所

不暇及耳。然而當今文章之實。實在閣下。不宜使窮巷枯槁之士。缺然失望。坐視上之與下。訾訾而不入。齟齬扞格而不相通也。名世南歸。數載不復有志。當世行吟江上。將欲灌園以終老。習見夫下之人。所以仰望閣下者。如此其至。而轉移之權。使上之與下。相合而無二。非閣下不能。故輒爲達其區區之情焉。冒瀆尊嚴。無任惶恤。不宣。

與劉大山書

去年春正月。渡江訪足下。留信宿。而足下出所爲古文十餘篇見示。皆有奇氣。足下固不自信。而謬以僕之文。有合於古人矩矱。因從問其波瀾意度。所以然者。僕回秦淮。將欲檢篋中文字。悉致之足下。冀有以教我。會足下北遊燕薊之間。而僕亦東走吳越。遂不果。今年冬。有金陵門人。欲鈔僕古文於板。僕古文多積時。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語獲罪。而門人遂以彼所藏抄本百篇。雕刻行世。俟其刊成。當於郵傳中。致一本於足下。其文皆無絕殊。少波瀾意度。所以然者。僕亦未能以告人也。唯足下細加擇別。摘其瑕疵。使得改定。且作一序。以冠其首簡。幸甚幸甚。當今文章一事。賤如糞壤。而僕無他嗜好。獨好此不厭。生平尤留意先朝文獻。二十年來。蒐求遺編。討論掌故。胸中覺

有百卷書。怪怪奇奇。滔滔汨汨。欲觸喉而出。而僕以爲此古今大事。不敢聊且爲之。將欲入名山中。洗滌心神。餐吸沆瀣。息慮屏氣。久之。乃敢發。凡起例次第命筆。而不幸死。喪相繼。家累日增。奔走四方。以求衣食。其爲困躓顛倒。良可悼嘆。同縣方苞。以爲文章者。窮人之具。而文章之奇者。其窮亦奇。如戴子是也。僕文章不敢當方君之所謂奇。而欲箸書而不得。此其所以爲窮之奇也。秦淮有余叟者。好琵琶。聞人有工爲此技者。不遠千里。迎致之。學其術。客爲琵琶來者。終日座爲滿。久之。果大工。號兩中第一手。然以是傾其產千金。至不能給衣食。乃操琵琶彈於市。乞錢自活。卒無知者。不能救凍餒。遂抱琵琶而餓死於秦淮之涯。今僕之文章。乃余叟之琵琶也。然而琵琶者。曹部之樂耳。其工拙得喪。可以無論。至若吾輩之所爲者。乃先王之遺。將以明聖人之道。窮造化之微。而極人情之變態。乃與曹部之樂。同其困躓顛倒。將遂破其琵琶。以求免於窮餓。此余叟之所不爲也。嗚呼。琵琶成而適以速之死。文章成而適以甚其窮。足下方揚眉瞬目。奮袂抵掌。而效僕之所爲。是又。余叟也。然而爲余叟者。始能知余叟之言。此僕之所以欲足下之序吾文也。庚辰十二月望日。戴名世頓首。

序

濤山先生詩序

先生家濤山。手植竹數十箇。老屋三間。厓厓蔽風雨。先生年老矣。家甚貧。陶然自樂。人見先生樂。不知其貧。先生亦不自知其貧也。命二子種秫爲酒。酒熟飲客。客醒。然先生已醉。客不至。先生獨持杯滿飲。飲亦必醉。每醉輒誦其所賦詩。即不知詩者亦爲誦之。誦已大呼自豪。往往凌其座人。淋漓酣適。若不可羈繫。其大都如此。先生曰。吾家少豪富。居金陵數年。遭喪亂。歸來爲學宮弟子。已而不屑也。走窮山中。飲酒賦詩。以此樂而終其世。家人或以粟盡告余。余不應聽。曰。姑取酒來。酒罄。貸之鄰家。或出錢往酤。或無錢。輒脫衣典酒。生平好爲詩。於詩好唐人。於唐人獨好樂天。每爲詩。不樂天。若不爲也。每爲詩。未有不樂天。若也。噫。吾見夫世之逐逐者。而不知止也。富貴者多驕矜。貧賤者多悲蹙。輾轉汨沒。曾不能得吾之一日。吾哀之。吾又自喜也。吾左手持觴。右手援筆。飲一觴。得一句焉。吾醉而詩已就。而曠曠然而熙熙然。而無所介其懷也。豈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發笑矣乎。名世常讀先生之詩。瀟酒不羈。如其人。其風咏直彷彿樂天。不誣。

也。而先生奇情曠達。與人交無畛域。或有不合。面斥之。事過則已。復歡如平常。人無知其意者。獨時時見其意於詩。先生余外祖也。故以命小子曰。今之時。子之文未有雙也。吾詩待子而傳。小子不敏。謹撰其說。而以書之於集之首。

贈趙良洽序

玉之在璞。人視之。塊然石也。棄之於途。有玉人者。琢之得玉焉。人問之。他日見道旁石塊然。以爲玉也。取而藏之於櫝。噫。玉也。而石之石也。而又玉之大抵如此矣。夫玉不類石。然人不視爲石。則非玉。觀於人之所視爲玉者。可知也。其所爲玉人者。笑矣。良洽。玉之在璞者也。不幸而不遇玉人。于是有小丈夫者。視之。熟視之。笑曰。此塊然石也。噫。良洽。眞玉之在璞者也。他日有玉人者。琢之得玉焉。而後知其非塊然石也。噫。吾行見夫小丈夫者之石之滿其櫝也已。

贈葉蒼岩序

昔吾縣葉文莊公。舉萬曆癸丑進士。入翰林。烈皇帝時。爲禮部尙書。當天啟中。婦寺之禍。流毒天下。吾縣士大夫。仕於朝者。一二人外。皆能抗直持大節。自左公毅公。被禍而

文。莊。公。與。中。丞。方。公。亦。岌。岌。幾。不。免。方。公。者。巡。撫。順。天。諱。大。任。者。也。公。好。讀。書。時。時。刻。苦。鑽。研。終。其。身。不。厭。既。貴。則。盡。購。遺。書。數。萬。卷。一。二。丹。鉛。排。纒。而。翰。林。榮。選。宗。伯。閒。官。益。得。以。肆。其。力。於。學。其。所。爲。文。章。有。歐。陽。子。之。風。公。之。家。孫。曰。子。寧。先。生。雅。好。余。常。哀。余。之。遇。曰。嗟。乎。使。子。得。遇。文。莊。公。豈。困。至。此。乎。小。子。生。也。晚。間。讀。公。書。與。公。子。弟。遊。輒。喟。然。嘆。道。之。衰。也。子。寧。先。生。之。子。曰。蒼。岩。與。吾。生。同。歲。自。兒。時。初。學。文。卽。意。氣。相。得。歡。甚。已。而。蒼。岩。召。余。讀。書。其。家。每。一。文。就。必。質。之。子。寧。先。生。以。爲。常。自。是。後。從。事。朋。友。往。還。多。矣。其。知。我。深。而。信。我。篤。鮮。有。及。先。生。父。子。間。者。而。後。嘆。文。莊。公。之。澤。猶。不。墜。諸。子。孫。余。稍。長。益。困。遊。學。四。方。而。蒼。岩。家。益。落。且。屢。困。於。州。縣。蒼。岩。不。以。咎。有。司。而。深。自。愧。悔。其。業。之。未。工。一。日。語。余。曰。吾。始。興。而。學。也。於。今。幾。年。今。子。之。學。已。至。而。道。已。成。矣。而。余。猶。泛。濫。於。制。舉。業。而。不。知。所。歸。宿。而。未。涯。也。唯。子。有。以。拯。余。之。病。而。救。余。之。惑。余。曰。科。舉。之。業。非。余。所。好。也。然。嘗。試。之。矣。於。足。下。義。不。可。以。默。則。吾。還。且。問。子。將。俯。仰。順。時。與。之。遷。徙。上。下。而。志。不。素。定。力。不。專。而。氣。易。動。歟。曰。然。然。則。子。之。爲。此。也。欲。速。之。意。甚。而。得。失。之。念。交。戰。於。胸。中。故。輾。轉。洎。沒。而。至。此。歟。且。又。有。人。焉。梏。子。之。性。聒。子。之。聽。而。

教以從衆之悅目歟。曰然。夫此數者。皆世俗人之情。以吾子之賢而出於此。亦惑且甚矣。夫時文未有定也。而吾子與之轉移。豈非以順時則得。不順時則失故耶。然世之應有司之試者。未有不順時者也。而往往得者十一。不得者十九。未見其必得也。且夫庸夫小人。僥倖而有獲。而輒以譏評豪傑。見有異己者。輒笑之。輒妬之。輒阻且撓之。而不使之有成。今子亂於毀譽之說。而失於趨向之宜。豈非惑之甚也哉。世衰道微。有志者。官振立於天壤之間。而不可稍爲委曲。以悅世徇俗。即艱難摧折。有不顧。况文章乎哉。况區區之時文乎哉。吾聞文莊公家故貧。少時從塾師。塾師教以讀時文。公不應。潛誦莊子。見人至。輒掩匿。嗚呼。余之困久矣。其何能望公。然士固有異世而相合者。公與方丞。最善。兩人微時。日相聚茅屋中。接膝密語。旁若無人者。後兩人官位相埒。而俱以清風勁節。顯名天下。蒼岩有志。勉之而已。

送許亦士序

自周之衰。至於今。儒學既擯焉。聖人之道。掃地無餘。獨幸有其書。尙存。而學者大抵皆淺陋。不能申明聖人之意。自漢之訓詁箋疏。已失其旨。而學宮所立五經家。皆無當於

大道之要。蓋道莫著於宋宋之時。不能用之。至有明而顯。嗟夫。其言雖顯於明矣。而其道或未之能行也。天下之士。非科舉之文無由進。而科舉之文。非宋氏諸儒之說。輒斥不取。夫非宋氏諸儒之說不取。其意氣豈不盛哉。而學者第借其說以爲進之階。問其何以學。曰科舉故也。則卽其始學之日而固已叛于宋氏諸儒之道矣。然當世學者習其書。猶貌爲其言。兢兢不敢失墜。至於正德嘉靖以來。諸儒紛紛而起。良知家言最行于天下。浸淫蔓延。而士皆以叛宋氏爲賢。於是橫議之禍。漸流爲門戶。天下亦自此多故矣。頃者以來。士已有稍稍能分別是非。以告天下者。而天下猶迷不知悟。江之北有兩生焉。曰褐。夫氏曰亦士氏。此二人者。蓋讀宋儒之書而喟焉嘆興。肅然再拜曰。吾師云。褐夫氏生于桐。桐爲大縣。而能誦宋儒之書者。不過數人。然此數人之誦之者。非吾之所云云也。吾不與之學。宋儒乃者。客于舒。舒尤荒陋。而亦士獨爲有志於道者。嗚呼。當大道淪散。士不知學。而一二腐儒。小生區區。抱獨守殘。淪落于窮岩斷壑之中者。徒爲世所噴笑。誨侮。然其所維繫。豈小也哉。余旣以迂拙不容于世。遁逃山中。而亦士不鄙余。謂余知道者。余非其人也。而亦士則眞宋儒之徒也。已他日。余且買山隱焉。取四

書五經之訓詁箋疏而去其諸家之背謬與其駁雜迂訛者重訂爲一書而竊附於宋氏諸儒之後亦士要爲有志者當與亦士共勉之也因先爲言以期之

送釋鍾山序

余友有浮屠者曰鍾山與余相知最深余不爲浮屠氏學而常好與浮屠遊余儒者與當世所爲儒者異以故當世儒者皆畏惡之獨一二浮屠氏不余忍棄也賢余才而從之遊亦儒者棄之而見收於浮屠氏然則當世儒者母輕詆浮屠鍾山南京人常客廬州無所知名壬戌秋有僧爲我言鍾山負義氣工字術尤精堪輿家言余貽書鍾山鍾山未答明年春余涉澗水過鍾山一見如舊相識又明年春鍾山客余舍館主人翁以余故重其術而禮之嘗與余一榻相對道平生則時時爲我泣然流涕嗟乎余之相知不得之儒者而得之於浮屠氏吾常嘆之會鍾山別余適桐桐余鄉也介在江表山水秀麗甲他州鍾山往而爲余先人尋葬處余羈旅不獲偕之歸也白雲之阿黃泉之一坏所以慰不肖之孤者又豈特從遊意氣之私而已哉於其行也遂書以送之

送朱字綠序

歲在甲子。余浮江往金陵。舟次舊縣。登岸。與舟子相與語。有兩生携手立江干。聞余言。前問曰。子得非桐縣人乎。余曰是也。一生曰。桐縣某秀才。子豈嘗識之。蓋余姓名也。余曰。足下何郡人。乃譏秀才。生曰。吾宿松人也。素知秀才。故問之。余曰。足下家宿松。亦知宿松朱字綠者乎。生曰。我是也。余曰。戴秀才。卽我也。因相視一笑。至余舟。跌坐。各道平生。則皆大喜。過望。蓋余與字綠同郡。而又同受知于學使者劉公。庚申之秋。余謁劉公于句曲。劉公素爲我言朱生。公好士。士苟能文者。輒時時記憶之。而尤篤念字綠。不置。余爲字綠道劉公語。字綠亦未嘗不感嘆流涕也。余自識字綠姓名。并其文章。而至今凡四五年。以未見字綠爲恨。字綠之於余亦然。今者江皋孤艇。荒烟落日。邂逅一遇。而相與問姓名。歡然撫掌。豈不快哉。字綠有道而能文章者。而其愛余文實甚。余之蹇拙困頓。爲鄉里小兒所欲殺。而大江南北。類多咨嗟嚮慕。蓋近者難以爲工。而遠者多不知其不肖也。而生其一。方某。字綠同鄉人。亦能文辭。與字綠皆素知余者。字綠其并以吾言示之。

送蕭端木序

余居鄉。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妬余者。號於市曰。逐戴生者。視余羣兒從之。紛如也。久之。衡文者。貢余於京師。鄉人之在京師者。多相戒。勿道戴生名。閩人蕭君端木。從余鄉人。處識余。亦以鄉人視余。莫知余也。而蕭君同縣人。爲我言。蕭君好古博雅君子也。余因出余文一編示蕭君。蕭君大奇之。以爲異世人。非天下所有也。余深愧蕭君言。自是蕭君與余往來甚數。余益得以悉蕭君之爲人。與其文章。蓋余平居於文。不好雕飾。第以爲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文如是止矣。嘗接史漢以來諸家之旨。皆如是。余好之。蕭君之嚮往。適與余同。則蕭君之奇余也。而豈徒哉。歲丁卯。余與蕭君試于京兆。皆被放。而分校黜余文者。亦閩人也。蕭君告余曰。某某至愚極汚。余鄉人也。余知之。吾子脫不幸。出其門。辱吾子。不可湔矣。幸而被放。甚善。蓋蕭君之愛朋友。敦氣誼如此。余自念謔陋。不容於鄉邦。而名字往往在人間。然而相知愛慕之甚者。莫如蕭君。余所見天下士多矣。其好古愛朋友敦氣誼。亦莫如蕭君。余方幸與蕭君遊也。而蕭君遽別余而歸。余且悵悵乎其何之也。先是蕭君告余曰。吾由閩而燕。往還萬餘里。不得吾子之文以歸。則是吾沒爲無益矣。余諾之。未果爲。至是再三云。余因書此以送其行。而又幸蕭君之

歸故鄉。守田園爲足樂。而余之落魄羈窮。且不知其所終極。竊自傷也。

齊謳集自序

余少好誦古人之詩。時時誦之。然輒不復記憶。間爲詩。其於古文之旨。不肖也。因遂棄去。自是在再浸尋。身在貧困。而曾無以發憤懣之什。嘗自惜。且恨之。數年以來。客遊四方。篋中無他書本。可以度日。而有感觸。輒亦偶爲詩一兩篇。既成。猶軼不錄。蓋余之志。欲入山窮居。專精思慮。以務比肩于古人。非是弗爲。爲之亦弗存也。戊辰己巳之間。自燕。踰濟。遊于渤海之濱。徧歷齊魯之壤。同遊者數人。與余皆困不得志。於是多賦詩以自遣。而余故不工詩。勉而爲之。得一百餘篇。方擬棄去。而同遊者願謬加賞嘆。力勸余存其稿。余俯仰從之。然非余之志也。嗚呼。詩之衰久矣。世之人粗能識字。卽高自夸詡。欲登壇坫以爭名聲。其于古人之詩。多能議論短長。分別門戶。譬之盲僮跛豎。各以其意喜怒主人。而擅挽攘臂于藩籬之外。而主人曾莫之知也。不亦大可悲乎。余行且歸隱故山。終身弗出。縱觀古人之詩。而因以有吐發憤懣之什。或有當乎。而茲集之存者。同遊數人者之志。非余之志也。數人者。爲無錫劉齊。武進白寶。宿江朱書。溧陽史騏生。

常熟翁振翼華亭畢大山陰胡廣昌云

劉陂千庶常詩序

詩之亡於人間久矣。其故果安在耶。古之人未嘗欲名其詩也。而固已有詩。今之人徒欲名其詩而已。徒欲名其詩。而固已無詩矣。古之人雖田夫野人女子。皆能自言其情。情之至而詩自工。今之人以詩爲取名聲。爭擅沽之具。自汨其情。而亡其已之詩。以務摹擬。夫古人之詩。此詩之所以衰也。數千年來。詩數變。而其變愈下。彼此訾訾。互起迭扑。凌遲至於今。而世之說詩者。其術更黠。而其說更譎。詐而不可窮。詰彼蓋知古人之不可非也。於是據其說而指之曰。古人在是也。爲之峻其牆垣。固其藩籬。彷彿其形貌之萬一。以爲己之所獨有。而他人之所不能至。又懼天下之不吾信也。於是恫疑虛喝。而傲睨顧盼。以濟其術之窮。庶幾天下之可欺不深。察吾之所以而震而驚之。而吾之詩。可以名嗚呼。世之說詩者。此其術也。而豈復有詩哉。余不能詩也。而於詩之旨。猶稍稍能識之。自游學四方。見世之所名之詩。不復有詩也。而頗意世所不名之詩。其中必有詩焉。而果得庶常劉君陂千之詩。陂千退讓君子也。其容貌晬晬然。其與人交溫溫。

然其言語辭氣恂恂然。嗚呼。此陂千之詩也。陂千之言曰。吾惡夫世之名其詩者。吾之詩。吾自抒其情而已。不以名也。蓋陂千之詩。皆深自藏匿。不以示世。余索而讀之。見其情。皆陂千之情。而詩皆陂千之詩。按之古人之旨。自不相遠也。使世之說詩者。見之。必求其瑕疵而議之。曰。某句不似某家。即不然。或謬爲稱之。曰。某句似某家。某句又似某家。必欲盡汨陂千之情。使之輾轉愉恍而無所適從。嗚呼。其亦不仁甚矣。宜陂千之匿不以示世也。陂千之尊府先生。詩最多。亦最工。先生生平不以詩示世人。亦未有以詩名先生者。而吾又嘗見陂千仲弟檢討君詩數首。其旨亦如是。嗚呼。詩亡于人間久矣。而猶存乎劉氏之一門。凡其所以存者。皆不汲汲于名者也。彼世之說詩者。其名竟何有也。

送蔣玉度還毘陵序

今之所謂才士者。吾知之矣。習剽竊之文。工側媚之貌。奔走形勢之途。周旋僕隸之際。以低首柔聲。乞哀於公卿之門。而世之論才士者。必歸焉。今之所謂好士者。吾知之矣。雷同也。而喜其合時。便佞也。而喜其適己。狠戾險賊也。而以爲有用。士有不出於是者。

爲傲爲迂爲誕妄爲倨侮而不可復近。蓋今之士與士大夫之好士者其相得如此。嗚呼亦一異矣。蔣君客京師數年。凡三試南宮不第。士大夫弗謂蔣君爲才也者而棄之。士皆囂囂曉曉。惡蔣君之不類也。而又見蔣君之困也。則又相與笑蔣君。蔣君旅泊蕭然。因別余而歸。余送之。行而告之曰。君子得志則爲龍蛇。不得志則爲蚯蚓。安能與蚩蚩者爭是非得失也哉。昔者梁國之鷄欲以庸鼠嚇鷓鴣。雖固不受嚇也。今之嚇蔣君者其庸鼠也耶。蔣君其有以自處矣。因書以贈之。

李縣圃唱和詩序

余常誦古人之詩而嘆杜子美之才氣橫絕。一世後有作者未之或及也。子美之秋興八首尤爲人所傳誦。其依倣而爲之者亦不少矣。而余以爲不得子美之所以爲子美。雖依倣而爲之非子美也。子美當唐室板蕩憂時感事莫可如何而託之於咏歌。崎嶇入蜀爲過客。羈人蜀之人無知子美者。然子美故樂蜀。錦江之上浣花之濱時時有子美時時有子美之詩也。後之人能爲子美之詩者莫如陸務觀。務觀爲吏蜀中亦樂蜀之風土。蓋其既去猶惓惓不能忘蜀。其稱蜀中與其思蜀之詩與子美前後相映也。後

之人依倣子美而爲之者不少。而卒莫如務觀。則務觀乃眞子美也。而余又因知蜀中之勝。能淹留兩賢。其風土必有可樂者。當子美務觀之時。蜀非無事之國。然山川城郭。人民謠俗。猶不失其佳麗。今自明之末。以來而蜀已非復前日之蜀矣。使子美務觀見之。當如何太息。而其詩當如何哀怨也。吾友撫州李君縣圃。宦蜀將行。而擬子美秋興之體。爲詩八章。以道其懷。而孫圃之友數人皆和之。旣成帖帙。而以示余。且求爲之序。余嘆縣圃之能詩。其入蜀也。必能追蹤子美。務觀又嘉縣圃之友之相應和得詩人之意也。於是乎書。

送劉繼莊還洞庭序

慨自科舉之制興。而天下之人廢書不讀久矣。以未嘗讀書之人。而付之以天下之事。其不至決裂者。蓋未之有也。昔者科舉之興。亦未嘗無人矣。在上者長養之以廉恥。而在下者亦不務爲苟得。是故其功名猶有可觀。至其晚節末路。相習爲速化之術。而風俗之頹。人才之不振。其流禍至於不可勝言。此有心者所爲嘆息痛恨於科舉之設也。劉君繼莊博通古今。讀書自適。而不從事於科舉。其於陰陽曆數樂律兵法之類。無不

有以窮其元本而臻其微妙。蓋繼莊其能讀書者矣。繼莊尤留心於史事。購求天下之書。凡金匱石室之藏。以及稗官碑誌野老遺民之所紀載。共數千卷。將欲歸老洞庭而著書以終焉。繼莊一書生。擔簦遊燕市。諸公貴人無好士。能知繼莊。繼莊衣食不遑給。而奔走拮据。出金數百。購求遺書。凡繼莊之所爲者。其力既勤。而其志亦已苦矣。繼莊有友曰王崑繩。及余二人。約偕詣洞庭。讀其所購書。而繼莊無擔石之儲。無以供客。余二人之行皆不果。而繼莊先携其書以歸。余與崑繩行歌燕市。一市人皆笑之。羈窮落拓。此數人者。大抵皆同。而余輩之窮。至欲讀書而不得。此天下之所以不讀書也。嗚呼。良可悲矣。吾聞洞庭擅東南湖山之勝。而繼莊家在西山。尤爲幽人之所棲息。繼莊歸而爲余懸一榻焉。余雖不能卒行。終必圖與繼莊著書終隱。以酬曩昔之志。繼莊曰。然。遂書之。

子遺錄自序

余所著子遺錄既成。北平王源爲之序。而余復自爲之說。曰。甚哉明之亡也。非其罪。豈不可哀也哉。自秦漢以來。天下承平之久。未有如明。而其敗亡之禍。亦未有如明之烈。

者也。明之取天下于盜賊。而其失天下也。亦於盜賊。彼秦寇者。皆國家之赤子。受休養之恩。垂三百年。非若敵國外患。而一旦稱兵起事。橫行天下。斬艾吾民。藩王滅。天子死。而國祚隨之。此自古以來之所未有也。當是時。天下承平久矣。人不知兵。士大夫漫不以賊爲意。而行間大吏相繼縱賊。以成賊之強。中朝以門戶相爭。而操持闔外之事。使任事者轉輾徬徨。而無所用其力。直至於國亡君死。而後已焉。此其罪甚於盜賊。萬萬嗚呼。豈非天乎。賊起。秦入。晉蔓延於畿南。河北復渡河。蹂躪江淮。河洛湖湘巴蜀之間。名都大邑。所向皆破。而吾桐獨完。桐小縣。僅彈丸黑子。本數千瘡殘之民。疲敝之卒。而抗百萬方張之師。前後凡十餘年。瀆於陷者數矣。而卒獲完。豈非以賢有司之拊循士大夫之設守。而兵民之戮力與。余從諸父老。問吾桐前後攻守之事。稍稍得其梗概。因著爲一書。而當時文武用兵之畧。亦以附見。使作史者有所採擇焉。

贈劉言潔序

自先王之道不明。而世有講章時文之學。蓋講章時文之毒天下也久矣。昔者聖人之遺經。撥拾于秦火之餘。漢唐儒者。其爲訓詁箋疏。不啻數十家。皆未能盡得聖人之旨。

至朱子出而其道大明。講章之徒。曾不能窺漢唐之籓籬。而欲以破有宋之堂奧。何其惑也。六經者文之本也。周秦漢唐以來。作者多有。而其源流旨歸。未有一者也。時文之徒曰。吾無所事乎此也。其爲說至於苟且以從俗之好。而以是爲奔走勢利之具。數十年以來。天下受講章時文之荼毒。而後之踵之者愈甚。而世益壞。是故講章時文不息。則聖人之道不著。有王者起。必掃除而更張之無疑也。吾友劉君言潔。獨立於波靡之中。非朱子之說不道也。非周秦漢唐宋之文不觀也。講章時文之徒。皆非笑之。而言潔能超然于埃壘之表。故吾以言潔爲賢。余於世事多所感憤。嘗欲買岩石之穴。舉手謝時人。以去躬耕讀書而老焉。平生欲重訂四書五經大全入山著書。首當從事於此。又自朱子沒後。羣史繁穢。意中時時欲勒成一書以繼綱目之後。而有明一代之史。世無能命筆者。更經一再傳。則終淪散。放失莫可依考。當倣太史公封網羅論次。既成。則以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平生之志如此而已。然而生遭憂患。凡人世險阻。阨窮之境。莫不嘗之。無擔石之儲。無環堵之室。徒餬口於四方。以托一日之命。而其志安從辦之。古之人家貧客遊。往往有王公大人。供其資用。令極意學。而楊子雲微時。文章得達天。

子遂自布衣召見。子雲自奏力不得學。而心好治沉博絕麗之文。願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於是天子詔尙書賜筆墨錢六萬。使觀書于石渠。嗚呼。後之學者。其所遭之變。所遇之時。不同于古之人者多矣。然則余且抱無涯之志。而莫之遂也。余與言潔兩人同客遊河濟間。以至燕市。每相與往復論難。窮人情之變。考文章之旨。未嘗不蹶然而興。而復爲之喟然以嘆也。言潔長余二歲。蓋已四十。而余年三十。有八。浸尋荏苒。曾無成就。自慚多不及言潔。將遂入窮山之中。爲農夫以沒世。而言潔學甚博。力甚勤。斯文之責。實在言潔。昔漢家從秦火之後。收拾遺經。於是田何施孟之易。申公轅固之詩。董子胡子都之春秋。大小戴之禮記。伏生孔安國之尙書。皆相繼而出。今夫講章時文。其爲禍更烈于秦火。倫世有表章六經者。出則如向之儒者。豈遂無其人乎。因書以貽言潔。且以勉之也。

戴氏宗譜序

昔者先王之制禮也。以爲人治之大。莫大于親親。於是爲之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又懼其久而相離。而至於相傷也。於是立爲大宗小宗之法。以明其等級。序之以

昭穆別之以尊卑。使諸侯世國。大夫世家。氏族之傳不亂。雖至歷世之遠。而族黨之義。卒不。等。于。途。人。者。有。宗。法。以。維。之。也。禮。大。傳。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以。至。于。庶。民。安。財。用。足。百。志。成。莫。不。由。此。焉。嗚。呼。此。先。王。之。所。以。爲。平。天。下。之。要。道。也。歟。自。三。代。之。衰。禮。樂。崩。壞。人。皆。廢。古。忘。本。骨。肉。之。恩。薄。渙。然。無。所。統。紀。往。往。疑。貳。猜。阻。見。于。父。子。兄。弟。之。間。而。况。于。疎。遠。之。屬。乎。雖。以。巨。家。大。族。不。數。傳。而。其。子。孫。或。迷。不。知。其。所。自。出。以。故。有。仁。人。孝。子。之。思。者。欲。崇。本。厚。始。莫。大。于。立。祠。祀。正。宗。祧。脩。譜。牒。吾。戴。氏。系。出。微。子。爲。神。明。之。胄。支。裔。最。爲。蕃。昌。蔓。延。于。天。下。而。莫。盛。于。新。安。吾。桐。之。戴。遷。自。新。安。已。三。百。餘。年。於。今。家。世。躬。耕。讀。書。任。官。皆。不。顯。而。十。餘。世。譜。系。皆。存。松。江。之。戴。遷。自。浙。之。會。稽。會。稽。亦。新。安。之。戴。之。派。別。也。松。江。之。戴。曰。容。若。者。嘗。錄。爲。圖。譜。一。卷。自。得。姓。之。始。以。至。於。吳。會。諸。戴。支。分。派。別。源。流。考。據。最。詳。且。悉。確。若。容。若。者。崇。本。厚。始。之。道。仁。人。孝。子。之。心。可。以。見。矣。嗚。呼。先。王。之。制。禮。也。五。服。之。外。猶。有。袒。免。之。禮。凡。以。別。于。途。人。也。蓋。宗。族。雖。繁。且。遠。而。其。初。固。原。於。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而。化。爲。途。人。途。人。其。宗。族。是。猶。途。人。其。父。母。祖。宗。也。而。可。乎。容。

若持圖譜示余。且曰。兄其爲我序之。余既錄而藏諸篋中。仍以其舊本歸容若。且告之曰。是譜也。當持以盡示戴氏之人。苟有仁人孝子者。見之。崇本厚始。敦倫睦族。未必不由乎此也。吾戴氏神明之胄。其不替乎。

狄向濤稿序

自科舉興而士之有功名。以垂于世。蓋少矣。夫士之研精覃思。從事於場屋之文。以應科舉。其得之者。往往登高第。爲大官。流俗之人。相與艷羨之。卽其人亦莫不自以爲功已立。而名已成也。嗚呼。此士之所以無功名也。且夫功建于天下。名施于後世。若古大臣之爲者。一代之中。正不可多有。又其次。或效一職。建一議。卓然爲一世之所倚毗。他如濂洛關閩。不必身都爵位。而功名爲古今之所莫敵。此眞所爲功名者也。世之人求功名之說。而不得。以富貴當之。舉世之登高第。爲大官。皆相與指而目之曰。功名。嗚呼。此士之所以無功名也。古者先王之教興。士自小學。以入大學。舉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莫不犁然備具。以故能施于天下後世。而功名直昭垂至今。其理載之于書。書具在。後之人棄而不務。而研精覃思。以從事于場屋之文。夫從事于場屋之文。不

可以謂讀書也。世之人第以是爲讀書之事已畢矣。夫以從事于場屋之文爲讀書。以科第富貴爲功名。是故世之無功名者。由世之無讀書者也。當此之時。苟有卓然自立于其間者。必去其富貴科第之見而後可與共功名也。必罷去場屋之文而後可與語讀書也。余友狄君向濤。年踰二十。卽舉進士高第入翰林。人莫不艷羨之。而其場屋之文。爲士林之所傳誦。果如世俗之議。則向濤之功已立而名已成。而讀書之事已畢矣。向濤不色喜。而抑然自下。蓋其于古人之道。窮日進而未有已者。然則向濤之得第。非向濤之功。名。而向濤場屋之文。又向濤糟粕煨燼。而非向濤之所以爲讀書者。由向濤之道。而日進不止。吾見向濤之追蹤古人。不難也。至于向濤文章之美。余友劉太史陂千序之詳矣。而向濤復屬余爲序。余故獨著向濤之志如此。以見世猶有卓然自立。不爲俗之所浸淫者。並以告天下科舉之士。其必有以余言爲然。如向濤者也。

李太常案牘序

昔者先王之治天下也。其爲教也甚詳。設之以學校。董之以司徒。明之以人倫。導之以和睦。又懼民之不率也。於是乎有士司之官。有流宥之刑。制其輕重。別其科條。凡皆勸

之以愧恥。而創之者乃所以教之也。殺之者乃所以生之也。書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然則五刑不明，而五教亦無以施于天下。故夫五刑者，所以爲五教之具也。魯頌泮水之五章，曰：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夫泮宮者，揖讓弦歌學道之地，立教之所，非有關於訟獄之事也。然而獻囚必於泮宮者，豈非以獻囚固所以爲教，而學校之士出而敷政，臨民不可不慎于此也。歟。在昔帝舜之命臯陶曰：欽哉欽哉，唯刑之恤哉。而臯陶唯能明允，故外有以祇承帝命，聖人懼民之不率，而又不忍傷之，且恐其濫也。其兢兢如此。後之折獄者，或以姑息爲政，博忠厚之名，而養姦釀亂，其禍不可勝言。其反是者，則又擊斷嚴酷，文深網密，使人無所措手足。嗚呼！是豈聖人明刑弼教之意哉！且夫後世設官既多，而明刑弼教之官往往分而爲二，各司其事，不相侵越。司獄者不復留心於學校之事，而職司教士之責者，凡律令聽斷一委之有司而已，無與於其間。雖有司聽斷之有不得其平，出於耳目之所聞見，而亦若非己之咎者，嗚呼！何其慎也。至於大吏之爲風憲之官，秉節鉞之重者，州郡之間，星羅綦布，民之死生，俗之美惡，其權可得而操也。然而民之冤者不能爲之昭雪，而無罪而被戮辱者不可勝窮也。夫以刑獄爲職者，

且如此而況於非其職者乎。今夫督學使者三年而一易其人。行部考校。不過文義之優劣。而不暇及於其他。夫文義者。教士之一節。而有大于文義者。置之不問。是何本末倒置也。嗚呼。是豈聖人明刑弼教之意哉。太常李愚菴先生。爲洗馬時。督學畿輔者再。前後凡五六年。嘗於校文之暇。取獄訟之事。有涉士子者。手披自覽。務得其情。躬自聽斷。一訊而服。其於有司文移批駁。如親親之者。宿豪猾吏。搖手相戒。莫之或欺。蓋其所以扶植人倫。獎進善類。誅鋤姦猾者。不可勝數。而嬰莫不出於至誠惻怛。仁心爲質。而義以制其斷者。夫督學之爲職。不專主於獄訟。非涉學校之事。親來告理者。不與而閭閻之愁苦。刑獄之寬濫。與夫宿豪猾吏之爲害於民者。不知其幾矣。使先生爲風憲之官。秉節鉞之重。出鎮千里之地。其爲扶植人倫。獎進善類。誅鋤姦猾者。所及不更廣且大哉。今年客先生家。得觀其案牘一書。知先生之能折獄者如此。故序之。而原本于六經之旨。以著先王之教。以爲爲民牧者告焉。

張天閒先生八十壽序

余生江淮之間。菰蘆之內。見聞寡陋。學殖荒落。垂三十年。而始躡屨擔簠。遊學於四方。

求天下之士而交之。以輔其所不逮。於是客燕齊之間。凡四五年。而氣類之相從者。亦頗得數人。而華亭張君長史其一焉。長史年少有才名。其於邇者遊士之習。波靡齷齪之態。夷然不屑也。余是以賢長史而從之遊。長史常爲余言其家世。余因以知張氏世有盛德。而天閒先生。則長史之大父也。年且八十。巋然爲鄉黨之望。衆皆推以爲長者。宜其有後。而以長史之賢。爲之孫也。余家躬耕讀書。仕宦皆不顯。而曾大父當鼎革之際。痛哭入山。不出。猶及見余之壯。而余大父宦遊不遂。罷歸里居。凡數十年。今亦年近八十。猶日能飲酒一石。蓋余曾大父及大父。皆以高年待其子孫。之有成。而余浸尋在。再漸就廢棄。曾無所成就。以慰垂白之望。余愧不及長史多矣。長史落落寡合。多否少可。而獨與余遊。甚歡。故不以余之不文。而乞言於余。以爲其大父壽也。余因爲書之。所以嚮仰天閒先生之盛德。且賢長史。并以識余之愧也。

送王序綸之任婺源序

百里之地。萬家之邑。屬役其人民。而爲之君長。趨走之吏畢具。衣其租。食其稅。泰然無所不足於心。四封之內。老者待之以安。幼者待之以養。鰥寡孤獨者。待之以恤。風俗待

之以厚。其能稱是職者。則又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俎豆于其邦。而爲世之不能忘。此古之侯王君公之位。而所以行其道。以興太平者。其任豈輕也。耶。今也一介之士。乘傳奉符而至。無其道。而居其位。乃且晏然肆于民上。而行其恣睢之意。蓋子女玉帛。其盡於刀筆筐篋之中者。不知其幾矣。然而宿胥巨猾之手。所上下。邑子里豪之祖之所左右。與夫過賓。竊客之徒。之所請謁。煩濫侈靡之費。之所耗散。不啻去其十四五矣。至於大吏之居其上者。則又睨而甘之。則又傾囷倒廩。挈篋探囊。以去而莫之敢違。蓋已與民兩受其敝。而天下益以多故。不可勝理。夫以古之神明之胄。茅土之封。以之行。道致治者。而今之所以爲之。顧如此。豈不恤哉。吾友王君序綸。年甚少。而才足以有爲。嘗憤世俗長吏之害民。蠹國。往往形諸慨嘆。而所以講求牧民之畧者。甚具。今爲徽州之婺源。得以其平居之所學者。出而試之於民。吾甚爲婺源之民幸也。嗚呼。吏治之衰久矣。自大吏至于小官。轉而相食。不以爲非。而民之憔悴凋敝。且不知其所止。安得如王君者。星羅綦布。以甦吾民乎。余故書之。以爲凡爲長吏者告也。

甲戌房書序

自科舉取士。而有所謂時文之說。於是乎古文乃亡。夫所謂時文者。以其體而言之。則各有一時之所尚者。而非謂其文之必不可以古文之法爲之也。今夫文章之體。至不一也。而大約以古之法爲之者。是卽古文也。故吾嘗以謂時文者。古文之一體也。而今世俗之言曰。以古文爲時文。此過高之論也。其亦大惑矣。且夫世俗之言。旣舉古文時文區畫而分別之。則其法必自有所爲時文之法。然而其所爲時文之法者。陋矣。謬悠而不通于理。廢爛而不適于用。此豎儒老生之所創。而三尺之童子皆優爲之。至於古文之法。則根柢乎聖人之六經。而取裁于左莊馬班諸書。兩者之相懸隔。與古文並立而界限之。曰吾所爲時文。其法具在也。而無用于古之法。爲是其意。殆以聖人之六經。及左莊馬班諸書。不若今之豎儒老生與三尺之童子也。無乃叛聖侮經。而與于無忌憚之甚者乎。故曰自科舉取士。而有所謂時文之說。於是乎古文乃亡。非亡于時文也。亡于時文之法也。由是觀之。是豎儒老生之爲六經左莊馬班諸書。蠹賊矣。然則何以救也。亦救之以古文之法而已矣。蓋其說莫備于韓柳二家。韓子之言曰。將斬至于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以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柳子之言

日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嗚呼。二家之言盡之矣。二家之言蓋言爲古文之法也。而吾以爲爲時文之法。能取諸此。則時文莫非古文也。而何爲必欲舉古文時文。區畫而分別之也耶。故吾謂古文之亡。亡于時文。而時文之亡。亡于豎儒老生。吾今以古文救之。雖有豎儒老生。執其說而與吾爭。而適以見其叛聖侮經。自取於無忌憚之甚而已矣。余與武曹論定甲戌科新進士之文。既持是以爲是非去取。而又著其說如此。世有好古篤學之君子。其必以余言爲然。相與振興古文。一洗時文之法之陋。則茲書其曠矢也夫。

甲戌房書小題文序

制義之有大題小題也。自明之盛時已有之。而小題尤號爲難工。蓋小題也者。其勢最爲偏仄。而其法律更爲謹嚴。往往有毫髮之失。而遂至於千里之隔者。譬如行於深峭之澗。老石當其前。飛瀑懸其左。而下臨于千尋之潭。境窮路絕。攀蘿援綆。而過稍一失。

足。則墮於深淵而莫知其所止。此其難也。然有習於此者。色不變。而目不瞬。舉步自如。輕身而飛度。若是者何也。久而熟焉故也。及至於險。過隘。出而之乎。康莊之途。據鞍顧盼。而縱其馳騁。夫何難之有哉。故夫小題者。文章之峭澗也。而大題者。文章之康莊也。今夫大題也者。其體崇。其勢闊。固可以縱其馳騁。然而其法律之謹嚴。要無不與小題同。夫唯久而熟焉于小題。而大題已舉之矣。吾聞有明先正之爲制義也。小題時時不釋手。雖臨場屋。猶作小題數十篇。故先正大題文之工。由於小題文之工也。今之學者。務爲速化之術。往往棄去小題而不觀。後生小子。甫執筆學爲文。卽皆從事于大題。譬如仄徑。窘步未嘗涉。歷氣浮。文弱而遽試千里之驥。銜勒不施。韁轡俱絕。其勢未有不顛仆者也。往余與汪君武曹。嘗慨嘆及此。思欲維挽風氣。當從小題始。會今年南宮試士。得售者先後郵致其平居所作制義。不啻數千首。因相與決擇其最上者。大題小題各爲一帖。要皆有當于吾之所云云者。爲之排纘點定。而去年秋二三友朋舉于鄉者。其所推行卷。亦間附焉。於是次第刻于吳中。適小題先成。因著其說如此。以告世之學者。欲工於文章。當從此書始也。

徐文虎稿序

頃余移家秦淮之旁。閉門窮居。鮮所與來往。而里中徐君文虎。與其兄位三。輒時時過余。先是位三已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而文虎猶困于諸生。且十餘年。或有爲文虎傷之。予告之曰。君亦知夫燕人之賈于閩者乎。燕齊之間。饒棗栗。常以之誇示於四方。而閩之南有離支者。丹橐絳膜。有皺玉星毳之稱。剖而食之。其甘芬浸齒。舉山海之珍。皆莫之能敵也。燕人賈于閩。閩人餉之以離支。燕人食之。唇粘舌裂。咯咯然吐之於地。瞪目熟視而嘆曰。嗟乎。是安能及吾鄉之棗栗乎。他日見苦李之棄于道。酸棗之垂於庭。擷而拾之以歸。徧示賓客。曰。此閩之所產也。閩之人皆笑之。文虎之文。乃閩之離支也。不幸而遇燕人之唾棄。彼且搖手相戒。以爲鳩毒。莫過於是。宜乎南中之苦李酸棗。充滿羅列于燕市也。世有不爲燕人者。而文虎之離支。庶其得售乎。會文虎屬余爲其稿序。余因卽書此以歸之。并以示位三。其以余言爲然否也。

方百川稿序

金陵之城。北有二方子。曰百川。曰靈臯。兄弟皆有道。而能文章者。靈臯之文。雄渾奇傑。

徐文虎稿序

頃余移家秦淮之旁。閉門窮居。鮮所與來往。而里中徐君文虎。與其兄位三。輒時時過余。先是位三已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而文虎猶困于諸生。且十餘年。或有爲文虎傷之。予告之曰。君亦知夫燕人之賈于閩者乎。燕齊之間。饒棗栗。常以之誇示於四方。而閩之南有離支者。丹稜絳膜。有皺玉星毬之稱。剖而食之。其甘芬浸齒。舉山海之珍。皆莫之能敵也。燕人賈于閩。閩人餉之以離支。燕人食之。唇粘舌裂。咯咯然吐之於地。瞪目熟視而嘆曰。嗟乎。是安能及吾鄉之棗栗乎。他日見苦李之棄于道。酸棗之垂於庭。擷而拾之以歸。徧示賓客。曰。此閩之所產也。閩之人皆笑之。文虎之文。乃閩之離支也。不幸而遇燕人之唾棄。彼且搔手相戒。以爲鳩毒。莫過於是。宜乎南中之苦李。酸棗。充滿羅列于燕市也。世有不爲燕人者。而文虎之離支。庶其得售乎。會文虎屬余爲其稿序。余因卽書此以歸之。并以示位三。其以余言爲然否也。

方百川稿序

金陵之城北有二方子。曰百川。曰靈臯。兄弟皆有道而能文章者。靈臯之文。雄渾奇傑。

誦之句。而其讀史諸作。函憂激楚。哀喜怨亂。余感其意。而悲之。翁好遊。遊輒有詩紀之。翁爲人落落穆穆。而其意念。直不可一世。其詩亦不輕以示人。獨行吟燕市中。無所遇。嗚呼。俗之衰久矣。非獨其仁義道德功名之際蕩焉無餘。雖以詩文之末伎。而天下皆懵不知其事。宜乎翁之垂老無所遇也。吾讀杜子美之詩曰。長嘯宇宙間。高才日凌替。又曰。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羹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以子美之才氣。天下無雙。顧潦倒終身。而時時步庸人之後塵。分昏愚之一飽。豈不痛哉。翁之詩。雖遠不及子美。而遭逢之畧同。則固有可感者。今翁且挾其書。并詩以歸。誓終隱于烟水之間。不復出翁。至是始悔其出。乃欲爲飛鴻之冥冥於人世。已不復置其一噓。而吾猶諷諷焉爲之悲憐。其遇其猶燕雀之見也。已吾聞無錫有隱君子曰陸紫宸。方躬耕岩澤之間。而吾友劉言潔。窮臥城南。終年不出戶外。此兩人皆與翁交。翁歸而以吾書示之。其必有蹶然而興。喟然而嘆者矣。

闕里紀言序

闕里紀言者。湖州宋像菴先生之所作也。先生自少沉浸反覆於宋五子之書。慨然以

斯道爲已任。而傷邪說之橫行也。人心之陷溺也。聖人之道之不明也。作闕里條議如千篇。遂乃渡江涉淮。踰濟。至如臯。謁闕里。志其所見聞。又如千篇。其名之曰闕里紀言。而刊布之於京師。冀世有讀其書而行其說者。余考其旨。大抵言邪正之辨。補曲禮之缺。正世俗之謬。而於佛氏尤痛疾之。不少假刊。且成。屬余序之。余少而失學。長而羈滯。流落於聖人之道。茫不見其津涯。其何能爲役。然竊以謂先生之說。雖未果。卽能行。而留以俟後之君子。有所折衷考訂。則是書之刊。亦不可以已也。今夫佛氏之爲患也。莫大於竊吾性命精微之旨。以爲明心見性。而最淺陋惑人之甚者。莫過於福田利益輪迴生死之說。佛亦自知其妄也。曰吾特寓言。以驅天下之人之入于善也。已則誕妄。而欲人之從已。佛至是亦悔其窮矣。而世俗靡然從之。相與叛聖以媚佛者。在吾儒之徒。爲甚。先生以垂老之年。山澤之臞。不憚辭而闢之。呼號痛切。攘臂扼腕。而與之爭。彼佛氏之徒。聞之以整。以暇。不動聲色。而吾儒之徒。皆爲之固其壁壘。樹之旗幟。相與裂眦。皆皆大呼。按劍操刃于先生。以快彼之心。而後已。則爲吾道患者。不在於佛氏明矣。故佛之佛易去也。儒之佛不易去也。明心見性之佛易去也。福田利益輪迴生死之佛不易。

去也。士苟有志者。共伸討賊之義。而此操同室之戈。使儒之佛。還而爲儒。則佛之佛。不攻而自破。使福田利益輪迴生死之佛。不得進其說。則明心見性之佛。亦沮喪而不振。安知不由先生是書而爲之嚆矢也哉。

小學論選序

文章風氣之衰也。由於區古文時文而二之也。時文者。時之所尙而。上之所以取于下。下之所以爲得失者。則今之經義是也。至於論者。則羣以爲古文之體。而非上之所以取於下。下之所以爲得失者。則遂終其身而莫之爲。夫經義者。天下之人。童而習之。至於白首而猶茫然不得其旨趣。而況於論者。羣震以爲古文之體。且又以爲非功令之所在。而終其身而莫之爲。以朝夕從事于時文。猶茫然不得其旨趣之人。而使之爲古文。宜其驚愕皇惑而不能執筆也。頃者功令又以小學論一篇試童子。與經義而並行。則是時之所尙而。上之所以取於下。下之所以爲得失者。將又在於論。論亦且化而爲時文。時文之謬。悠庸爛者。浸淫蔓延。屢救而不能振于今數千年。而今又以謬悠庸爛者出而爲論。於是乎經義與論且同歸于臭敗而後已。嗚呼。此余是編之所爲作也。今

夫經義之與論也。雖皆古文之派別。而其體製。亦各有不同者。今之經義。則前代聖人賢人之語氣。而爲之摹擬其語脉之承接于題之上下文義。皆各有所避忌。蓋其法律極嚴以密。一毫髮之有差。則遂至於猖狂凌犯。斷筋絕膾。而其去題也遠矣。至於論者。則可以出己之意見。反覆辨難。窮盡事理。以求無餘蘊。而於題之上下文義。不必有所避忌。但須斟酌損益。而不使輕重賓主。或至倒亂于其間。今或以經義之法繩之。徘徊四顧。左支右吾。而謂上下文之亦當有所避忌。是烏知夫論之體製也哉。且夫世俗所言作論之法。又有謬悠庸爛而不合於古者。曰論有首有項有腹有腰有股。此等之言。皆似是而實非者也。夫文章之爲道。千變萬化。眉山蘇氏之所謂。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其馳騁排蕩。離合變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既成視之。則章法井然。血脉貫通。迴環一氣。不得指某處爲首。某處爲項。某處爲腹。某處爲腰。某處爲股也。而方其作之之時。亦未嘗預立一格。曰此爲首。此爲項。此爲腹。此爲腰。此爲股也。天之生人也。妙合而凝。形生神發。而必預立一格以爲人。曰。如是以爲首。如是以爲項。如是以爲腰。腹。如是。以爲股。肱手足也。而人之生者少矣。故曰文章不可以格言也。以格言。文而文章。於是。

乎始衰。而或者又追咎于始爲之者。曰其禍實始于眉山蘇氏。夫以蘇氏之奇才橫溢。而謂爲謬悠庸爛者。導之以先路。天下之謬悠庸爛者。比肩接踵。不可勝數。此輩至愚妄。亦未有自命爲蘇氏者。今皆號之曰此蘇氏也。是亦猶見里之醜人。棒心而贖。其里遂以號之曰此西子也。而因以詬西子之不美也。此所謂奔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將誰正之哉。嗚呼。外間之所謂俗法。其說相沿已久。今功令初頒。而羣又鼓其說以迷惑幼學之士。使經義與論同歸于臭敗。而後已。此余是編之所爲作也。是編文凡百二十篇。其平居與三數友人校徒之作。以及一二先達與夫督學使者之所爲課擬。且五十篇。而唐宋大家。及有明諸先輩之文題之見小學者。亦稍稍附入焉。或曰其文甚高。恐幼學之士。學之而不能以驟入。無已。則又合坊刻諸選本。而擇別之。得文踰六十篇。爲之芟其繁雜。闢其蕪穢。陶汰潤色。共訂爲一集。雖不得盡謂之古文。而要使天下幼學之士。漸去夫謬悠庸爛之習。論之體。既正。而經義之與論。同爲古文之派。別者亦浸尋積漸。以合于古。此則余之區區以古文爲時文之意也。

丁丑房書序

歲丁丑武曹論次新進中之文。而自姑蘇以書貽余于青溪。曰願與吾子共商之也。比余至而書已垂成。余以己意增入之者。且百篇。既卒業。而語于武曹曰。經義之文。自天順以來。作者第敷衍傳註。或整或散。初無定式。而成化以後。始有入股之號。嗣是以來。文日益盛。而至于隆慶及萬歷之初。其法益巧以密。然而其波瀾意度。各有其自然者。歷數百年。未之有異也。今之論經義者。有二家。曰鋪叙。曰凌駕。鋪叙者。循題位置。自首及尾。不敢有一言之倒置。以爲此成化弘治諸家之法也。凌駕者。相題之要。而提挈之。參伍錯綜。千變萬化。而不離其宗。以爲此史漢歐曾之法也。於是言鋪叙者。則絀凌駕言凌駕者。則絀鋪叙。兩者互相詆訾。而莫之爲定。余以爲文章者。無一定之格也。主一格而後爲文。其文不足言矣。夫爲鋪叙之說者。舍史漢而近取法成化弘治。此則便于不學無文之人。亦自知其說之不可以通。乃復爲之說曰。學者代古昔聖賢而爲言。誠宜以題還題。而不可以己意與夫其間。夫彼之所謂以題還題者。不過循題位置。尋討聲口。兢兢不敢失尺寸。言之既無文。而于理道。曾不能有毫髮之發皇。此則謂之未嘗爲是題可也。非以題還題也。吾之所謂以題還題者。必扼題之要。而盡題之趣。極題之

變。反覆洞悉乎題之理。而無用之卮辭。不切之陳言。無所得入乎其間。此則所謂以題還題也。史家之法。其爲一人列傳。則其人之鬚眉罄欬如生。及其又爲一人列傳。則其鬚眉罄欬又別矣。蘇子論列傳神之法曰。凡人之意思。各有所在。頰上添三毫者。其意思。蓋在頰顙間也。吾以爲一題亦各有一題之意思。今之論文者。不論其意思之所在。一概取其耳目鼻口具而已。而反笑傳神者之爲多事不已。陋乎。或者曰。如子之說。則將以凌駕爲主乎。余曰。夫文章者。無一定之格也。立一格而後爲文。其文不足言矣。以凌駕爲主者。是又立一格以爲文也。余非有意于凌駕。但取其相乎題以立言者而已。其相乎題以立言者。相其意思之所在也。吾取其相乎題之意思以立言者。而彼以吾爲主乎凌駕。夫安知文章之波瀾意度。各有自然者。歷數百年。原未之有異乎。今夫成化弘治諸家之文具。在其鴻文名篇。世所號爲鋪敘者。未嘗不扼題之要。而盡題之趣。極題之變。反覆洞悉乎題之理。而非如今之講鋪敘者。僅僅循題位置。尋討聲口。遂以爲盡題之能事也。特其時風氣渾樸。含蓄不盡。故但見爲鋪敘。而不知鋪敘之中。未嘗無凌駕者在也。至于隆慶萬曆以來。其法益巧。以密人但見其爲凌駕。而不知其

以題還題者無以異于成化弘治諸家蓋又以凌駕爲鋪叙者也嗟乎四書五經明道之書也而既以命之題而爲之文則涉于文章之中矣吾未聞文章之事而可廢乎歐會之法者吾以史漢歐曾之法告天下而天下且曰經義之文無所事此夫文章之事莫大于經義而以爲無所事此則惑之甚而已矣武曹曰子之言是也遂書之

中西經星同異考序

古之聖人敬授人時而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夫推測盈虛以通曆數是亦知天之學而博物君子之所尤宜用心者也吾聞之先輩顧寧人之言曰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夫婦之語也月離于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辰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又曰仰以觀于天文自後之儒者空疎不學于天文尤甚而遂以是爲嚆人曆官之事於是荒徼海外之人皆得傲之以其所不知而西學之入中國無不從而震之其說不主於占驗以爲天象之變異皆出於數之一定而于人事無與焉君子譏其邪妄爲曰甚矣獨其所爲測天之器與其諸所爲圖志實亦精且密與中國之法大抵多同而亦不無

有異者。如一經星也。有西法之所有。而中國之所無者。有中國之所有。而西法之所無者。要當博採而兼收。其說不可盡廢。此梅君爾素中西經星同異考之所爲作也。往在燕市。獲交于爾素之兄定九。定九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精於曆學。直超出從前諸家之上。其所作曆論。及中西算學通。嘗屬余序之。余諾而未果爲。蓋定九時時欲傳其絕學於世。頗屬意于余。而余亦欲得定九親相指授。洞悉其源流。體會其精要。而後乃敢序定九之書。乃皆以飢寒餬口四方。東西奔走。不能合併。至於今而此志未遂。所爲誦寧人之言。而抱慙不能自己者也。今余讀爾素之書。中西兩家所傳之星數星名。考其同異多寡。爲右歌西歌以著之。使覽者一見了然。而其說詳見於發凡九則。余讀之而向時願學之意。益復律律然動矣。今聞定九將自閩歸。而余偷得稍暇無事。褰裳涉宛水。登敬亭。訪爾素兄弟而就學焉。以酬曩昔之志。其未晚乎。爾素曰。此某兄弟之志也。遂書之。

程偕柳淮南遊章序

余性好詩。而不工爲詩。其於人之工爲詩者。必求而讀之。涵詠諷誦。常循環往復而不

厭然而近者詩學荒蕪。其有當於余心者。或幾乎少矣。往在燕山。嘗爲一二友人作詩序。而指陳今日詩學之弊。以正告天下。而見而駭之者。皆以爲非。是故余之戒爲詩序。亦數年於今矣。已卯之秋。宣城程偕柳。過我於秦淮旅舍。出其詩一卷。曰淮南游草。示余。余讀之。而油然有當於心焉。微偕柳之請。則固余之樂爲序者也。書曰詩言志。志者詩之本也。荀子之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今之人。舉所爲本與情者而無之。相與爲浮淫靡麗之作。而以爲工。而作詩之旨。失之遠矣。此余向之所嘆爲荒蕪者也。偕柳以今年四月。自宛上游邗江。道塗所經。共得詩若干首。所謂淮南游草者也。摹情綴景。婉麗可風。而至於朋友骨肉。離別會合之際。其藹然之思。溢于格調之表者。要不足以盡偕柳之志與情。而偕柳之志與情。亦從是可知已矣。此固余之所樂爲序者也。夫自廣陵瓜步。至於金焦北固。皆余之所常游者。平生不工爲詩。而無以寫其勝概。以寄其幽思。余讀偕柳之詩。不禁其蹶然而起也。偕柳之外。舅曰梅君雪坪。江淮間。推爲能詩者也。而余未之見焉。偕柳其爲余求而一讀之。

已卯科鄉試墨卷序

士以四子之書。坊而讀之。卽學爲舉業之文。父兄之所教督。師長之所勸勉。朋友之所講習。而又動之以富貴利達。非是途也。則無以爲進取之資。使其精神意思。畢注于此。而鼓舞踴躍以赴之。而人之學之者。自少而壯而老。終身鑽研于其中。吟哦諷誦。揣摩習熟。相與揚眉瞬目。以求得當於場屋。若是之專且久。則宜其見理也明。擇言也精。各自出其心思才力。以縱橫馳騁于世。然而其於四子之書。精微義蘊。茫無所得。其毫釐而出。言吐辭。非鄙則倍。且其所爲鄙倍者。又非盡出其所自造。而雷同鈔襲。大抵老生腐儒之唾餘。雄唱雌和。自相夸耀。及其入于場屋。則以此書之於紙。而獻之於主司。於是乎有得有不得焉。其有得有不得者。非其所爲之有工有不工也。以爲有時命存焉。而得之者。輒舉而歸其功於所爲之文。矜倨護惜。唯恐人之摘其疵謬。當其氣滿志得之日。而固已臭敗而不可近矣。夫以終身用力於其中。既專且久。出於精神意思之所注。而鼓舞踴躍以赴之者。止成其爲鄙倍之甚。不越宿而已。臭敗不可近焉。况乎未嘗用力於其中。非其精神意思之所注。而又無教督勸勉講習之人。舉業而外。如古文辭。

又由古文辭而上之。至於禮樂制度。農桑學校。明刑講武之屬。凡其人之大經大法。而
俛俛焉。一無所知。固其所也。嗚呼。大之禮樂制度。農桑學校。明刑講武之不知。次之古
文辭之茫如。而其所爲舉業之文。得當於場屋者。又臭敗而不可近。雖其富貴利達之
僥倖而獲。而固已爲有志君子之所不屑矣。今夫有志君子之所爲也。必不肯苟焉以
同於衆人。衆人之所趨。未有不在於鄙倍。而其所好。未有不在於臭敗者也。君子非一
切故與世乖異。獨其見理。不可以不明。而擇言。不可以不精。者。文章之道。固莫外乎此
也。夫四子之書。自晚周歷漢及唐。千餘年。至宋而始明。宋之儒者。辨晰之於錙銖毫髮
之間。已無不達之旨。後之人。卽不能發皇恢張。而於宋儒之書。曾無所尋繹。與夫尋繹
之而不得其旨趣。是亦猶日月出而不見其明。雷霆動而不聞其聲。率天下之人而聾
聵之者。舉業之文。其一矣。君子者。沉潛於義理。反覆於訓詁。非爲舉業而然。引伸觸類。
剖悉毫茫。於以見之於舉業之文。實亦有與宋儒之書相發者。且夫言之行世。而垂遠
則又不可以無文。君子冥心孤詣。其於古人之載籍。沉浸醲郁。得其精華。而去其糟粕。
舉筆而爲文。灑灑自遠。雖歷年之多。而常新不敝。此所謂擇焉而精者也。衆人之志滿

氣得者。方其笑爲迂闊。以爲進取無由而究之。鄙倍者。未必盡得。而君子未必盡不得。迨夫霜降。水落。是非較然。妍媸立辨。獨君子之文。常存于人間。而向之臭敗不可近者。已灰飛煙滅。而不知何往矣。豈不悲哉。歲己卯秋。當鄉舉之期。凡得當於場屋之文。余皆次第觀覽。而江甯浙江。則主司親授余全卷。山東山西。亦有全卷流布。至於順天。以及他省。所見或三之一。或五之一。最少或十之一。余就所見。排續爲一書。凡得文三百二十篇。其中豈無有志君子見理也。明擇言也。精而不肯苟焉。以同於衆人者。顧往往不可多得。而所爲鄙倍之。甚至於臭敗不可近者。雖欲盡汰之。而亦有所不能。於是得失互見。瑕瑜不相掩。而各爲略指其美惡之所在。苟有覽之而瞋目變色。勃然以起者。固已不問而知其爲衆人也。而余之所望於有志君子者。由舉業而上之。爲古文辭。由古文辭而上之。至於聖人之大經大法。凡禮樂制度。農桑學校。明刑講武之屬。悉以舉業之心思才力。縱橫馳騁於其間。而不以四子之書。徒爲進取之資。是則余區區之志也。

方靈臯稿序

始。余。居。鄉。年。少。冥。心。獨。往。好。爲。妙。遠。不。測。之。文。一。時。無。知。者。而。鄉。人。頗。用。是。姍。笑。居。久。之。方。君。靈。臯。與。其。兄。百。川。起。金。陵。與。余。遙。相。應。和。蓋。靈。臯。兄。弟。亦。余。鄉。人。而。家。於。金。陵。者。也。始。靈。臯。少。時。才。思。橫。逸。其。奇。傑。卓。犖。之。氣。發。揚。蹈。厲。縱。橫。馳。騁。莫。可。涯。涘。已。而。自。謂。弗。善。也。於。是。收。斂。其。才。氣。潛。發。其。心。思。一。以。闡。發。義。理。爲。主。而。旁。及。於。人。情。物。態。雕。刻。鑪。錘。窮。極。幽。渺。一。時。作。者。未。之。或。及。也。蓋。靈。臯。自。與。余。往。復。討。論。面。相。質。正。者。且。十。年。每。一。篇。成。輒。舉。以。示。余。余。爲。之。點。定。評。論。其。稍。有。不。愜。於。余。心。靈。臯。卽。自。毀。其。稿。而。靈。臯。尤。愛。慕。余。文。時。時。循。環。諷。誦。嘗。舉。余。之。所。謂。妙。遠。不。測。者。彷彿。想。像。其。意。境。而。靈。臯。之。孤。行。側。出。者。固。自。成。其。爲。靈。臯。一。家。之。文。也。靈。臯。於。易。春。秋。訓。詁。不。依。傍。前。人。輒。時。有。獨。得。而。余。平。居。好。言。史。法。以。故。余。移。居。金。陵。與。靈。臯。互。相。師。資。荒。江。墟。市。寂。寞。相。籌。而。余。多。幽。憂。之。疾。頽。然。自。放。論。古。人。成。敗。得。失。往。往。悲。涕。不。能。自。已。蓋。用。是。無。意。於。科。舉。而。唾。棄。制。義。尤。甚。乃。靈。臯。嘆。時。俗。之。波。靡。傷。文。章。之。萎。蕭。頗。思。有。所。維。挽。救。正。於。其。間。今。歲。之。秋。當。路。諸。君。子。毅。然。廓。清。風。氣。凡。屬。著。才。知。名。之。士。多。見。收。採。而。靈。臯。遂。發。解。江。南。靈。臯。名。故。在。四。方。四。方。見。靈。臯。之。得。售。而。知。風。氣。之。將。轉。也。於。是。莫。不。購。

求其文。而靈臯屬余爲序。而行之於世。嗚呼。自余與靈臯兄弟相率。刻意爲文。而恇倖失志。莫甚於余。回首少時。以至於今日。已多歷年所。所爲冥心獨往者。至今猶或貽姍笑。今幸靈臯以其文行於世。而所謂維持挽救正之者。靈臯果與有責焉。而百川之文。亦漸以流布於四方。則四方之士。所爲賴以鼓舞振起者。獨在方氏兄弟間。而余亦且持是以問執鄉人之口也。於是乎書。

天籟集序

天籟集者。元初白仁甫所作詩餘也。詩餘莫盛於元。而仁甫所作。尤稱雋妙。至今詩傳人間者無多。而此集乃仁甫自定藏於家。距今踰四百年。屢經兵火。其子孫皆能守之不失。而今裔孫某懼其磨滅。乃介其鄉人楊君希落。請序於余。而屬爲刊而行之於世。余惟子孫之欲不朽其先人者。其情無所不至。至於文字之可以出之於世者。卽殘編斷簡。而不忍其沒焉。必思所以流傳於不朽。故古之作者。賴有賢子孫爲之表彰。不致泯滅而無聞。如白氏之世守其先人之遺書。數百年而卒顯於世。此孝子慈孫之所當效法者也。頃余有志於先朝文獻。欲勒爲一書。所至輒訪求遺編。頗畧具。而今僑寓秦

淮之上。置秦淮。一二遺民所著書甚富。當其存時。冀世有傳之者。而不得深懼。零落往。往悲涕不能自休。死而付其子孫。余詣其家。殷勤訪謁。欲得而爲雕刻流傳之。乃其子孫拒之甚堅。唯恐其書之流布而姓名之彰者。嗚呼。祖父死不數年。而其子孫視之。不啻如仇讎。其終必至於磨滅。偷見此集。而比量於白氏之裔孫。吾不知其類有泚。而汗浹於背否也。余故感某之意。而牽連及之。至於仁甫詩餘之雋妙。則富元時已有稱爲如鵬搏九霄。而今詞家之所共宗仰者也。故不著。

北行日記序

往余居鄉。以教授餬口。不出一百二百里之內。歲得一饌兩饌。與村學究爲曹伍。計四時中。省親一再歸。歸數日即去。雖無安居之樂。亦無行役之苦。後以死喪債負相迫。適督學使者。貢余於太學。遂不得已而爲遠役。則始於歲丙寅之冬。距今十五年。往反奔走。徧歷江淮。徐泗。燕趙。齊魯。閩越之境。凡數萬里。每行輒有日記。余性懶。不自收拾。往往多散軼。而乙亥之夏。自金陵至燕山。有北行日記。付宿松朱字綠。丁丑之春。自燕山反金陵。有南還日記。付祈門汪獻其。已而獻其卒於客舍。其稿無從尋覓。而今年春。字

綠自福州來金陵。偶拾北行日記稿歸余。余讀之。而嘆曰。嗚呼。客遊之困。未有甚於余。而馳驅奔走之無益。亦未有如余之甚者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也。陶淵明詩曰。飢來驅我去。出門何所之。以余之捐隘。憂憤滿懷。而僕僕於朝市之間。所往而輒躓。固早自知之。然而不能不爲此者。誦子路之言。與淵明之詩。其亦可泣。然而流涕者矣。易曰。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是三者余皆無之。方其始謀出門。多方假貸。經營數月。而後成行。行李畧具而已。途中所食皆粗糲。往往閱月不能肉食。舟車之費。皆從節蓄。猶有資用之絕之患。其於陸行也。余與奴各賃一騎。執鞭者見余書生。則大喜。往往多索其值。一切頗不用命。而騎又多不良。且善驚。雖執轡甚謹。猶時時遭顛仆。行淖中。猶危險。往往泥塗被體。衣被盡濕。而逆旅主人。與執鞭者。表裏爲姦。每於常直外。多索錢。狃狃張目。視髮盡。堅如其言償之。乃曰。此在北方爲甚。一勺之漿。一杯之酒。非數倍其價不可得也。其於舟行也。舟子尤多桀黠。時時勞之以酒食。乃喜。而余每乘舟。風輒不利。或日行數里。或日行數十里。小舟如葉。坐臥不能伸脊。見他舟之順風行者。甚羨之。而余平生未嘗遇順風。眞可怪也。其或資用既竭。不能獨賃一舟。則與

途人共賃一舟。廝養走卒輿夫。皆不擇與之雜處。彼亦引吾爲曹偶。喧譁叫囂。其困尤不可一刻安。其行以暑也。雞未鳴卽起。及早涼。行數十里。日漸當午。則熱氣薰蒸。喘息皆欲絕。車馬所踐踏。塵土颺起。撲面目不能開。日晡小歇。食於旅店。食中皆雜塵土。不能擇也。每日行百餘里而宿。西北方無牀。以土爲炕。壁蝨之所聚處。噁人肌膚。遂成瘡。瘡至於舟行。則不能設帷帳。蚊終夜集於身。以手撲之。血滿掌。唯于冬寒之時。頗以舟行爲便。無風雪霜露之侵。而陸行當嚴寒。手足皆僵。如痿痺。冰結於髭鬣。冷氣徹骨。抵暮。以厚直買束薪燒之。良久。乃得煖氣。肌膚漸蘇。寢纔安。而圜人已趣之起矣。關津之設也。如密網。商賈之船。皆早已輸稅。餘舟次第進。邏者猙獰。林立岸上。一舟過。輒一人躍入舟。衣被皆開視。勢如虎狼。舟中人皆震恐。雖無絲毫之匿。亦必稍稍賂之。乃去。而西北有響馬賊。禦人于途。懷重資者。惴惴懼不保性命。東南則多竊盜。乘夜爲暴。亦或殺人。而余行李蕭然。襆被之外。無長物。晝夜幸皆無恐。嗟乎。古之人。濡手足。焦毛髮。勞其身。以爲天下經營。拮据其勤苦。豈特如此而已哉。而余所處。不過爲一身一家之計。而猶不能遂窮岩斷壑之中。必有高人逸士起而笑余者矣。余之遊四方。以賣文爲生。

自文體之壞也。是非工拙。世無能辨別。里巷窮賤。無聊之士。皆學爲應酬之文。以遊諸公貴人之門。然必濟之以狡譎。佞其文。乃得售。不然。雖司馬子長。韓退之。復生。世皆熟視之。若無覩。而余性疎慵。頽放。卽已亦自厭之。而不能改。宰輔大官相見。一揖之外。無他語。酒酣論世事。咄嗟吁嘻。旁若無人。人頗怪之。然諒余之無他。多不以禮數相責。而余文章之名。故在四方。所至必有主人延掌書記。或遣子弟受學。然大抵皆出于耳食。計日傭賃而已。未有行度外之事。而給余養親。隱居讀書之費者。而倡優便嬖之徒。居其門下者。輒傾囷倒廩。以與之。而無所惜。昔白居易爲元稹作墓誌。謝文七十萬。皇甫湜作福光寺碑。凡三千字。裴晉公每字酬以一縑。湜大怒。以爲太薄。以今視昔。文章輕重。風尚美惡。竟何如也。嗚呼。客遊之困。果未有甚於余。而馳驅奔走之無益。果未有如余之甚者也。余性硜硜。自守。生平於非道義。雖毫髮不苟取。士大夫中。雖號爲深交。平日以文章道義相砥礪。一旦出而連城數百里。世俗所稱美仕。然亦罕有念及憔悴窮愁之故人。以一函來問。卽余未嘗一往謁也。故余也。非賣文更無生計。今日世事愈變。文章更無所售。雖狡譎諛佞之徒。皆易術以去。而余抱區區無用之學。舉世不知之。

技以浮沉于遊士幕客之間。所謂操隋侯之珠。而以彈鵲者也。至是而愧悔交集。不覺其汗之浹于背矣。前年之秋。老母謝世。方當營一坏之土。與先君子合葬。則爲子之事已畢矣。而余年近五十。未有子息。平生欲著書一二種。而購求遺書之費。頗復不貲。今雖稍稍畧具。而所購求未備。不敢聊且命筆。恐皆不能成就。將遂舉手謝時人。以去。獨身處荒山中。拾橡煨芋。以終餘年。不復能遠役矣。偶因讀北行日紀。而書其志如此。時庚辰二月。

庚辰會試墨卷序

歲庚辰。南宮會試之役。天下士多集于禮部者數千人。既登第者凡三百人。其場屋文字號爲墨卷者。流傳江南。余所得見。僅一百五十四人之文。凡四百餘篇。因就其中選而錄之。凡一百餘篇。爲刊而行之於世。因復取去年各所定巳卯鄉試墨卷。詳審擇別。汰其半。存一百八十餘篇。合之會試墨卷。凡二百九十餘篇。既卒業而序之。曰。制舉之文之有選本也。自萬曆壬辰始也。而旁有批點。則始自王士驥房仲。于是選家濫觴。而是非得失。錯見互出。余乃益以知文章之無定論。而是非得失。誠不可以爲據也。夫士

從事于制舉之文。每三年而一試。其獲雋者。宜其文之無不工也。其不工者。宜其爲主司者之所斥而不錄也。然而撤棘之後。其墨卷次第入于選家之手。選家不一其人。輒無不精慎從事。丹鉛甲乙。分別黑白。曰某也工。某也不工。其議論斷斷。足以補主司之所未及。是非亦不可謂無關於文教。及刊本四出。而此之所非。或彼之所是。此之所取。或爲彼之所棄。嗟乎。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其論將安所定哉。且夫選家者。大抵皆布衣諸生。日習爲制舉之文。非荒疎鹵莽以從事者之可比。又其爲時甚寬。優游整暇。以卒業。非若場屋之中。刻日竣事。則宜其論之衷于一也。而是非去取亦卒無一定。而況在場屋之中。日不暇給。而目力有所不能盡遍者乎。吾故以爲文章者。未嘗無定論。而非所語于制舉之文也。夫同是制舉之文也。此一人選之以爲工也。而彼一人者以爲弗善也。此一人者選之。大書深贊。以爲至善也。而彼一人者亦選之。而猶以爲不滿其意也。吾由是而知場屋之文。其取舍甲乙。亦不過如是而已矣。是故同此應試之人。亦同此應試之文。以一人而主司。其取舍甲乙。既定矣。使易一人而爲主司。其取舍甲乙。爲大相懸焉。又易一人而爲主司。又必大相懸焉。然則選文者。而以爲吾之所定。確

不可易。則亦惑之甚矣。昔張大寶知貢舉。所取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士院。令作貢舉准格。學士李懌笑曰。余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使余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耶。吾讀史至此。未嘗不嘆。古人之虛懷得大體如此。然則制舉之文。必欲區區執成見于胸中。而以爲吾之所定。確不可易焉。固已爲古人之所笑矣。余草茅書生。文章之事。無有責焉。而四方之士。顧欲余有所選錄。以爲定論。嗚呼。余論之不可謂定也。余自知之矣。

徐詒孫遺稿序

雲間汪建士刻余亡友青陽徐詒孫遺稿若干篇。既成。而余爲之序曰。嗚呼。余天下之窮人也。而所交多窮士。其間潦倒困阨。窮不自振。而復不永其年以死者。往往多有如無錫劉言潔。祁門汪獻其。文章學問皆卓卓過人。而賚志以沒。至於詒孫。死不以正命。尤可悲而嘆也。當丙寅丁卯之間。余與詒孫先後貢於太學。諸生與余最善者。莫如言潔。詒孫則僅識面而已。而詒孫最善方靈臯。靈臯與余同縣。最親愛者也。詒孫介靈臯以交於余。而靈臯介余以交于言潔。此數人者。持論斷斷。務以古人相砥礪。一時太學

諸生皆號此數人爲狂士。已而詒孫言潔相繼歸。而余與靈臯以賈文留滯京師。歲丙子冬。聞言潔之訃。余與靈臯爲位而哭。明年春。余釀金歸葬言潔。而靈臯亦南還。又明年冬。詒孫之友曰吳七雲。至自青陽。訪余於秦淮之上。爲言詒孫發狂投水死。嗚呼。士之能自樹立而不與世波靡者。抑已少矣。苟有其人。必窮不能振。舉世皆欲殺之。以爲快。鬼神而助之。以速其淪亡。此可爲痛哭流涕者也。詒孫故有幽憂之疾。不能自解釋。靈臯嘗指余以示之曰。君不見戴子乎。所遭極人世至窮之境。而不能戕其生者。能自解釋故也。吾子不從吾言。必發狂且死。可不戒哉。詒孫聞之。瞿然自失也。靈臯之言卒果驗。七雲曰。詒孫將死。爲書一函。致戴方二子。隨取燒之。七雲因檢其遺稿付余。而建士素不與詒孫言潔相識。以余故。乃慨然欲爲雕刻其文。而言潔之文。其家匿不肯出。於是遂刻詒孫文。單行於世。詒孫性狷隘。不能容物。而文亦似之。故多訐露之言。善於雕鏤物態。而言潔之文。渾涵汪洋。多澹蕩之趣。此兩人之文。以視世之登高第者。豈可同日而道。乃潦倒困阨。不能自振。而復不永其年以死。而詒孫之禍尤烈。余與靈臯。每追憶舊遊。未嘗不涕淚之橫集也。七雲收其遺文于敗篋故紙之中。而建士爲表章而

出之千世。此兩人可謂愛朋友好文章。而余亦可藉是以慰詒孫于九原矣。獻其之文。余探入他書。文頗多有。故不復另刊。而詒孫有妻弟曰孫涵。字淳淵。能文早卒。往余在京師。今順天巡撫侍郎李厚菴先生。嘗見其試卷。極賞之。因問其生平於余。余歸而欲述其語。以達于淳淵。而淳淵已死一二年矣。因附錄數篇于詒孫遺稿之末。蓋詒孫存時。嘗爲余極稱淳淵。今錄其遺文。亦詒孫之志也。

方逸巢先生詩序

逸巢方先生有二才子。曰舟曰荀。皆工爲文章。一落筆輒名天下。而先生工爲有韻之言。跌宕淋漓。雄渾悲壯。有古詩人之風。人皆謂方氏父子。或工于文。或工於詩。各據其勝。而不能相通。此其說非也。吾嘗侍先生之側。竊聞先生之論詩矣。曰詩之爲道。無異於文章之事也。今夫能文章者。必讀書之深。而後見道也明。取材也富。其於事變。乃知之也悉。其於情僞。乃察之也周。而後舉筆爲文章。有以牢籠物態。而包孕古今。詩之爲道。亦若是而已矣。吾未見夫讀書者之不能爲詩也。吾未見夫不讀書者之能爲詩也。世之人不於讀書之中求詩。而第于詩中求詩。其詩豈能工哉。蓋先生之論詩者如此。

吾與先生二子過從甚密。見先生時時手一編。不置。六經三史。不開卷而盡能舉其辭。此先生之詩之所自出也。然則先生之詩。固以爲文之道爲之。是卽先生之文也。其所。以教二子之爲文者。即以已之所以學詩者教之而已矣。而二子之奉承家法。悉得先生之學。詩以爲文。其所爲跌宕瀟灑。雄渾悲壯者。猶先生之詩也。故人謂方氏父子。或工於文。或工於詩。各據其勝。而不能相通者。其說非也。嗚呼。世之學爲文章。爲詩者。舉未能有讀書者也。不讀書而乾坤或幾乎息矣。荒蕪榛莽而不可救者。又豈獨詩與文爲然哉。此吾所謂讀方氏父子之詩與文而喟然而嘆也。

杜溪稿序

杜溪稿者。余友朱君字綠所爲古文也。字綠家宿松之杜溪。因以爲號。其稿凡數十萬言。屬余序之。且曰。吾之文章。非吾子莫之傳焉。嗟乎。余之自廢棄也甚矣。流離奔走。枯槁憔悴之餘。舊學盡失。而字綠之才氣。橫絕一世。其奇偉博辯之作。視余不啻倍蓰過之。余嘗以爲文章者。非一家之私事。余雖有志于文章。而家貧多事。不能著書。余得字綠。歸然傑起。卽余亦可以輟筆。而字綠猶愛慕余文特甚。且以傳其文見屬。此以知字

綠之虛懷樂善。而其文且日進而莫可涯涘也。余荒陋無能爲役。然字綠之請。不可以辭。則仍舉曩日之所以語字綠者言之而已矣。余與字綠言曰。世有一世之人。有百世之人。所謂百世之人者。生于百世之後。而置身在百世之前。唐虞之揖讓於廷。而君臣咨警。吾目見其事。而耳聞其聲也。南巢牧野之戰。吾親在師中。而面領其誓誥也。吾又登孔子之堂。承其耳提而面命。而與七十子上下其議論。吾又入左氏太史公之室。見其州次部居。發凡起例。含毫而屬思也。以至後世戰爭之禍。賢君相之經營。與夫亂賊小人之情狀。無不歷歷乎在吾之目。是則吾生於今。而不啻生於古。自堯舜至今。凡三千餘年。而吾之身已三千餘年而存矣。而吾所著之書。傳於後世。而後世之人。讀吾之書。如吾之警欬乎其側。是則吾之身。且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此之謂百世之人也。若夫一世之人。則止識目前之事。而通一時之變。雖其至久遠。不過百年。以天地之無終極者視之。須臾而已矣。乃若生于一世。而一時之事。猶懵不能知。則莊周氏之所謂朝菌也。蟪蛄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吾安得百世之人。而與之言百世之事哉。既以語字綠。輒自顧而嘆。而字綠聞之。未嘗不奮袂而起舞也。余與字綠年相若。余之

學古文也。先於字綠。而字綠之爲古文。予實勸之。乃余與字綠東西奔走。不能合併者。凡七年。至是遇於金陵。而字綠之志益高。讀書益勤。而文章日益工。嗟乎。以余之幽憂多疾。精力漸衰。回首曩日著書之志。已自廢棄。所謂百世之人。已屬之字綠。而余之與朝菌蟪蛄相去幾何。此所謂序杜溪稿不禁輟筆而三嘆也。余將歸隱故山。與杜溪相距二百里而遙。尙欲網羅散軼。一酬曩昔之志。苟有撰者。必先正於字綠。而後存。則余之文。且賴字綠而傳也。而余又安能傳字綠之文哉。金陵龔君孝水。朱君履安。方校讐字綠文字。聞余言而善之。皆曰。戴子之言是也。遂書之。時庚辰十月。

有明歷朝小題文選序

世之學者。從數千載之後。而想像聖人之意。代爲立言。而爲之摹寫其精神。彷彿其語氣。發皇其義理。若是者。謂之經義。其體爲古文之所未有。發端于宋。至明而窮極變態。斯亦文章中之一奇也。其道譬之于畫家。寫生者也。寫生之技。莫妙于傳神。然亦莫難于傳神。古之能傳神者。推顧陸。蘇子瞻稱引顧虎頭之言。而推廣之。以爲傳神之難在目。其次顧頰。目與顧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吾以謂經義者。擇

聖人之言而命之題。每一題。必有一題之目焉。顴頰焉。眉與鼻口焉。然而傳神者。必知其人之意思之所在。而乃舉筆貌之。況以學者。從數千載之後。而想像聖人之意。代爲立言。苟不深知聖人之意。則亦安能爲聖人之言耶。夫能知孔子之意者。則當其立言時。宛然一孔子。能知孟子之意者。則當其立言時。宛然一孟子。其宛然一孔子一孟子者。是爲能傳孔子孟子之神者也。孔子孟子之神。即其題而已具者也。今夫題之目與顴頰者。其義理也。題之眉與鼻口者。其語氣也。目與顴頰之精神得。而眉與鼻口之精神。亦無不得矣。且夫有一題。必有一題之神。苟爲不得其神。則注視者一人而毫髮之似。衣冠形骸之徒具。而與其人無與也。今之作者。大抵盡衣冠形骸之徒具者也。甚或衣冠形骸之亦不具者也。寧可以代聖人而爲之立言乎。嗟乎。人之度量相越之遠也。什乎已。百乎已者。其意已非吾之所能測。況乎什已百已而上之。至於聖人。欲知其意而爲之傳其神也。此實難矣。子瞻又言傳神一道。法當於衆中陰察之。然則欲得聖人之天。亦不可無以察之矣。夫唯沉潛反覆于論語孟子曾子子思之書。以及易詩書春秋禮記。與夫濂溪橫渠明道伊川之所論著。考亭之集注。并其師弟子間往復辨難答。

問之言貫融洽怡然理順渙然冰釋因遂旁涉于左國莊屈荀韓馬班韓柳歐曾蘇王之文章夫而後一題入手想其神之所在而舉筆貌之而聖人之天可察而聖人之意可得矣至於子瞻之所謂蕭然筆墨之外者此又作者自有其天不可學而能亦未始不可學而能也余少從事於經義即厭世俗之文而唯有明先輩之是尙以謂此經義中之顧陸也自是窮搜博覽而大題文小題文各選錄千餘篇多世間之所未見而亦不拘于科目凡諸生未遇者之文皆入焉余之經義大抵多得力於此而今歲之春友人張子山來張子逸峯謂不可不出之于世於是爲余次第排纒更加擇別先出其小題文刊而佈之復恐卷帙繁多學者難以卒業爲刪去其十之二三工既竣而余乃以傳神之說發明經義之爲道以告今之作者毋衣冠形骸之徒具並衣冠形骸之不一具而必思夫得聖人之意又勸之以悉屏去世俗之文而一意諷誦研竊於此書則人皆顧陸也

汪武曹稿序

吾友汪子武曹刻其所爲舉業之文而以書貽我于秦淮日願有言也夫舉業之文號

曰時文。其體不列于古文之中。而要其所當明者。聖人之道。則亦不可不以古文之法爲之者。然天下人人爲之。而人人舉莫能知之。背義傷道。剿說雷同。相習而莫悟其非。蓋舉業之名存而實亡也久矣。武曹乃以先儒之旨。前輩之法。爲之正告天下。天下之從事于舉業者。乃恍然悔悟其嚮者之非。而悉改其所爲。非汪氏之書不讀也。風氣於是爲之大變。而武曹所自爲之文。要自雄絕一世。所謂以古文爲時文者。吾于武曹見之。是則舉業已久亡。而實賴武曹以存之也。嗟乎。武曹之志。豈常欲存舉業之文者哉。武曹之言曰。時文興而先王之法亡。世之從事於舉業者。冥冥茫茫。不以通經學古爲務。其于古人之因革損益。與夫歷代治亂廢興之故。無所用心於其間。則雖其文辭爛然。而識不足以知天下之變。才不足以應天下之用。是舉業之有累于先王之法也。余嘗與武曹讀書。蕭寺相與抵掌扼腕。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此。而武曹熟諳前代典故。其利弊變更言之洋洋灑灑。無不洞悉其原委。酒闌燈灺。解衣磅礴。余聞之。未嘗不爲之色飛而起舞也。顧武曹抑鬱不得志。第以舉業教授生徒。念時文之是非。關人心之邪正。俗學紛起。講解紕繆。於是正其闕失。明其旨趣。而聖人之道以大著。夫聖人之道著。

是先王之法存也。故夫武曹之於舉業。以不存者存之也。嗟乎。舉業者。人爭爲之。而適以亡之。武曹本不欲存之。而適以存之。然則讀武曹之書。與讀武曹之文者。其亦可以悲武曹之志矣。武曹古文辭。深得司馬歐陽家法。區區所爲時文。卽武曹亦不欲自存。顧自時文興而古文亦亡。頃者余與武曹。執以古文爲時文之說。正告天下。而其所以古文爲時文者。武曹而外。余未之多見也。是則時文賴武曹而存。而古文亦存。而先王之法亦未嘗不存。使時文而皆如武曹也。則雖存之可也。

送趙驂期序

海上有黑人之國。皮骨齒牙。皆漆黑。裸處島中。見有色白而衣衣者。至羣鼓掌笑。或至閉目不忍見。匿之水中。齊魯山澤間。多瘰癧之疾。臃腫輪囷。纍纍然相屬于項下者。甚平掩其腰腹。聚族私語。竊竊然嘆他人之形體之爲不具也。今夫賦質美。則不能不見挫于惡。挾技高。則不能復得意于卑。吾友趙尹驂期。工爲文章。久不獲一第。今年秋。脂車將北行。而決得失于余。予推君之所挾者。則已高矣。鳳凰翔于千仞。而顧下與雞鶩爭食。豈可得哉。莫人匪黑。莫疾非瘰。然則見君而相與笑者有矣。夫見君而相與嘆者。

有矣。夫君之得失。君自知之矣。

九科大題文序

自乙卯丙辰。至於己卯庚辰。其間爲鄉試者十。爲會試者九。余選此九科之文。分爲三集。曰墨卷。曰大題文。曰小題文。將次第刊刻。而布之於世。夫此三集之選。何以始于乙卯丙辰也。曰以晚村呂氏之選。終于壬子癸丑也。今夫制義之有選本也。始于萬曆壬辰。而自乙卯而後。日益多且盛。至於一科之文。其爲選本。輒有數百部。順治以來。猶有數十部。迄今日而或不能盈十部。其多寡雖懸殊。而文之不可無選本。與選本之未必盡美也。則已非一日矣。蓋昔者有明之季。東鄉艾氏。嘗深嘆以爲天下之爲選政者。以草莽而操文章之權。其轉移人心。乃與宰執侍從。及督學之友等。而深有望于大儒者。爲之別黑白而定邪正。使天下曉然知所去取。余考艾氏之時。文詆疊起。而諸選家爲之揚波助瀾。以故文日益趨于衰壞。艾氏乃不顧時忌。昌言正論。崇雅黜浮。而成學有志之士。聞艾氏之風而興起者。比肩接踵。然而艾氏之爲書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後之論者。猶有憾焉。而近日呂氏之書。盛行于天下。不減艾氏。其爲學者分別邪正。

講求指歸。由俗學之講章。而推而溯之。至於程朱之所論著。由制義而上之。至於古文之波瀾意度。雖不能一一盡與古人比合。而摧陷廓清。實有與艾氏相爲韻頡者。嗚呼。文之難知久矣。於謬迷顛倒。而無所取裁。不獨衡文者之不可憑也。即選家者。亦往往是非邪正之莫辨。蓋有佳文而沉埋廢紙破篋之中者多矣。而大書特贊。乃在于臭腐爛惡。第於義理之幾微疑似。毫釐千里之隔。尤不能爲之剖晰而辨別。蓋讀呂氏之書。而嘆其維挽風氣。力破狂瀾。其功有不可沒也。雖其興起人才。不能如艾氏之盛。而古今遇合之際。要非有可以強而同者。而二十餘年以來。家誦程朱之書。人知僞體之辨。實自呂氏倡之。自丙辰以後之文。呂氏無所點定。而其家有三科述評一書。三科者。自丙辰而已未而壬戌。或曰卽呂氏作。或曰非也。呂氏以癸亥歲卒。而其後數科之文。多有遠盛于前。惜乎呂氏未之見也。而余爲編次是集。以補呂氏之所未及。亦使讀者可以考數十年來文章之盛衰得失。而艾呂兩家之緒言。猶可於書得之也。

三山存業序

三山存業者。撫州原耕冥先生之所作也。先生生當明之季世。不得志於時。窮居一室。

於書無所不讀。凡天人性命之故。禮樂制度之詳。經史百家之同異。搜摭抉剔。有所得。即筆之于書。不爲雷同勦說。時時出其獨見。多爲昔賢之所未發。其于本朝之成敗得失。俯仰憑弔。尤有深悲焉。嗚呼。當明之初。以科目網羅天下之士。已而諸科皆罷。獨以時文相當。而進士一途。遂成積重難反之勢。二百餘年以來。上之所以寵進士。與進士之光榮而自得者。可不謂至乎。然而卒亡明者。進士也。自其爲諸生于天人性命禮樂制度。經史百家。茫焉不知爲何事。及其成進士。爲達官。座主。門生。同年。故舊。糾合。蟠結。相倚。爲聲勢。以蠹國家。而取富貴。當此之時。豈無有志之士。振奇之人。可以出而有爲于世。乃科目既廢。而連蹇抑蹇。見屈于場屋之中。徒幽憂隱痛。行吟于荒山墟市。而無可如何。如耕冥先生者。余每讀其書。未嘗不掩卷而三嘆也。先生遭時末流。白首不遇。僅以歲貢循資爲學友。熟視時變。已逆知天下之勢。如土崩瓦解。而不可收拾。閉門掃迹。痛哭著書。一時之進士。氣焰薰灼。無幾何已。與宗社俱燼。而一二有志之士。振奇之人。旁觀莫救。坐閱升沉興廢。而爲之抱千秋之恨。其亦可悲也已。乎先生之書。刊于明之末。距今六十餘年。而今寧國令杜君先生之鄉人也。懼其沒而不傳。因介程君偕柳。

而屬序于余。鄉里後進。而能殷殷思表章前輩之遺文。其志亦非苟然者。故并著之。

記

意園記

意園者。無是園也。意之如此。云爾。山數峯。田數頃。水一溪。瀑十丈。樹千章。竹萬个。主人携書千卷。童子一人。琴一張。酒一甕。其園無境。主人不知出。人不知入。其草若蘭。若蕙。若菖蒲。若薛荔。其花若荷。若菊。若芙蓉。若芍藥。其鳥若鶴。若鷺。若鷗。若黃鸝。樹則有松。有杉。有梅。有梧桐。有桃。有海棠。溪則爲聲。如絲桐。如鐘。如磬。其石或青。或赭。或偃。或仰。或峭立百仞。其田宜稻。宜秫。其圃宜芹。其山有蕨。有筍。其池有荇。其童子伐薪。采薇。捕魚。主人以半日讀書。以半日看花。彈琴。飲酒。聽鳥聲。水聲。松聲。觀太空。粲然而笑。愴然而睡。明日亦如之。歲幾更歟。代幾變歟。不知也。避世者歟。避地者歟。不知也。主人失其姓。晦其名。何氏之民。曰無懷氏之民也。其園爲何。曰意園也。

響雪亭記

余曾大父。隱於龍眠山中。山深逕迂。峰巒迴合相抱。四時之花。開謝于庭。而去舍百餘步。有溪焉。兩山夾之。皆石爲底。爲岸。爲坳。爲坎。爲坻。磅礴屈曲而下。每聞其深處。有隱

隱澎湃之聲。乃攀木沿溪而入。得異境焉。四面皆青壁。斗絕百仞。缺其右爲溪。水所出也。仰首望見飛泉噴薄激怒。自天上来。漚而爲池。有大石狀若柳葉。橫亘其中。爲梁。水從梁下暗渡入于溪。旁三面石壁上。大樹皆倒生。枝葉扶疎。下垂四時不凋。根蔓延石壁。若龍鱗。乃命石工鑿其左爲梯。以屬於山。折而南。平其土爲亭。與瀑布相對。見飛泉掛樹間。每雨後。人立石梁上。相語輒不得聞。重累扶棧上石梯。以次至亭上。耳語先是。有石欲裂。及鑿時。遂隕而下。至梁之盡處。可坐數人。飲水之支流。從石旁數圻而注溪。水緩則可以流觴。瀑布之巔亦皆古樹。偃仰臨其流。不得至。但望見之。云龍泉山水。蜿蜒秀折。一旦以此爲第一。蓋自古無關其境者。曾大父爲之銘。有曰。不陰常雨。盛暑猶雪。遂以名其亭。而命小子記之。

芝石記

有樵童自山間來。貽我芝一莖。而言曰。吾析薪率山麓而行。至水之湄焉。見芝生沙中。雜于細草之間。懼牛羊之踐之也。因掇取而歸。敢以爲獻。余受之。置在盆內。供之几上。芝以石爲根。沙土凝結而成者也。長不盈尺。而岡巒岩穴畢具。芝生于其旁之左峯。羣

峯錯立。其部署各有神工之相。其成觀者莫不嘆賞而去。夫芝之爲瑞久矣。世傳芝之生也。必有吉祥善事之至。芝固爲吉祥善事而生也。倘或然耶。然吾觀自古之驕主佞臣。他務未遑。而獨于芝也。窮搜遠探。獻者踵至。以文天下之平。然是時天下果有道。四方皆清明乎。未見其然也。則芝亦安在其爲吉祥善事而生耶。然芝乘山川清淑之氣。以生終不可謂非天下之瑞物。當此之時。薦之朝廷。固不若其蒙翳于榛莽荒草之中也。今此芝也。幸無徵詔之來。而爲樵夫野人所得。又以歸余。余拙人也。撫時感事。自甘廢棄。蕭然蓬戶。猶之窮岩斷壑也。余方幸芝之類余。而又辱與余處。以不自失其天也。作芝石記。

先世遺事記

余家世孝弟力田。至南居府君。尤多隱德。鄉里稱爲長者。南居者所居地曰南灣。因以爲號也。後遷於縣治之城東。使其子面峯府君至南灣。部署奴僕治田事。面峯府君。余祖之曾祖也。農人有掘地得白金二甕。其上皆金玉寶器。不敢匿。以告主人。於是面峯府君歸至家。請命于南居縣君。將取之。府君大怒曰。聞之有無妄之福。必有無妄之

禍。吾家世力田自給。今汝不自力。而欲取非義以長其驕。吾家焉用此不才子。乃杖之。農人私自喜曰。是固天所以賜吾也。卽歸。與其妻子潛捆載而去之鄰邑。買田宅。爲富人。居數年。其子來哭。而訴曰。吾父取非其有。以有今日。吾父之始去也。爲盜所覩。居無何。盜入室。盡劫其金錢以去。金玉寶器。有稍稍存者。持入市易物。獄吏見而艷之。誣吾父爲盜。曰。汝等賤人。何自有此。遂謁于友家。破。竟罹禍以死。今吾無所歸。念與主人有故。唯憐而活之。敢以告。南居府君悲憐其事。復與以故所種田。顧謂面峰府君曰。向不從余言。則汝今日者。且不知乞憐于誰氏之門也。人有聞者皆服。予大父爲余言先世事。多此類。且曰。祖宗有善。而湮滅不著于後世。子孫之責也。汝他日當盡爲表彰之。小子謹先誌其一節如此。

唐西浦記

唐西浦。在桐城西山。去縣治十里。由畫溪而入。循水涯走二里。折而西。涉水。無徑。水中有大石。水浸之。其高絕水不及者。側足以次躍。而過。蓋左右兩山夾之。云。水出其間焉。逆浮而入。兩山相向不一丈。溪居其二。草木與徑居其二。兩山之上皆大石。縱橫布列。

每一石輒一大樹。覆之若蓋。其幹與葉若桂。四時不凋。蓋不知其名云。如此者數里不絕。涉水行數武。有兩石豎道旁。尤奇。高數仞。赭色。內連外開。若龕然。又行數十步。至唐西浦。來徑甚隘。至此地開數畝。高高下下。樹數百株。竹數千個。梅百本。老屋數間。余至時梅花盛開。先是有僧居此。伐梅爲薪。且數十本。余聞之。遂僧去。遂讀書此間。每讀倦。往往至梅下。流連久之。溪中皆大石。水行石間。余或踞石而坐。水瀼瀼。鳴。足底常尋其去徑。去徑復隘。如來徑數里不能窮。余居此凡一月。會有他故出山。時時念之不忘。因記其大略。時一覽觀如臥而遊焉。然而不能詳也。

遊浮山記

浮山去縣治一百里。其奇怪名天下。而縣之人罕有至焉。蓋其遠且僻。車船輒窮日而至。以故遊者棄之。類悵望不能至。其至者又多因他事過其下。偶一登覽。遂去。莫能盡其奇者。而負郭道旁之山。莫可觀者。而相率遊者甚衆。嗚呼。以遠且僻。而沒其奇。不得售焉。其售者又止如此。豈非其地使然哉。余嘗聞浮山之勝。欣然慕之。自以生此邦。有終焉之意。辛酉之秋。與二三子浮舟出江濱。經浮山之麓。私心獨喜。庶陟山而遊焉。以

娛吾志。二三子者不可。曰去。去及風之迅也。先是余在舟。少望見之高不一里。廣袤不二三里。若無奇焉。而其中巖壑秀麗。蓋已工絕。夫以遠且僻。不得售其奇。而其奇又限。藏含蓄如此。此其所以至之者少也。余既悔其去。而不得盡其奇也。已而歸。過山中。登覽一日而還。俟他日買田其間以終焉。而廣以寫浮山之形容。而先爲記之如此。使僧鑿諸石壁上。

石門冲記

由魯嶽踰唐家山。路險峻。數步一折。行者輒數步一休。既上復下。其險峻復如之。山水皆僻陋。無可觀者。至平地行二三里。得石門冲。兩山夾之。中爲溪。巨石當其流。若門焉。水流其僻。砢砢有聲。他怪石參錯。不可勝數。兩山縱橫千尋。其最高者直排空。凌雲氣。陡峭不可上也。兩山相向。委折錯互。勢欲合一。二里乃窮。余至其間。因徘徊嗟異。良久。若在世外。又嘆此怪偉幽邃之區。在于荒山僻壤。至數千百年。無有識其奇者。會日暮。從者趣余去。行數里。日已入。時山中多虎。居人燒山林逐虎。山東西火起。照耀如晝。余從火光中行五六里。抵主人宿。

醉鄉記

昔余嘗至一鄉。輒頽然靡然。昏昏冥冥。天地爲之易位。日月爲之失明。目爲之眩。心爲之荒惑。體爲之敗亂。問之人曰。是何鄉也。曰。酣適之方。甘旨之嘗。以徇以祥。是謂醉鄉。嗚呼。是謂醉鄉也歟。古之人。直欺余也。吾嘗歎夫劉伶阮籍之徒矣。當是時。神州陸沉。中原鼎沸。而天下之士。放縱恣肆。淋漓顛倒。相率入醉鄉。不已。而以吾所見。其間未嘗有可樂者。或以爲可以解憂云耳。夫憂之可以解者。非眞憂也。夫果其有憂焉。抑亦不必解也。況醉鄉。實不能解其憂也。然則入醉鄉者。皆無有憂也。嗚呼。自劉阮以來。醉鄉徧天下。醉鄉有人。天下無人矣。昏昏然。冥冥然。頽墮委靡。入而不知出焉。其不入而迷者。豈無人也歟。而荒惑敗亂者。率指以爲笑。則眞醉鄉之徒也已。

西園記

嗚呼。此固魏國之園也。小子執筆流涕而爲之記。先是余從樅陽浮江。至金陵。取陸道往勾曲。因周覽其山川。慨然太息。問道旁父老。有山童然。有墻頽然者何也。曰。孝陵也。草間冢纍纍然。或且發掘者何也。曰。故王侯將相之墓也。斷石砌道。有文字款識者何

也。曰故碑碣也。又爲余指曰。某方山。某棲霞。某牛首。余慨歎上馬而去。已自勾曲回江寧。寓西園。留信宿。園今屬吾縣吳氏。自其祖司馬公居此。凡數十年。而古松數株在其。中。世傳爲六朝松。云嗚呼。自六朝至魏國。世已幾變。自魏國至今。世又已幾變。其朝市第宅。改矣。人民。謠俗。異矣。魏國失友。其澤既且。斬矣。凡治亂興亡之故。蓋有難言矣。而此松猶存。此吾之所以悲也。因記而書之於壁。

睡鄉記

睡鄉者。莫知其處。或曰。太始之初。六合之外。或曰。不然。是鄉也。在在有之。遊者多至焉。然非善遊者。莫知云。蓋其鄉冥然塊然。無有天地日月。與酬酢往來。以及災祥禍福。是非美惡。榮辱得喪。皆無之。入其鄉者。若忘若迷。凡所爲可欣可嗜。可涕可悲者。不能隨之以入。一入其鄉。輒絕。是故善遊者。往往慕睡鄉。嗚呼。睡鄉之境。頑鈍然也。睡鄉之人。枯槁然也。然而其天則全。其神則寧。其體則休。以適世之人。孳孳然汲汲然。或不暇以遊。而遊者。又或往往呻吟。哈噫。噫。夫其呻吟。哈噫。必有隨之以入者。也有隨之以入者。而睡鄉之遊。不快也。昔者莊周至其鄉。化爲蝴蝶。蝴蝶至其鄉。化爲莊周。莊周也。蝴蝶。

也。相化而未。有。已。也。於是乎。睡。鄉。擾。矣。

兔兒山記

入西安門。折而南。曰蠶池。蠶池者。蓋異時。宮人治蠶之地。云。余客蠶池。且一年。凡往來道所經。有殿曰光明殿。殿之側爲兔兒山。余嘗登之。山之左右。各有徑折而上。皆布以磚。磚刻畫爲龍文。徑之左右。皆大石。排比相屬。高五六尺。或八九尺。大抵山之前後左右。皆布以石云。余嘗從其左。拾級以上。十餘步。即得一石門。數折至平地爲亭。又從亭側折而上。又得一石門。又數折爲一臺。蓋其顛云。其右之徑。與石與門亦如之。山之下。巖石爲洞者三。又鑿白石爲龍蟠于地。龍之首。今斷去。有銅鐘臥于旁。摩挲久之。莫得其歎。識其前有臺曰旋馬臺。滯而環之。渡石橋。橋白石爲之。刻畫爲龍者五。臺圍其外。而方其內。凡三折而上。至其巔。若旋螺。然巔故有亭。亭已毀。臺之下。皆廢爲畦。其高得山之半。山有樹數十株。突兀披離。甚奇。其他舊蹟。尙有存者。大抵皆敗瓦頽垣而已。余讀酌中志云。九月九日。皇帝登萬歲山。卽幸兔兒山。至旋馬臺。飲菊花酒。食迎霜兔。又聞世宗好道家之術。嘗煉丹於此。嗚呼。天下承平。且百年。人皆習于逸樂。卽天子巡遊。

不出大內。其扈從者皆寺人宮女而外之。文恬武嬉。抑又甚焉。余登山而望。宮闕歷歷。可按圖以數。其山之巋然而特高者。今日景山。即向之煤山也。其園林之叢美者。今日瀛臺。即向之西苑也。御河濼遠如帶。白楊老梅。丹瓦崇垣。傍河而殿者。曰承光。跨河而梁者。曰金鰲。玉鍊。曰積翠。堆雲也。有土巍然倚河而高。塔其巔而寺麓者。莫知其名。或曰。此即遼后梳粧臺也。城內外百萬家。一舉目而盡。而西山。巉巖磅礴。在烟雲縹渺之間。嗚呼。此山在禁中。異時雖公卿莫能至。而今則遊人羈客皆得以遊覽徘徊而無所忌。蓋物理之循環。往復有固然者。于是乎書之以示友。朱字綠字。綠蓋與余同遊者云。

遊西山記

頃余遊燕市。嘗於道中。望見西山。橫空黛起。度其中。飛瀑流泉。茂林幽谷。必有彷彿于東南者。而曾無一二名字。流傳人間。徒以近于朝市。故遊者鮮少。然而西山之奇。固不可勝窮也。一日鳩茲甘君。以遼陽張君之言來告曰。聞吾子欲探西山之勝。某當執轡承飲以從。三人者遂騎而往。于碧雲寺。得古松數株。得龍湫。于香山。得來青軒。云龍湫者。泉出石間。匯而爲池。溝而環之者數折。有亭焉。敞然而幽。有竹焉。琅然而立。有槐焉。

大五六圍。蒼然而歛。有洞焉。窈然而深。有石壁焉。峭然而高。于時。蒼翠滿前。萬籟俱歇。水流有聲。因相與流觴數巡。甚歡。張君曰。去此二里。有香山。余嘗遊之。復導余輩往。水有寺。寺皆已傾頽。獨來青軒甚佳麗。來青軒者。明神宗皇帝之所名也。山左右抱之。若環。玉泉橫亘其中。縱觀之。莫得其涯云。見有若霰若霧。遠在天末者。張君指而告余曰。是其下。京師也。風飄埃舉而爲此也。念此二者。皆在西山之麓。而其勝已逾絕人世如此。進而深焉。其幽窅奇怪。不知當如何也。余且携襪被往焉。曲討微尋。二子者。當亦能蹇裳而從余乎。

乙亥北行日記

六月初九日。自江寧渡江。先是浦口劉大山過余。要與同入燕。余以賞用不給。未能行。至是徐位三與其弟文虎來送。少頃。郭漢瞻吳佑咸兩人亦至。至金陵闌登舟。距家僅數十步耳。舟中揖別諸友。而徐氏兄弟復送至武寧橋。乃登岸。依依有不忍舍去之意。是日風順。不及午。已抵浦口。宿大山家。大山有他事相阻。不能即同行。而江寧鄭滂若適在大山所。滂若自言有黃白之術。告我曰。吾子。冒暑遠遊。欲賣文以養親。舉世悠悠。

詎有能知子者使吾術若成吾子何憂貧乎余笑而頷之明日宿旦子岡早行數里見四野禾苗油油然老幼男女俱耘於田間蓋江北之俗婦女亦耕田力作以視西北男子遊惰不事生產其俗洵異矣偶舍騎步行過一農家其丈夫方擔糞灌園而婦人汲井且澆衣門有豆棚瓜架又有樹數株鬱鬱然兒女啼笑雞犬鳴吠余顧而慕之以爲此一家之中有萬物得所之意自恨不如遠甚也明日抵潞州境過朱龍橋即盧尚書祖將軍破李自成處慨然有馳驅當世之志過關山遇宿松朱字綠懷寧咎元彥從陝西來別三年矣相見則歡甚徒行攜手立道旁人家縱談村民皆來環聽良久別去過磨蓋山山勢峭削重疊盤曲故名爲滁之要害地是日宿岱山舖定遠境也明日宿黃泥岡鳳陽境也途中遇太平蔡極生自北來薄暮余告圍人數日皆苦熱行路者皆以夜當及月明行也乃于三更啓行行四五里見西北雲起少頃布滿空中雷電交作大雨如注蒼卒披雨衣已沾濕行至總鋪雨愈甚扣逆旅主人門皆不應圍人於昏黑中尋得一草棚相與暫避其下雨止則天已明矣道路皆水瀰漫不辨阡陌私歎水利不修天下無由治也苟得良有司亦足治其一邑惜無有以此爲念者仰觀雲氣甚

佳。或如人。或如獅象。或如山。如怪石。如樹。倏忽萬狀。余嘗謂看雲宜夕陽。宜雨後。不知
出時看雲亦佳也。是日僅行四十里。抵臨淮。使人入城。訪朱鑑薛。值其他出。薄暮獨
步城外。是時隍中荷花盛開。涼風微動。香氣襲人。徘徊久之。乃抵逆旅。主人宿明日渡
淮。先是臨淮有浮橋。往來者皆便之。及是浮橋壞不修。操舟者頗因以爲奸利。余既渡
欲登岸。有一人負之以登。其人陷淖中。余幾墜岸。上數人來共挽之。乃免。是日行九十
里。宿連城鎮。靈璧縣境也。明日爲月望。行七十里。而宿荒莊。宿州境也。屋舍湫隘。墻壁
崩頽。門戶皆不具。圍人與逆旅主人有故。固欲宿。此余不可。主人曰。此不過一宿耳。何
必求安。余然之。是日頗作雨。而竟不雨。三更起。主人苛索錢不已。月明中行數十里。余
患腹脹不能食。宿褚莊鋪。十七日渡河。宿河之北岸。夜中過閔子鄉。蓋有閔子祠焉。明
孝慈皇后之故鄉也。徐宿間羣山益互。風氣完密。而徐州濱河。山川尤極雄壯。爲東南
藩蔽。後必有異人出焉。望戲馬臺。似有傾圮。昔蘇子瞻知徐州。云戲馬臺可屯千人。與
州爲犄角。然守徐當先守河。是也。是日熱甚。既抵逆旅。飲水數升。頃之雷聲殷殷。風雨
驟至。涼生。渴乃止。是夜腹脹愈甚。不能成寐。汗漉不已。明日宿利國驛。憶余於己已六

月與無銀。劉言潔自濟南入燕。言潔體肥長熟而羨余之能耐勞苦寒暑。距今僅六年。而余行役頗覺委頓。蹉跎荏苒。精力日衰。安能復馳驅當世。撫髀扼腕不禁喟焉。而三歎也。明日宿滕縣境曰沙河店。又明日宿鄒縣境曰東灘店。是日過孟子廟入而瞻拜。欲登繹山。因熱甚且渴不能登也。明日宿汶鄉。往余過汶上有弔古詩。失其稿。猶記兩句云。可憐魯道遊齊子。豈有孔門風季孫。餘不復能記憶也。明日宿東阿之舊縣。是日雨。逆旅聞隔牆羣飲搏戰。未幾喧且鬥。余出觀之。見兩人皆大醉相毆於淖中。泥塗滿面而不可識。兩家之妻各出爲其夫互相讐。至曉乃散。知先王罪羣飲誠非無故。明日宿荏平。又明日過高唐。宿腰站。自荏平以北。道路皆水瀰漫。每日輒紆迴行也。聞燕趙間水更甚。北行皆患之。二十六日宿阜城。夜夢裴嫗。蓋于余有恩而未之報。今年二月病卒於家。而余在江寧。不及視其含殮。中心時用爲愧恨。蓋自二月距今入夢者屢矣。二十七日宿商家林。二十八日宿任邱。二十九日宿白溝。白溝者昔宋與遼分界處也。七月初一日宿良鄉。是日過涿州。訪方靈臬於舍館。適靈臬往京師。在金陵時日與麟舉相過。從今別四月矣。擬爲信宿之談。而竟不果。及余至京師。而靈臬又已反涿途。

中水阻各紆道行故相左蓋自任邱以北水泛溢橋梁往往皆斷往來者乘舟或數十里乃有陸行或數里數十里又乘舟昔天啟中吾縣左忠毅公爲屯田御史與北方水利彷彿江南忠毅去而水利又廢不修良可歎也初二日至京師蘆溝橋及彰義門俱有守者執塗人橫索金錢稍不稱意雖僕被俱欲取其稅蓋植使者之所爲也途人恐滯滯甘出金錢以給之惟徒行者得免蓋輦轂之下而爲禦人之事或以爲此小事不足介意不知天下之故皆起於不足介意者是日大雨而余僕被書籍爲邏者所開視盡濕泥塗被體抵宗伯張公邸第蓋余之入京師至是凡四而愧悔益不可言矣因於燈下執筆書其大略如此

憂庵記

戴子所居曰憂庵客問之曰吾子素無環堵之室顧不審憂庵何在也戴子曰憂庵者無之而不在也余好遊時時行役四方水行乘舟舟中卽憂庵也陸宿逆旅逆旅卽憂庵也或授經于人家必有書室以居其先生書室卽憂庵也或朋友宦遊而從之行則所駐者爲行臺爲公署行臺公署卽憂庵也必擇一畝之地經營綢繆構屋數楹而始

顏之曰憂庵。則是庵也。無日而可得矣。客曰。庵之義。則吾既得聞之矣。敢請其憂。戴子曰。吾之生也。與憂俱。凡數十年于今矣。吾故以憂名吾庵。志其實也。客曰。子之憂何如。戴子曰。五行之乖沴。入吾之膏肓。陰陽之顛倒。盡吾之志慮。元氣之敗壞。毒吾之肺腸。糾纏鬱結。徬徨輾轉。輟耕隴上。行吟澤畔。或歌或笑。而莫得其故。求所以釋之者。而未能也。客曰。是爲有憂疾矣。吾請爲子治之。吾將以泰華爲堯。輦而寢。子以江海爲湯。而飲之。且以唐虞三代之帝王爲之醫。以臯夔稷契伊尹周公爲之調劑。以井田學校封建爲之藥餌。以仲尼孟軻爲之針砭。如是而子之疾其瘳矣乎。戴子恍然而悟。欣然而作曰。疾痛愁苦。病者之所自知也。切脈按方。醫者之所能也。吾聞醫門多疾。疾之奇未有如余者。吾之疾而吾自莫之知。疾且益殆。今客嘉惠鄙人。而得國醫以愈吾疾。吾憂庵之號。請從此去矣。庚辰正月。

遊爛柯山記

歲辛巳二月十日。余至衢州。二十二日。凌晨出通仙門。俗號爲小南門也。門外卽渡一橋。居人甚少。僮籬落數區。是時春已漸深。綠鋪麥野。黃滿菜畦。草木皆滋榮。時有香

氣襲人。沿路聽溪聲活活。望見遠村。桃李盛開。點綴於平原茂樹之間。遠山矗立。雲表行二十里。小舟渡一溪。即入山徑。逶迤曲折。不一二里。道旁有古松二株。枝幹益屈。爲攬擊之勢。有碑題曰戰龍松。後署晦翁書。則此松在宋時已數百年物矣。又曲折行里許。至柯山寺。卽爛柯山之麓也。寺門古樟四株。中二株獨奇。蔦蘿蔓引。苔蘚斑剝。蔭約數畝。入寺坐佛殿。少頃。一僧導出寺門。取路寺左。數十步有墓。其碣曰左都御史忠烈徐公墓。道又行百餘步。望見山側。山巔有穴。露出穴外之天。而樹枝橫斜。忽蔽忽見。緣石磴而上。盤旋紆曲。忽覩一穹然豁然者。彎環起伏。宛如梁狀。卽道中所望見之石穴。而王質遇仙之處。道家所稱青霞洞天也。高千餘尋。深千餘尋。縱二十餘尋。青巒翠巖。如髻如環。如螺或遠或近。攢簇于石梁前後。當梁之南面。一石負土特起。有樟生其上。披離甚古。傍石而亭。曰遲日亭。從亭側攀蘿緣磴而上。皆窄徑躡步。至其巔。正與亭相對。其下卽石梁也。又欹側而行。路僅容足。俯而窺。石縫中則見天一線。蓋石梁上。又一石梁。覆之首尾。無端倪。而此處偶露間隙。遂復下至亭上。眺覽良久。不忍去。已而雨作。飯于寺。取故道還。秉燭作詩二首。擬他日鑿諸石上。其詩曰。採樵偶向洞天行。一局中

問世已更。不看仙人貪看奕。模糊仍復覺前生。誦向塵寰病未瘳。同班仙侶近如何。語君奔罷朝天去。爲謝狂生罰已多。

遊吼山記

紹興山水。秀絕寰區。向誦陸務觀詩云。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余居此凡一月。登府山。遊蘭亭。謁孝陵。服古人言語。摹倣真切不誣也。有稱吼山之勝者。余乘舟往。溪流迴轉。桑麻林麓。映帶遠近。旣抵吼山。舟行徑入石穴中。四圍皆峭石立百仞。如壁如甕。如龕。或連。或斷。或偃。或仰。從者試燒爆竹。取聲水激石。怒天地。若裂。按其形容。皆刀斧鑿削而成者。蓋此地本頑石。石工取石者。日數十百人。空其中而留一穴爲出入。久之。石不可取。溪水來往。而遂爲此觀也。倚石壁。有屋數楹。頗壯麗。余未及登岸。乘舟出不半里。望見有石壁。甚峭峻。維舟登岸。尋之。得一尼庵。歛門入。蓋皆石壁環焉。中爲池。池廣一二畝。菰葉浮水上。皆滿。登一小樓。下轉而東。尋道中所望見石壁者。石壁狀略如吼山。緣磴而上。至山之半。有寬坦處。坐少頃。有雨點數十浮空而下。墜于衣裾。且落石罅中。流去仰視之。則山巔有松數株。水點點從松根飄落。或題其壁曰淙玉巖。

余更其名曰晴雨巖。吼山之水。濛洞深窈不可測。不及此濛濛涓滴。出于天成也。登舟記其狀如是。

古樟記

樟樹灘。遠衢州二十里。岸有大樟樹。故以名灘。余以二月初十日。晚泊灘上。欲登岸往觀之。會天雨道濕。不可行。已而雨歇。月朦朧欲出。輕雲蔽之。余與同舟六七人。呼從者束炬上。居人繚其幹以垣。枝葉皆扶疎垂垣上。余輩先入門。視其幹。高數丈。分數枝。四面橫斜而下。余輩手相牽環抱之。凡六人。乃周更上一二尺。則更大矣。其枝幹離披甚古。往往出人意外。頂甚平。可列坐千餘人。非梯不能上也。秉炬照之。但見膠轕輪菌。蜿蜒擎攬。若羣龍相鬪。枝之出於垣外者。皆成幹。屈曲下屬地。其北一枝尤奇。直入土中。大數十圍。類自爲一樹。不屬于幹者。然其文理皆成龍形。騰挪宛轉。若龍之升於天。自垣內視之。則係幹之別支。若虹之垂地。首尾無端。不可測。居人以爲神。祠而祀之。嗚呼。樟本名樹。而其托根也大。其植基也固。含日月之精。受雨露之潤。多歷年所。遂魁然獨出其奇於人間。而彼榆櫟之屬。拳曲臃腫。無故而離立於其旁。何爲也哉。

遊天台記

天台周迴八百里。以劉晨阮肇採藥遇仙。遂著名人間。余於歲辛巳九月二十九日。至天台縣。明日入山。遊自赤城始。先一日。道旁望見赤城。類有三四峯。及至其下。則峯皆不見。赭色若霞。上銳而下方。石罅層層皆露。若磚發痕。故曰赤城。上一二里有洞。曰紫雲洞。天高十餘丈。僧爲層樓其間。望羣山。環列煙雲。縹渺宜爲隱者之所棲息。而石穴中。往往有士人讀書。視其書。皆腐濫文字。又上一二里。又一洞。差小。而洞側石上。文理自成。曰玉京。窺優曇洗。瀾登葛洪煉丹之灶。乃下。既下。迴視之。無所爲。岩洞也。第見爲磚發痕而已。行數里。至國清寺。寺僧爲指點。寒山拾得遺跡。踰金雞嶺。飯于高明寺。觀圓通洞。洞臨深溪。石自土出。爲壁。左壁有欹削處。一石筍撐之。後壁石罅中。可側身行。一大石爲蓋。橫于左右壁。上類人爲之者。出視之。大石偃蹇。負土出。長廣數十丈。其末覆于洞上。凡洞皆因山。而此洞平地。特起。亦一奇也。行十餘里。至曇華亭。觀石梁水。一自康嶺來。一自華頂來。合於曇華亭之左。凡三折。至石梁下。則洶湧澎湃。瀾灩而去。石梁長數丈。石上下相疊。中露一痕。上仄而下稍寬。行者少一失足。即墮深洞。一大石當

梁之盡處。有洞龕。豎其前。中爲佛輿。羅漢象。亭上道。士能行。梁上觀者。皆爲顛掉。水自梁下落。爲深淵。復流下石壁。成大瀑布。道士導余。自亭之右。逶迤行不半里。攀條而下。見瀑布雪。濺珠翻若雷。其下滙爲一潭。奇石列水中。及左右皆滿。是日宿上方廣。距亭半里許。板橋流水。亦爲幽絕。明日凌晨起。有客自華頂來者。言日出狀。是爲十月朔。華頂距上方廣。約二十里。爲天台最高處。先是有言華頂十月朔。日月並行海上。宜往觀焉。僧皆言雲氣濛濛。多不得見。而余足力不勝而止。及是客言日出狀。與海濱諸高山望之大異。而未見所爲。日月並行也。復至曇華亭。觀石梁。下觀瀑布。良久。乃行十餘里。至斷橋。水行溪石中。一石若橋而中斷。水自斷處瀉下。一石甕受之。甕深不知所底。諸石林立。皆峭削聳峙。亦一奇觀也。水自甕出。紆迴行石上。約數丈。從絕壁下。爲珠簾。余從斷橋旁曲折下。亦無人迹。草蒙茸不可行。徑爲水嚙皆壞。余刈草開徑。九里許。乃得觀珠簾。石壁高數丈許。水纍纍如貫珠。且萬縷方幅而下。故曰珠簾。亦滙爲一潭。潭旁多石。坐石上。神骨俱清。幾不知爲人間世矣。斷橋與珠簾。左右無僧舍。亦無人居。腹且飢。回飯于上方廣。乃還。仍過國清。國清地勢高爽。羣山環之。水流于前。古松約數千株。

夾立。是時暮色蒼然。遠山皆隱不見矣。天台之勝不可勝窮。而余之所至。爲紫雲。爲玉京。爲國清。爲高明。爲石梁。爲斷橋。爲珠簾。他如桃源。爲劉阮。遇仙處。及瓊屋。雙闕。爲天台。第一景者。路東西不相直。遂未獲至。姑以俟之。異日。

雁蕩記

甌中多名山。而三雁蕩最勝。曰南蕩。雁。在平陽縣南。曰中雁蕩。在樂清縣西。曰北雁蕩。在樂清縣東。九十里。今之名天下者。則北雁蕩也。高四十里。深六十里。頂上有湖。方可十里。雁蕩山皆石。而湖獨有泥。葑草蘆荻生焉。時爲雁所棲宿。故曰雁蕩。其間嶺有七。曰東嶺。曰丹方嶺。曰飛泉嶺。曰謝公嶺。曰馬鞍嶺。曰溫嶺。曰西嶺。谷有四。馬鞍嶺界之。曰東內谷。曰西內谷。曰東外谷。曰西外谷。而東內谷復有谷三。曰水簾。曰安禪。曰會賢。東外谷復有谷二。曰南闔。曰北闔。水自西北來界之。東內谷峯四十八。曰雙鸞。曰寶印。曰堯闕。曰小卓筆。曰獨秀。曰重樓。曰茶爐。曰石指。曰天柱。曰展旗。曰招賢。曰獅子。曰伏龜。曰礪齒。曰石碑。曰天冠。曰總角。曰金鼎。曰蓮華。曰迎陽。曰石燕。曰碧霄。曰凌雲。曰朝天。曰五雲。曰雙穴。曰橐駝。曰戲獅。曰犀角。曰香爐。曰倚天。曰鳳皇。曰超雲。曰丹桂。曰象

牙。曰蟾蜍。曰芝草。曰虎蹲。曰龜子。曰藥杵。曰架海。曰朝陽。曰佛掌。曰鼓槌。曰覆船。曰捲
螺。曰鉢盂。東外谷。峯五。曰石佛。曰獅子。曰雙峯。曰老人。曰吹簫。西內谷。峯二十四。曰紫
極。曰棲鳳。曰華陽。曰戴辰。曰戲龍。曰羣鳳。曰回鸞。曰石龜。曰朝陽。曰瓊臺。曰石笋。曰臥
龍。曰凌霞。曰瑞鹿。曰抱兒。曰獅子。曰石碑。曰立筭。曰削玉。曰卓筆。曰天樂。曰宴坐。曰常
雲。曰剪刀。西外谷。峯二十三。曰連珠。曰靈犀。曰山冠。曰石表。曰立戟。曰羽人。曰射堞。曰
含珠。曰含翠。曰朝陽。曰靈芝。曰二仙。曰招賢。曰寶冠。曰寶簪。曰石鏡。曰鳳凰。曰香爐。曰
伏虎。曰天冠。曰五雲。曰雙穴。曰獅子者二。岩三十有二。東內谷者凡十九。曰觀音。曰橐
籥。曰注舍。曰石桐。曰楞爰。曰神迹。曰文會。曰霹靂。曰棲真。曰神王。曰石臍。曰聽詩叟。曰
修道。曰赤石。曰侍郎。曰騰波。曰巾子。曰響岩。曰說法。曰聽泉。東外谷者凡六。曰散水。曰
隱仙。曰石佛。曰仙岩。曰讀書。曰方岩。西內谷者凡五。曰白雨。曰火焰。曰童子。曰文英。曰
寶陀。曰寶香。西外谷者凡二。曰梅雨。曰天柱。石之奇者。曰僧抱石。曰含珠石。曰龍潭石。
曰飲羽石。曰獼猴石。曰觀音石。曰石廡。曰石明堂。曰石屏風。曰石魚。曰石倉。曰石斛。曰
石橋。曰石碁秤。曰石浮屠。曰石寶。曰石居士。曰小石屏。在東內谷。曰石梁。曰石行廊。在

東外谷曰虎磚石。曰覆孟石。曰鷓尾石。曰圓蘿石。曰石門柱。曰石城。曰石茶爐。在西內谷。曰招賢石。曰大梁石。曰石鏡。曰石天窗。曰石塚。在西外谷。洞十有三。東內谷者曰天聰。曰龍遊。曰新月。曰羅漢。曰烏洞。曰南碧霄。曰北碧霄。東外谷者曰石洞。西內谷者曰道松。外風洞二。一在大龍湫之右。連雲陣石壁上。每大風將起。則洞口木葉飛舞。一在膽照潭上。洞口大如斗。風自口出。遊人以身向洞口。夏涼而冬溫。而山之西北趾。鄰永嘉界者。曰道姑洞。尤奇。石室層疊。宛如堂房。常有人居者。洞外巨石。長數十丈。坦平如床。側三者如屏風。澗川之雲霞洞。亦號爲絕勝焉。溪有四。曰新溪。水北出南流。會于寨坑入海。曰筋竹溪。一曰錦溪。水自大龍湫出。徑龍平塘入海。曰白溪。水自靈峯諸谷中出。東流入于海。曰石溪。水自東北諸谷中出。東行十餘里。與大龍湫水合流。東會于石門入海。湫有三。曰大龍湫。曰小龍湫。曰上龍湫。寺十有八。東內谷之寺曰靈岩。曰雲峯。雁蕩奇秀。多稱二靈。介於二靈之間者。淨名也。淨名與石梁真濟。皆在東外西內谷之寺。曰能仁。曰羅漢。曰瑞鹿。西外谷之寺曰天柱。曰華夏。曰普明。曰石門。曰古塔。曰本覺。曰寶冠。曰靈雲。今諸寺大抵多廢。而余所至爲能仁。爲羅漢。爲瑞鹿。爲靈峯。爲靈

岩爲石梁。石梁寺者。以石梁得名也。寺則緣磴上。有石洞一。石自地出。橫斜而來。覆于洞上。視之若虹之跨于空。故曰石梁。靈峰之魂。詭殆不可指數。環左右前後而列者。爭奇獻怪。目不給賞。大抵雁蕩諸峰。乃通造化。移步換形。其名字因象取義者。尙多有之。而路窮徑塞。蒙翳于荆榛荒草之中。其奇未出於人間者。亦不少也。靈岩在雲峰之西。展旗峙其左。天柱峙其右。奇特雄偉。嶄然不可躋。而天聰洞小龍湫爲尤勝。後有屏霞障。高廣數百丈。石色如塗丹堊。上有溫泉石室。旁有龍鼻泉。下有安禪谷。蓋雁蕩之障。有四。屏霞障之外。有連雲障。在大龍湫。而在淨名者。曰鐵城障。曰游龍障。兩障相夾。深數百仞。呀然劃然。人行其間。望見天僮尺許。障內有谷。曰珠簾。谷有洞。曰維摩室。珠簾谷者。淵水嚙石而出。如萬斛珠飛落。蓋雁蕩無山不崖。無崖不洞。無水不瀑。至大龍則瀑水化爲烟雲。怪怪奇奇。直出造化。表宇宙內更無有能得其彷彿者矣。初余入雁蕩。自樂清來。宿于芙蓉村。是歲辛巳四月也。十月自黃岩來。宿于大荆。皆入雁蕩之道。道中望見雁蕩。上挿霄漢。仙風靈氣。飛墮襟袖。懷抱頓仙。嗚呼。余懷遁世之思久矣。輒轉未遂。至是垂暮無成。萬念歇絕。他日人見有草衣芒鞋。拾橡煨芋而老于此間者。必

余也。夫必余也。夫。

龍鼻泉記

雁蕩諸寺之最勝者稱靈岩。障曰屏霞。谷曰安禪。曰會賢。湫曰小龍湫。峰曰天柱。曰展旗。曰雙鸞。曰卓筆。曰玉蟾蜍。洞曰天聰。石曰僧抱石。石屏風。泉曰劍峯。曰溫泉。曰龍鼻泉。而龍鼻泉尤奇。從寺後上石磴。盤旋數十折。至一大石龕。龕高數十丈。深數十丈。石壁皆奇削。龕脊嵌一石。若龍陷入石中。從下視之。見其脊隆然外露。繞下數十丈。勢盡乃垂入龕底。作懸鼻色。紺碧而膩滑。鼻端有小孔。出泉水。時時下滴。飲之清寒。雖盛暑如冰。鼻上下皆有石。若爪。爲攪擊之勢。半露半入石中。遊者或歌笑。奏管絃。聲輒繞石罅中。悠揚不即出。下有呂祖廟。牆陰有碑。鐫絕句一章。末署四道人題。名區絕境。宜爲仙靈之所往。來而余好山水。多搜剔奇異。遇異人而授吾書。換吾胎骨者。倘有日也耶。

遊大龍湫記

距樂清六十里有村曰芙蓉。倚山而濱海。余以歲辛巳四月二十日。由芙蓉踰丹芳嶺。至能仁寺。坐少頃。出寺門里許。有泉曰燕尾泉。水自大龍湫來。爲錦溪。錦溪之水。至此

從巨石落下。成小瀑布。石中高而旁低。水分左右下。若燕尾。然循錦溪而行。凡三四里。有峯屹立溪水中。旁無所倚。高數百丈。兩股如蟹螯。望之若剪刀。然曰剪刀峯。至峯下行百餘步。忽變爲石帆。張於空中。曰一帆峯。又行百餘步。又變爲石柱。孤撐雲表。曰天柱峯。左右皆石壁峭削。詭狀殊態。不可勝數。又行百餘步。徑窮路轉。得大龍湫。爲天下第一奇觀。水自雁湖合諸溪澗。會成巨淵。淵深黑不可測。其側有石檻。檻中作凹。水從凹中瀉下。望之若懸布。隨風作態。遠近斜正。變幻不一。或如珠。或如毬。如驟雨。如雲。如煙霧。或飄轉而中斷。或左右分散而落。或直下如注。或屈曲如蜿蜒。下爲深潭。觀者每立于潭外。相去數十步。水忽轉舞。向人灑衣。裾間皆沾濕。忽大注如雷。忽爲風。所遏盤桓而下。蓋其石壁高五千丈。水懸空下。距石約一二尺許。流數丈輒已。勢遠而力弱。飄飄濛濛。形狀頓異。他處瀑皆沿崖直走。無此變態也。潭之外有亭。曰忘歸亭。其側有亭。曰觀不足亭。而龍湫石側。絕壁曰連雲障。障上有風洞。每洞中木葉飛。則大風徐作。又有小龍湫。在東谷靈表寺。水自石城諸谿洞。來舍于霞障之石。從岩上飛流而下。高三千尺。半沿崖。半懸流。變態稍不及大龍湫。而其下稍西。水湧出石罅。直上指二尺許。

形如立劍。望之光明瑩潔。而搖動亦奇觀也。相傳大龍湫上數里。復有上龍湫。飛流懸瀉。亦數百丈。與大龍湫相似。昔有白雲雲外二僧居之。地僻無人迹。今不知其處矣。余性好山水。而既遊雁蕩。觀大龍湫。則已乘雲御風。恍惚仙去。今追而記。不能詳也。

傳

陳士慶傳

陳士慶。河南節州人。當年少時。其族有登科爲知州者。其父羨之。教之學書。不成棄去。與一二道家者遊。聞神仙之術。欣然慕之。乃棄其業。尋父母。出遊名山。冥遇神仙者流。無所遇。已而入函谷關。至終南。有老人籐冠羽衣。坐石洞中。辟穀久矣。士慶拜於洞口。老人閉目不答。如是者累日。一日老人出。問曰。若何人。乃溷老夫爲。士慶曰。吾欲求神仙之術。老人熟視之。曰。徧體皆凡濁。豈神仙中人耶。去母溷我。復入洞閉目坐。士慶又跪且拜者累日。每飢則乞食村中。一日老人謂士慶曰。吾知若苦飢。當以餉女。命童子予一物若飴。食之。氣蒸蒸然滿腹。遂不復飢。士慶愈益奇之。不肯去。又累日。老人因出一卷書授之。曰。求仙非女事也。士慶拜謝而去。視其書皆不省。唯末四紙。頗能識之。皆禁方也。士慶歸。至河南。有巡撫之女。鞦韆墮地而折其足。募能治者。予以百金。士慶以其方試之。立愈。乃挾百金以歸。當是時。流寇起。關陝蔓延。天下河南羣盜亦起。其父母相與謀曰。兒不治生產。而好遊。遊且數年。今天下大荒旱。且亂。而兒羈窮在外。挾金

以歸。得毋從賊乎。乃詣友言狀。官因繫士慶。而其族人爲知州者。方家居。爲請于友而免之。士慶自言得異書。父怒。奪而焚之。士慶急從火中掇拾。厯存未四紙而已。居有頃。羣盜破節州。士慶家皆亡。士慶爲張獻忠所虜。在賊中。依其書試之。煮水成膏。有讒之。獻忠者曰。某男子。乃妖人也。獻忠命速斬之。將斬。士慶呼曰。吾有禁方。能使死者復生。獻忠笑曰。姑留之。勿殺。然不之奇也。獻忠性兇殘。每以大挺撻左右。輒死。死或付士慶治之。皆立起。獻忠破武昌。楚王死。宮中有婢曰老脚。爲獻忠所嬖。一日獻忠召老脚。老脚不卽至。獻忠怒。持刀自往刺之。搵其胸及腹洞數寸。肝肺腸胃皆劃然委於地。獻忠旋悔之。召士慶而告之曰。吾固欲殺若。若自言有仙術。能活人。今能活老脚。當賞而死。士慶曰。嘻。烏有肝腸離體。而可復生者乎。然不敢違大王之令。當且徐而活之。使人昇一木扉至。臥老脚其上。納肝肺腸胃於腹。以線紉之。而傳以藥。一日而老脚呻吟。又一日而起飲食。又三日起坐扉上。又三日而侍獻忠側矣。獻忠由此大奇之。孫可望者。獻忠之平東監軍也。飲酒醉而殺其嬖妾。士慶見之曰。此監軍之最寵者也。醉而殺之。醒必悔之。且洩怒于左右矣。持以去。亦練紉之。而傳以藥。以衾裹之。置車中。閱一二日。起

營數十里下壁。士慶問可望曰：「前夜監軍何自殺其愛妾？可望撫膺嘆曰：『吾固悔之。』」士慶曰：「吾今復得一美人，以進監軍，監軍無傷也。」乃召人持車至，啟衾出美人，卽所殺之妾也。視其項，紅痕如縷，美麗倍于平時。可望拜而謝曰：「公眞神仙也。」賊中有驍將郝三昇，臨陣而爲官兵削其頰車折齒。士慶爲斷一俘之頰車，以合其齧。一日夜，而飲食言笑無異。獻忠愛將曰白文選，與官兵戰而砲其脛，負痛馳歸，瀕死。獻忠命士慶治之。士慶曰：「傷甚矣，治之稍難，吾無子，文選能父我，而養我以終其身，乃能如大王命。」獻忠命文選書券，如其言。士慶先以藥僵其痛處，鋸去其脛骨寸許，殺一犬，取犬足骨如其長，合之而傅以藥，閱三日而文選馳騎入官軍，斬發砲者頭來。其奇效多類此。其後獻忠死。士慶遨遊孫可望李定國間，定國旣及政，久之，戰敗入蠻徼中。士慶隨之而行，年老矣。曰：「猶能飲酒數斗，御數婦人，人求其術，輒不言。」曰：「此非我所能傳，有司之者，先是獻忠在湖南，破長沙，獻忠謂士慶曰：『吾欲號女爲老神仙，而恐軍中不盡知也。』今爲汝申令于軍中可乎？乃令其兵人持一兒來，頃之得兒數十萬，獻忠命軍士纍兒爲臺，高且百丈，教士慶登其巔。士慶愕然曰：『吾身不能騰空焉，能踞之而上也。』獻忠曰：『不登且殺。』」

女命軍士數十萬人持弓矢環之且曰吾有呼則全軍皆呼士慶登其半欲止獻忠命軍士引滿擬之士慶懼而上遂登其巔獻忠呼曰老神仙軍士皆呼曰老神仙聲殷然震山谷自是賊軍皆稱爲老神仙不知其姓名而士慶前亦自匿其姓名不以告人也

在蠻徼中蜀人劉蒞與之善許爲士慶作傳乃爲告其姓名及遇仙始末如此其後士慶隨其養子白文選入邊投誠而病死于騰越州

贊曰余讀陳士慶事洵奇怪然竊嘆其挾異術如此而爲賊用可惜也吾又聞降將王安者自言在賊中時嘗從神仙聚藥見其聚羣婦人剝取其陰上肉方寸置鑪中雜以藥熬之須臾鑪中火起光滿室中其火着物不燃老神仙曰藥成矣復投以藥而火息然則士慶之術非爲賊亦不能試也殺人以活人其術又曷足尙哉

李逢亨傳

李逢亨字太初廬州舒城人也崇禎間爲國子生與其兄伯及其弟叔季相友愛當是時流寇起秦中渡河而南浸尋及於江淮崇禎八年破中都遂南至舒城逢亨兄弟聚鄉勇駐天馬山賊尋去圍桐城走湖湘丁丑春寇復大至蔓延山谷間逢亨兄弟避亂

西山中逢期者。逢亨之季弟也。其子曰天秀。父子皆以氣勇聞。逢期與賊遇。大戰殺數人。賊懼而走。賊中相戒以爲逢期勇士。必生致之。於是率衆襲執逢期。至營中勸之降。不肯曰。李逢期天下壯士。豈作賊耶。賊怒殺之。逢期聞弟之被執也。曰。吾弟死。何忍獨生。旦日。率天秀及家奴數輩。持刀入賊營。救逢期。時逢期已死。兩人大哭。且罵奮勇殺數賊。皆自刎而死。邑士大夫。具狀以報縣令。縣令獎嘆焉。申報上官。請卹之。已而不獲。其事遂寢。

贊曰。流寇之禍烈矣。當是時。天下承平久。民不知兵。輒駢首就戮。豈不悲哉。觀逢期天秀父子兄弟間。其義烈何其壯也。使當時文武大吏。皆能如此兩人。賊之禍豈至是耶。吾是以論著之。

楊維嶽傳

楊維嶽。字五箕。一字伯峻。廬州巢縣人也。生而孝謹。好讀書。毅然自守。以正。嘗以文見知於郡守。一日往謁。逢富民有犯法者。守教維嶽爲之代請。可得金數百。維嶽謝曰。犯自有公法。使此人不當罪。而維嶽受其金。則不祥。使此人當罪。以維嶽故贖之。是以私

愛而撓公法也。維嶽兢兢自守。懼無以報德。其敢以是爲公累。守由是益敬重之。嘗讀書。至忠孝大節。往往三復。流涕慕文文山之爲人也。畫像以祀之。崇禎中。陝西盜起。都御史史可法巡撫淮揚。維嶽曰。此當代偉人也。不可以不見。乃徒步詣軍門。往謁。可法故好士。一見奇之。居無何。寇益急。詔天下勤王。時可法已拜南京兵部尙書。尙書以府耗軍資竭。兵不得出。傳檄諭天下捐貲救國。維嶽捧檄泣曰。國事如此。吾何以家爲。卽毀家以爲士民倡。而人皆無應者。崇禎十七年。上崩于煤山。維嶽聞之。北向號痛。累晝夜不能寢食。時福王世子卽住南京。改明年爲弘光元年。維嶽條列時務十三事。上陳當事。未一歲。北兵渡江。京師潰。而史可法以大學士督師揚州。城破死之。維嶽泣曰。國家養士三百年。以身殉國。奈何。獨一史公於是。設史公主爲文祭之。而哭于庭。家人進粥食。磨之去。平日好飲酒。亦却之。曰。踐土而思禹功。食粟而思稷酒。吾家世食膠庠之澤。今值國事如此。飲食好下嚙乎。三日北兵至。下令薙髮。維嶽不肯。人謂先生曷避諸維嶽曰。避將何之。吾死耳。死耳。其子對之泣。維嶽曰。小子。吾生平讀書何事。一旦苟全倖生。吾義不爲吾今得死所矣。小子何泣焉。人有來勸慰。偃臥唯唯而已。搜先人遺文。

付其子。曰。當謹守之。乃作不髡。永訣之辭。以見志。凡七日。不食。整衣冠。詣先世神主前。再拜入室。氣息僅相屬。人來觀者。益衆。忽張目視其子。曰。前日見志之語。慎勿以示世也。頃之遂卒。是歲弘光元年七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有六。聞者莫不爲之流涕。私謚爲文烈云。

贊曰。嗚呼。遭時亂亡。士之自立。可不慎哉。三代以來。變故多矣。爲人臣者。往往身爲大官。不能爲國死。而布衣諸生。又以死非吾事。則是無一人死也。君臣之義。幾何而不絕也。哉。自古死節之盛。莫如建文之時。而姓名半且磨滅。吾嘗惜之。迨甲申乙酉間。天下又非靖難比也。故余所至。輒訪問父老。有死事者。爲紀次之。無使其無傳焉。而龍舒山中。余有門人曰余生。爲我道貢士楊維嶽事。余嗟異之。已而覩其子弘抱所作家狀。良然。遂爲論次如此。

周烈婦傳

周烈婦。鳳陽定遠人也。姓呂氏。烈婦之父。傭賃爲與人。其母曰呂媪。皆冥頑。無知識。烈婦既長。嫁夫。其夫曰周二。周二窮無歸。依呂氏以居。周二以雍髮爲生。與其婦翁皆賤

業。兩人流離轉徙者久之。已而自定遠之舒城。遂家焉。烈婦生家雖故微賤。然淑婉貞
觀。明大義。卒慷慨殉其夫以死。先是周二病且死。烈婦指其腹而告之曰。余幸已有娠。
偷男也。爲君撫之。以延周氏血食不也。即死以從夫耳。既訣。周二死。烈婦父母爲買棺
殮周二。既畢。乃相與議曰。殯死費不貲。無以償之。又女方年少。無所依。曷嫁之。得聘幣
以償所費。且不無贏餘以自治。不亦可乎。烈婦涕泣頓首。父母之前。自明已志。父母不
聽。乃徧屬媒氏。爲求壻家甚急。而鄰有無賴少年。素窺烈婦有色。頗欲得之。烈婦度不
得脫。笑曰。吾本不欲生。與夫子有成言矣。偷幸而有後。約老死周氏以存其孤。今父母
奪吾志。其勢不可以已矣。將奈何。是時烈婦有娠。且六七月。烈婦曰。事且急。吾不能待
也。遂取周二薙髮之刀。自刎而死。時康熙二十年某月日也。有司具其狀于巡撫。巡撫
上書請旌之。詔如例。建表設坊于縣某門。諸生許登逢。好義之士。懼其久而不傳也。爲
立碑于其墓上。而請文於褐夫氏。

贊曰。頃余客舒。與許君遊也。許君爲余言烈婦事甚具。且曰。吾縣數十百年。獨有三婦
人而已。蓋周烈婦外。又有沈烈婦。張烈婦云。沈烈婦者。書生沈某妻。與周烈婦同旌。而

張烈婦富貴家官吏皆求貨于張氏張氏不從故寢不旌。

王養正傳

王養正字聖功一字蒙修鳳陽泗州人也。舉崇禎戊辰進士。官至建昌兵備副使。乙酉大兵破建昌。養正被執不屈死。養正自成進士。至乙酉死。國難中間凡十八年。其宦遊大半在江西。而江西號文章節義之鄉。一時名宿如姜日廣。袁繼咸。楊廷麟。黃端伯。皆天下有道高明之士。養正嘗從之遊。養正授海鹽令。以父喪不果行。服闋。知秀水。秀水大縣。田六十一萬八千餘畝。豪有力者多據沃壤。隱丁賦。而貧弱者往往困徭役。養正爲之正經界。均田賦。賦役始平。而豪有力者以是側目。遂中傷養正。左遷以去。亡何陞襄陽府推官。是時羣盜張猷忠馬守應等引衆數十萬。據穀城。僞降于制府熊文燦。文燦信之。全楚兵吏皆以爲不可。文燦不聽。養正出入賊中。知賊降非實。不敢與撫賊功。已而賊果叛。久之。遷刑部主事。再晉員外郎。是時天子綜核羣臣惴惴。每有大獄。輒懸揣意旨。或持兩端相避。就不敢爭。而養正獨多所執奏。奉命恤刑江西。巡歷十三郡。多所平反。既還朝。擢知南康府。九江土賊鄧毛溪熊高聚衆山谷間。南康人恒懼。議請兵。

養正移疾閉閣臥。陰遣間說鄉兵殺賊。居數日。賊盡殲。暇時輒與諸生講論道義。修復白鹿洞學。舍黃端伯與養正同年友。善設精舍廬山下。日與往復。議論諸生多所興起。甲申春三月。李自成犯京師。烈皇帝死社稷。南中立君。是爲安宗皇帝。以養正備兵建昌。養正抵建昌。部署既定。而

大清兵已渡江。遣降將金聲桓定江西。江西諸郡皆望風靡。養正飲泣誓師。堅城拒守。聲桓遣其精兵來攻。養正以鄉兵敗其前軍。會所徵滇兵叛內應。因襲陷建昌。執養正。養正不屈。因執之赴武昌。見主兵者。過南康。南康人號泣隨之。養正謝曰。父老良苦。然吾有死所矣。臨難之日。主兵者再三說養正使降。卒不屈。奮號大罵。遂死。時乙酉八月二十一日也。是年黃端伯盡節于南京。明年袁繼咸死于燕市。楊廷麟守贛州城破死。又二年。姜日廣起兵南昌。戰敗自殺。

贊曰。余嘗讀先生詩文。蓋其孫贊化所刻四逸園集者是也。余既已爲之序。而復書其事如此。嗚呼。淮泗之間。高皇帝之所以起也。當其初起。雲蒸龍變。一時將相皆出於其間。而及其亡也。一孤忠間出。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觀明之所以興與其所以

亡而淮泗之盛衰亦可考見焉。

劉孔暉傳

劉孔暉字默菴。先世廬陵人。其大父遊楚之邵陽。因家焉。遂爲邵陽人。孔暉事親孝謹。而與其兄伯相友愛。幼時以兄詣塾師。學書課已畢。而見其兄課不能竟。則伏几泣。師詰之。以實對。師喜。每稱其友愛純至。以勵他子弟。天啟辛酉舉于鄉。明年計偕入京。師道聞兄疾。卽反侍湯藥。勿懈。久之。兄死。而其母亦相繼卒。孔暉喪盡哀。見者皆爲感動。楚人多稱之。孔暉起家爲龍陽教諭。巡撫御史林鳴球知其賢。遂表爲縣。得河南之新鄭。當是時。羣盜起。關隴蔓延。豫楚之間。張獻忠已破襄陽。李自成擾中原。河南大亂。孔暉從間道抵新鄭。新鄭城且頽。歲復凶。人民多逃徙。或教孔暉棄城走民寨。自全。賊勢甚盛。毋守死空城爲也。孔暉謝曰。朝廷不以孔暉爲不肖。待罪茲土。縣存亡。卽孔暉存亡。敢逃死乎。於是修城垣浚隍。城守略具。而自成兵且至。賊呼城上人速降。且獻官與印。不然城且屠。孔暉繫印于肱。登城守禦。而賊來益衆。縣人洶洶欲走。無固志。有富豪縋城降賊求生。孔暉執而斬之。而賊已斬南關。入焚掠倉庫。譙樓皆毀。縣人皆走。孔暉

大呼。百姓巷戰。殺賊無有應者。賊射孔暉。中臂。墜城而殞。賊尋去。圍人張賀等。昇至民家。燒湯灌之。閱二日而甦。移文上官。言孔暉旦暮且死。請急遣官來署縣事。且收印。巡撫高名衡不可。於是孔暉仍城守如故。賊復引衆至。執孔暉。賊見印。右肱間折。臂取印去。執至朱仙鎮。見自成。不屈。遂遇害。從者圍人馮三立。亦感憤罵賊死。其僕劉廷。及門人鍾寬楊芳。皆從孔暉殉難。是爲崇禎壬午正月十二日也。賊移兵攻汴。新鄭人收其骸骨。歸葬於楚。天子聞之。贈尙寶寺卿。廕一子入監。祀鄉賢。

贊曰。自古盜賊之禍。莫烈于明。然明之羣盜。最爲驚下。非實有絕人之略。覬覦天下之志也。起飢寒。聚羣不逞。一折箠可制。而國家以畏死無能之書生當之。宜其敗也。前後建牙大吏。皆不難捐天下以與賊。使能如新鄭令。以一城效死弗去。賊之禍豈至是耶。故余讀先生之事。輒不禁三復而嘆息也。

徐節婦傳

徐節婦。山東鄆城人。姓杜氏。縣諸生杜鶚之女也。年十八。歸于同縣太學生徐廷鑑。富是時。其舅既沒。其姑湯氏亦已老矣。廷鑑兄弟凡數人。皆同居。廷鑑妾二人。一曰朱氏。

一曰王氏。年少無子。節婦撫之有恩。而節婦自有二子。曰慶淑。曰慶濟。明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姑死未殮。先是延綏羣盜起。天下大亂。關外之兵。時時闌入。至是兵至圍鄆。鄆人閉城設守。廷鑑兄弟皆登埤。明日城破。皆死之。節婦偕二妾逃匿獲免。兵既退。還家殮姑屍。尋得其夫。與諸兄弟之屍于骸骨撐柱之中。纍纍然殯且葬之。既畢。而節婦仰天哭曰。吾今其可以死也。夫。顧其兩子皆幼。而其兄弟之遺孤數人。或且二二三歲。節婦曰。吾死。諸孤何以得生。於是斷髮毀容。復理其家舊業。諸孤携持保抱。及長。教之。從師受學。皆有成。爲縣諸生。徐氏家復振。而朱氏。王氏亦與節婦同守志。以沒鄆之人。皆賢之。節婦年二十八而寡。距其卒時。凡四十六年。山東巡撫上其事。請旌之。得表其門。時康熙二十有四年也。

贊曰。徐氏之禍。可不謂烈哉。徽節婦。徐氏不祀矣。當是時。天下兵起。往往千里之間。皆成墟。莽覆宗滅祀。何可勝數。雖以數百年故國。威靈震蕩海外。而一旦九廟墜。子孫夷彼公侯將相。跨州連郡。曾未聞有一如徐節婦者。抱三尺之孤。挽一綫之緒。而使之復興。豈不悲哉。余聞節婦所撫諸孤。子孫最多。且賢。蓋天不欲亡徐氏。故生節婦以存其

孤鳴呼廢與存亡之際何莫非天也。

戴節婦傳

戴節婦者。沙寧六合縣人。姓汪氏。節婦貞女也。不女之而婦之者。成節婦之志也。汪氏與泰興戴氏。世爲婚姻。戴氏有子曰弘毅。節婦之父。許以女妻之。即節婦也。節婦未歸。而弘毅先死。先是節婦夢見一男子立其前。旁有媪指之曰。此而壻弘毅也。弘毅告以已且死。節婦啼而走。旦日果得弘毅凶問於時。節婦年十八矣。節婦之父母。往弔于戴氏。節婦欲隨之以行。父母禁之不能止。節婦至戴氏。臨喪次哭之極哀。見者皆爲感動。比其父母還。而節婦遂不肯行也。曰。吾今日爲戴氏婦。非汪氏女也。父母舅姑皆不從。節婦志益堅。卒不能強也。遂老戴氏。於今節婦年四十。蓋已守志二十餘年矣。贊曰。女子未婚而爲其夫死。且守者。禮之所未載也。昔者聖人之制禮也。酌乎人情之中。而不責人以甚高難行之事。夫甚高難行之事。苟有人焉出而爲之。則凡所爲酌乎人情之中者。而或有踰越。益無以自比于人。數矣。是則女子未婚而爲其夫死。且守者。雖不合乎禮之文。而要爲不失乎禮之意者也。余族人某居泰興。爲余道節婦事如此。

予故樂爲之書。

王烈婦傳

王烈婦傅氏。山東膠州人。其兄爲千總。戍海州。因家焉。烈婦年十五。歸王舍人爲側室。舍人年六十四矣。居四年。舍人無疾卒。烈婦哭踊。絕飲食。欲從死。舍人諸子及家衆。皆止之。不可。曰。盍待而母至乎。頃之母至。相持泣。爲勸譬。百端語。絕痛。左右皆飲泣。不忍言。烈婦志益堅。母罷泣。語家人曰。女性素堅正。不可回也。諸子欲姑緩之。曰。待具衾襚。乃自製衾襚。諸子猶欲緩之。以冀其變也。曰。姑待外姻至。既而外姻至。烈婦顧視日影。曰。可矣。諸子度其不可奪。曰。請受祭。諸子皆拜。烈婦受者。再答者。再諸子婦拜亦如之。家人咸拜。富受畢。烈婦起。辭衆。以衣一襲授其母。曰。母傷我。乃自縊于舍人棺側。甫引帛而絕。時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也。距舍人卒三日。又三日。就舍歛。顏色如生。舍人諸子喪之以貴妾之禮。而從葬于舍人之兆。

贊曰。舍人子及諸孫。多與余遊。示予以烈婦行狀。且曰。烈婦性慧而婉。不苟言笑。其將死也。家人皆哭。失聲。而烈婦從容如平時。嗚呼。死生亦大矣。若烈婦之所爲。豈偶然哉。

李節婦傳

節婦姓李氏。其大父曰成梁。明所封寧遠伯者也。成梁世將家。父子皆持節鉞。作鎮遼瀋之間。瀋陽之俗。同姓而不同宗者。俱相與爲婚姻。以故節婦適李氏。子曰廷鰲。廷鰲早死。無子。節婦年方十九。自以公侯家女。不肯墮其家世。誓守節。勿他適。家之人不能奪也。當是時。疆場事起。遼瀋相繼淪沒。凡兵之少壯無妻者。配以嫠婦。令下無敢違者。以故山海關以東。婦人喪其夫。鮮有守節自完。而節婦毀容斷髮。以死自誓。主兵者皆爲感動。卒釋之。得以遂志沒身。斯已賢矣。節婦依其從子月桂以終。月桂事之惟謹。曰。此吾家之女宗也。康熙十有二年。建坊旌表。而節婦之名著于京師。初寧遠伯成梁。在明萬曆間。而以功名顯。諸子先後爲大鎮。李氏聲名至赫顯矣。晚節末路。時移勢易。已不無頽敗。零落不能如其曩時。而節婦以一女子。巋然傑起。撐拄綱常。爭光日月。人皆謂李氏有女。其家世尙不替也。

贊曰。昔者震川歸氏。嘗以婦人之從夫死者。爲賢智之過也。余以爲其或不幸而夫不以正命終。與已無所依。而或不免于侵暴凌偪之患。則死可也。不然。而守正以沒世者。

其正也。今觀李節婦無子。又未爲立後。而有從子可依。輒依之以終。可謂能得守節之正。而世之人於從死者。則從而震之。夫孰知守節之苦。較從死爲尤難也。耶。嗟夫。世之賢婦人。不幸而處此。或死或不死。亦度其勢與力爲之而已矣。

一壺先生傳

一壺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衣破衣。戴角巾。佯狂自放。嘗往來登萊之間。愛勞山水。輒居數載去。久之復來。其踪跡皆不可得而知也。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故人稱之曰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即留宿其家。問一讀書。歔歔流涕而罷。往往不能竟讀也。與即墨黃生。葉陽李生者善。兩生知其非常人。皆敬事之。或就先生宿。或延先生至其家。然先生對此兩生。每瞠目無情。輒曰。行酒來。余爲生痛飲。兩生度其胸中有不平之思。而好自放于酒。嘗從容叩之。不答。一日。李生乘馬山行。望見桃花數十株盛開。臨深溪。一人獨坐樹下。心度之曰。其一壺先生乎。比至。果先生也。方提壺飲酒。下馬與先生同飲。醉而別去。先生蹤跡既無定。或留久之。乃去。去不知所之。已而又來。康熙二十一年。去即墨久矣。忽又來。居一僧舍。其素與往來者視之。見其容貌憔悴。神

氣。愴。恍。問。其。所。自。來。不。答。每。夜。半。即。放。聲。哭。哭。竟。夜。閱。數。日。竟。自。縊。也。
釐。日。一。壺。先。生。其。補。鍋。匠。雪。菴。和。尙。之。流。亞。歟。吾。聞。其。雖。行。遁。當。酒。酣。大。呼。俯。仰。天。地。
其。氣。猶。壯。也。久。之。忽。悲。憤。死。一。瞑。而。萬。世。不。視。其。故。何。哉。李。生。曰。先。生。卒。時。年。已。垂。七
十。

李烈婦傳

李烈婦。姓孫氏。安邱之凌河里人。年十七。歸于同縣李檢。烈婦既歸檢。其姑已沒。而其
祖姑尙存。烈婦事祖姑及其舅。俱有禮。舅嘗以告人曰。新婦淑婉仁孝。恨不令姑見之。
居久之。檢得疾。輾轉日益甚。烈婦侍湯藥。踰時勿懈。檢病狂惑。一日。屢以掌批烈婦之
頰。人皆爲不堪。烈婦曰。吾方誓以死從夫子。豈有憾哉。頃之。檢死。烈婦請於其舅曰。舅
當具兩棺。新婦亦以今日死。祖姑與其舅皆止之曰。檢死無子。其妻又死。是再喪檢也。
烈婦涕泣不可。遂出其笥中衣裳。分給家人。皆徧。餘或焚之。烈婦父及其兄弟聞之。皆
來環守。烈婦曰。吾必不肯爲未亡人。貽父母憂。且吾與婚約同死。豈可負乎。夜半仰藥
死。整襟端坐。面容不改。時年二十有八。

贊曰。女子之不幸。失其所天。而以身從死。與夫守節不他適者。皆天下之大義也。或謂守節難。而慷慨殉死。猶易。夫人尋常一細事。尚多有滯忍不決。而況生死之際乎。余讀李烈婦之事。喟然嘆息。蓋嘗聞孫氏李氏。兩家皆巨族。貴顯詩書之澤。被于婦女矣。嗚呼。豈不盛哉。

郭烈婦傳

郭烈婦。姓鄭氏。日照諸生郭翰妻也。烈婦少失父母。兄嫂撫育之。有恩。年十九歸翰。翰之父母大父母。皆在堂。一門之內。皆稱烈婦仁孝人也。居數年。翰之大父母相繼卒。翰拮据喪事。以勞致疾。烈婦知翰不起。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其舅與姑婦曰。新婦無所出。翰死。必以身殉。遂急以長孫嗣之。名曰永嗣。蓋冀烈婦不死也。翰既卒。烈婦擗踊號慟。絕復甦。告家人曰。吾受兄嫂恩。至厚。待與訣。即從夫死。明日兄與女兄至。止之不可。哭而去。是日其嫂尚未至。待之明日。烈婦曰。吾不能待矣。遂櫛髮易服。將就縗。舅姑慰留之。甚悲。烈婦曰。新婦不幸。不能卒事舅姑。死且不瞑。然志決矣。拜辭舅姑及家衆。執永嗣手曰。勉之。以若累吾伯姒矣。詣翰柩。拜且祝曰。勿遽行待我。遂入戶。家人隨之立戶。

外皆哭失聲。烈婦迴視笑曰：各盡乃事耳。何悲也？遽掩戶。纓甫及項而絕。閱日而其嫂至，視其顏色如生，目忽開。旋暝。年二十有五。時康熙三十二年也。

贊曰：余在燕市，客日照李學士邸第。學士爲余言烈婦狀如是，故爲著之。余友萊陽李生，爲余道其縣人譚氏女，適某殉夫死，與烈婦事相類。又言其友孫生死無子，其妻與妾皆從死，嗟乎！海岱之間，自明時多公卿貴人，冠蓋相望，及易代之際，左公羅石而外，賣國叛故主者多矣。而女子以節烈著者，隨時不絕也，豈不異哉！

寶成傳

寶成者，蜀人也。崇禎中盜起自澠池，渡河奔突江淮，汝洛湘湖之間。當是時，成仗劍從軍，爲小卒，無所知名。崇禎八年，流賊陷中都，圍桐城不下。桐爲四通之道，賊往來豫楚濠泗，必由桐。安慶巡撫遣其將廖應登，領兵三千人戍桐。成與焉。成多髯，軍中稱曰寶髯。爲人好義，善飲酒。其戍桐也，縣中百姓多喜與之遊。歲壬午冬，成從應登往謁巡撫史可法于廬州。至舒城，解鞍休馬。遇張猷忠兵，皆被縛。當是時，江北諸郡縣相繼皆屠滅。獨桐城屢圍不能破。至是賊攻益急，縣中設守備，出奇兵擊賊，賊多死。賊計無所出。

乃挾應登。誘降其步卒。因遣成至城下。獻忠使二賊隨之。成仰首呼城上守兵曰。我竇成也。賊使我招降若等。若等宜堅守。今賊計窮矣。若等努力無懈。且速請兵來援我。死矣。我死以活若等。及縣人二賊怒。拔刀刺之。成至死猶大呼。不絕。賊凡攻圍且數十日。縣中洶洶。謂城旦夕破。莫知所爲。及聞成語。士皆起。人人具香焚之。烟縷起。屬天相與望。城下流涕而拜。因守益力。使人間道請救于總兵黃得功。得功引兵來救。賊大敗。走楚。縣人立祠于城內西山之麓祀之。成死之日。是爲歲壬午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應登既陷賊。賊殺之於沙河。其三千人屬于孫羅二將。仰食民間。已而城內食匱。剽掠郊野。大兵悉至。散去。執兩將至江寧。殺之。

贊曰。余嘗至竇公祠。拜其像。慨然流涕者久之。嗚呼。賊蹂躪徧天下。而吾縣以孤城懸守。猶得父子兄弟相保也。曷忘可其所自耶。當此之時。健牙大吏。其不爲賊用者少矣。國家之敗亡。庸獨羣盜之罪乎。殺身成仁。得之戍卒。可敬也。夫可悲也。夫。

袁烈婦傳

袁烈婦。姓徐氏。金壇人。袁玉修之妻也。烈婦年十六歸袁。一年而舅死。事其姑篤孝。姑

故痼疾。烈婦左右服事無違。十年而姑死。是年玉修疾瘵久。知不可起。念其妻少。且無子。數目之。欲有言。烈婦指心誓以偕死。先一歲爲夫具棺。即買木爲兩棺。及衣衾之屬。兩人所需。皆具。歲甲戌四月。玉修疾亟。烈婦扶之坐。不能言。第以手捉婦腕。烈婦起之別室。引刀自刺。不殊。家人救之。又兩日而玉修死。烈婦呼天慟絕。復欲自殺。家人或言玉修身後事未辦。奈何死也。烈婦默然。因不復言死。而亟治其夫之喪。先是烈婦歸袁。死喪疾病。相繼無寧歲。烈婦不解帶寢者動年餘。至是益羸甚。氣息惛憊。日進米數溢。而拮据喪葬之事。晝夜如不及。立嗣子。營祠屋。勒墓石。俱刻日而竣。家人知其終必死也。有從姑年八十餘。憐烈婦甚。夜則相從宿。而時時爲寬譬之。烈婦曰。吾不祥人也。自吾歸袁。不能事舅姑。既相繼死。今吾夫又死死。又無子。吾不能爲袁氏延一息。且年尚少。不死將何如。從姑嘆息。泣下。事既竣。烈婦且喜且悲。曰。嗟乎。吾今日所以報袁者。事稍稍就。死無恨矣。乃召漆人爲己塗棺。命輿至舅姑墓。哭盡哀絕。而復蘇。歸拜其夫之主。哭踴大呼。家人扶且勸之。目直視。自投於地。曰。吾憊極矣。欲少休。乃入室。距戶。湏臾。家人啟戶視之。血淋漓滿地。自剄死矣。年二十九時。盛暑。棺五日不閤。顏色如生。蠅

納皆不近。

贊曰。烈婦所以報袁氏者。事無不至矣。豈徒能感慨自決者哉。其夫兄語予。友王云。劬曰。烈婦故柔婉。遂遂如愚人。云。劬喟然嘆息曰。嗚呼。妻道之正。此其盡之矣。

吳文煒傳

吳文煒。字三帶。廣東南海人。爲人樸茂篤行。與人交有至性。於書無所不讀。而亦能詩善畫。時時行吟道中。其有所得名章。箋句。卽爲人誦之。解衣磅礴。旁若無人。其於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凝神諦視。舉筆貌之。洪纖畢肖。其所親者。持去無所惜。而有力者。往往以金幣購之。不能得也。少爲諸生。不屑意進取。嘗讀書。輒慕江浦劉巖桐城戴名世。長洲汪份。德州孫勤。臨晉謝陳常之爲文也。康熙癸酉。陳常以檢討爲廣東主考。其友勸之曰。君固無意於進取。然檢討固君所誦法者。今爲主考。君出試。宜得遊其門下。以慰疇昔之願。不亦可乎。文煒曰。諾。遂出試。果舉第三。而陳檢討鄉舉亦第三。蓋檢討以己之科名處文煒。其愛之如此。廣東有名士曰。陳恭尹。屈大均。皆持高節。不妄交遊。而獨時時與文煒相過。從不厭。大興人。薄有德負氣。好交遊。嘗識文煒於場屋中。卽延文煒

主其家。徧贊之賓客。歲甲戌。下第南歸。越二年。廣東巡撫高中丞使其子入都應試。聘請文煒與之俱行。文煒不獲辭。然再入京師。非其志也。是時檢討已請告還家。而文煒仍主有德。頃之疾大作。就醫於行唐。知行唐縣劉某爲文煒故人。已而不得志於行唐。辭入京師。次定州。遇有德家人。以函來。發函視之。則參藥也。文煒嘆曰。我友不忘我也。然命已止此矣。奈何。行至良鄉。卒於車中。將死。告其僕曰。身後之事。有高公子及薄君在。汝勿憂。於是公子爲具棺。而有德親視殯殮。復相與謀歸其柩。而雕刻其詩文。以行於世。

贊曰。歲甲戌五月。余與二三友人。遊于虎邱之上。適吳君過此。持刺來謁。僕然行也。余輩與之飲酒。問以粵東山川人物。吳君爲土音。余輩多不能辨。已而畫一扇贈余而去。今聞其死。甚悲之。又聞陳屈兩先生。或病且死。以不得見其所著書爲恨。無錫王完趙曰。兩家之書。吾當爲君致之。王完趙者。吳君之友也。且曰。吳君客死良苦。然得吾子爲之傳。死且不朽矣。因書其行狀示余。而吾稍採次其語云。

吳江兩節婦傳

吳江兩節婦者。農家女也。姓許氏。家城西之十里村。長適張文達。次適周志達。歲乙酉。大清兵南下。公卿皆薙髮迎降。浸尋及于吳江。文達故以負販爲生。至是從明之一。二遺臣起事。荷戈爲小卒。戰敗不屈死。其家不知其存亡。使志達往偵之。亦被執。令薙髮不從。遂見殺也。是時長年二十九。次年十九。相與號泣各尋其夫屍。會溽暑。死橫城下者。纍纍皆糜爛不可辨識。乃已姊既喪其夫。又無舅姑。其兄欲迎之歸。謝曰。吾夫雖死。然此故夫家也。義不可歸于父母氏。次事其姑甚謹。姑憐而欲嫁之。泣涕被面。謝曰。新婦所以不死者。將代吾夫以事其母。詎可失節。他適久之。姑得疾且危。賴婦以存者。又七年。及姑死。訣曰。我死依而姊居。既葬。家歸於周氏子弟。遂依姊以居。各處一室。各奉其夫之主而祀之。兩人故農家女。善治田。共種田三畝。以自給。舍旁有隙地。度可容兩棺。爲生壙以待死。吳俗多淫祠好佛。婦人貧無依者。多爲尼。有一老尼。教兩人薙髮。以從其教。長曰。不可。婦人之髮。奈何與男子同去之。次曰。吾夫以不薙髮死。而吾反薙之。何以見吾夫。地下。歲甲戌。長年八十。次七十。尙躬耕如曩時。鄉之人悲之。請聞于有司。以旌其門。兩人泣且謝曰。吾姊妹不幸遭多難。廉恥自愛。何旌之有也。且又無後。將旌

之以爲誰榮乎。鄉之人卒不能強也。

贊曰。吾嘗讀順治實錄。知

大清兵之初入關也。淄川人孫之獬。即上表歸誠。且言其家婦女俱已效國裝。之獬在明時。官列于九卿。而江淮之間。一介之士。里巷之氓。以不肯效國裝。死者頭顱僵仆。相望于道。而不悔也。嗚呼。彼孫氏之婦女。視許氏二女。何如哉。

儀真四貞烈合傳

崇禎甲申春三月。流賊李自成犯京師。烈皇帝崩于萬歲山。西北諸將多擁潰兵渡河。而南諸將唯高傑兵最強。傑本降將。其兵故賊也。所至恣淫殺無忌。四月。晦。傑前軍抵揚州之儀真縣。縣人設守。而城外居民倉卒不及避。多罹于禍。五月。望。靖南侯黃得功引兵駐儀真。亂乃定。於是。有四貞烈婦事傳于世。其一爲補傘婦。不知其姓名。其夫以補傘爲生。居西城外。賊至。其夫棄婦逃。賊挾婦以行。婦無懼色。隨行至一橋。橋中斷。而橫一木爲渡。婦伴懼曰。予婦人。安能渡此。若負我以行。其可也。賊曰。諾。即負渡橋。婦伴懼。逡巡。賊背而持之。甚力。至橫木上。婦人大呼。奮身一躍。與賊俱墜水中。賊力自奮起。

而爲婦所持。岸上賊夾河而視。欲擊婦。恐更傷賊。相與語。莫知爲計。而賊屢浮。屢沉。久之。遂俱沒。而南城外有諸壩相環接。壩皆有橋。其三壩之橋曰飛虹。距運河半里許。其下溼。而橋上遂成市肆。盖有木工居焉。賊至。居人皆走。而木工亦棄其妻與幼子去。賊謂婦曰。毋懼。隨我行。作我家婦。復拔刀擬之曰。不且殺女婦。乃挾幼子行。至運河側。抱其子赴水死。已而夫循運河行。覓之。見屍浮水上。幼子在母懷如故。距城四五里。道旁有一井。井深丈餘。水半涸。有二賊過井上。渴謀汲飲。俯視之。一婦人匿焉。二賊喜。謂婦曰。女更無可逃。盍上而從我。婦曰。不能自上。幸井不甚深。必一人下。挾我上。在上者更挽之。乃可復上。不然。終不能上也。於是一賊躍而下。以肩爲梯。而推婦使上。婦既在上。上者更俯首下。引賊婦乘其不備。按其頸而奮力擠之。遂亦下井。固狹。二賊顛倒井中。婦因取井旁石。並土擊而填之。乃奔靖南侯之駐儀真也。兵與民頗相安。縣無賴者。貪兵之貨多。以女適兵。此儻失其所者。不可勝數。有貞女黃氏。其父本微賤。無行。而母又早死。女年及笄。有美色。其父與媒妁謀曰。軍中苟不惜貨財。吾無所惜。吾女。于是兵來視者紛紛。父告貞女曰。此百夫長也。又曰。此千夫長也。又曰。此爲參將。爲游擊。行且爲。

元戎矣。已而一兵來納。采父謂貞女曰。女有行日矣。他日富貴。勿而翁是忘。貞女唯唯。越數日。貞女知期已近。乃盛衣裳。爲容貌。其父不之疑也。而貞女遂乘間自縊。死。縣諸生高配。天聞而嘆曰。嗟乎。爲此女者。亦良難矣。欲逆父。則不孝。欲從父。則失身。匪人欲正告父。知父終不可悟。欲斷于未納采之前。則父之貪尙未饜。欲先以已意告人。則恐不得遂。厥志若貞女者。可謂正而有禮。智而守義矣。因爲歌以弔貞女。及三烈婦焉。其辭曰。

名媛天產兮。下處蓬蒿。一行卒志兮。復何畏乎強豪。身困辱于亂離兮。恍更若得途適。其逍遙奮不與賊俱生兮。豈竊慕乎名高。弄羣賊若嬰兒兮。更快心于寸磔之市朝。若乃彼以禮將。此以禮命。似可不同于劫賊兮。何輕一死之等于鴻毛。是其立志不欺。知勇性成也。故茲三婦一女。前後一轍也。辭曰。氣撼日星兮。噴江湖智移山嶽兮。邁孫吳蘭芷之幹而亦可以揮霄漢兮。至夙稱挺挺者。乃忽萎而靡。燕嗚呼嗚呼。余是可以不哀兮。羌不知見危之薦紳者。老其何如再歌曰。雲天兮。蒼蒼煙水兮。茫茫山林深兮。虎豹藏。太極高兮。鸞鳳翔。四海溟溟兮。波瀾澎湃而不同。其在汪洋。千古浩浩兮。往往更代。

而時著其嘉臧。中有一德兮。歷百變而益光。不本于學問兮。而不由乎文章。獨斷自性。情兮。而獨標其芬芳。魂兮。魂兮。歸何方。魂兮。魂兮。奚所望。魂兮。紛不可以久留兮。我心皇。皇。獄未足以家兮。湖海莫可以房。蛇獸青赤兮。蛟鱗黃瀾。嶂杳冥兮。豐草長上帝降言兮。遠近將玉琴寶瑟兮。舞霓裳紫龍青輦兮。從鳳凰西母兮。降康羣娥兮。鳴璫酬酢。錯兮。百祉翔獨下。土兮。失姬姜。姜不見使我傷躑躅。終宵怨上皇。時向天門思帝鄉。霞氣朝流。遶日旁。驅光逐影穿窮桑。烏兔奔飛。匆忙忙。有美彷彿坐高堂。心知和樂兮。悅未央。

詹烈婦傳

詹烈婦姓王氏。安慶桐城人。年十七歸詹大功。閱二年。大功病且死。與父母訣曰。兒不孝。不能長事父母。新婦服闋。即嫁之。烈婦聞而恚之曰。是言也。何爲出諸口也。及大功卒。烈婦盡出已衣裳。納諸棺中。旣成服。又盡出其首飾巾帶。獻于姑。及諸姑。娣。皆徧。衆皆怪之。烈婦曰。吾方在衰絰之中。無所事此。於是家人恐其死也。防之甚密。至三日。烈婦收淚。請姑加餐。姑曰。汝食。吾乃食。烈婦不得已。勉爲一餐。復親奉飲食于舅。曰。新

婦平時奉舅必假手姑。蓋兒在則爲婦，今兒沒是即女也。今而後當就養左右矣。至是舅姑皆防之稍疎矣。四日晨起，荐茶于柩極哀。入房自刎死。里中諸生列其狀于官。督學使者旌其門曰閩內完人。是歲康熙二十二年也。

贊曰：吾縣在明時號爲禮義之邦。沿至于今而故家遺風多不復存矣。獨閩幃之中猶有曩時之風烈。余且次第採而傳之。而先爲著詹烈婦事如此。

朱烈女傳

朱烈女寶。其先溧水人。遷江寧之懷清橋。烈女父曰公行。家貧困。烈女刺繡。得值以助饔殮。烈女有從姪曰道新。多藏書。烈女好取傳記中所載忠孝節義事觀之。一日刺繡。牖下忽點頭。沉吟母笑曰兒吟詩耶。曰偶憶書中語。服其論之篤耳。每讀先聖賢格言。輒爲人講解之。贊嘆稱誦不能釋口。母素病骨痛。每疾發。烈女爲撫摩忘倦。夜以繼日。痛止乃已。一日忽泣。謂母曰兒苟亡誰爲母侍疾者。閱日而烈女死。先是烈女許聘沈氏子。曰儀安。沈氏與朱氏鄰也。安素患瘵。醫者言不可治。至是養疴僧寺中。卒不起。鄰有童子常往來朱氏。爲言臨晨沈氏子已死。烈女父當戶聞之。入與妻耳語。乃更衣易

饋。往弔于僧寺。烈女已從閔子。中聞童子語。謬謂父曰。天寒。誰家新喪。煩翁翁莫出也。父詭以他喪告。遂出。烈女謂母曰。今日寒甚。需火。母入房作火。又以他事教其兄出。門去。乃施膏沐爲容。衣新衣。嫂笑謂之曰。姑赴誰家宴耶。烈女曰。雨雪匝旬。今且晴。聊一檢點。嫂乃相戲。耶嫂亦往廚下爲炊。而烈女已自縊死矣。年二十有二。其父自僧處歸。而烈女已死。閱七日。葬于沈氏之祖塋。在聚寶門外朱家塋。是歲康熙三十八年冬十二月也。

贊曰。先是江寧有汪氏女。未嫁而爲其夫死。其夫陳給諫孫也。踰三年而又有朱烈女之事。烈女祖母守節五十年。家貧不得旌。烈女時以爲戚。嘗以告其從姪道新曰。吾望女登科第。無他爲。祖母未旌耳。道新每爲人言其姑之慈孝。類如此。嗚呼。彼女子之不知有其夫者。烏在其爲慈孝哉。

李烈婦傳

李烈婦。姓孫氏。直隸容城人。其曾大父曰鍾元。在明天啓崇禎間。以氣節名於時。屢被徵聘。不出。天下所稱孫徵君者也。烈婦生有異兆。長而聰慧。好讀書。父母憐愛之。爲擇

配。久之不得。同縣人中書李用楫。仲子元煥。娶婦生一子一女而婦卒。中書使人爲元煥求婚于孫氏。烈婦父母以繼室爲嫌。猶豫未決。乃占之。占曰吉。遂許聘焉。康熙三十七年冬。中書遷安慶府同知。乃以十二月二十八日。遣元煥迎烈婦成婚。明年正月。携其家抵署。先是元煥故羸弱。多疾。至是以勞劇。疾大作。遂居外寢。不復入內室。烈婦每夜焚香。籲天求以身代。又明年春二月。元煥疾益篤。不可起。烈婦出視元煥。元煥曰。吾與汝爲夫婦。恩義未洽。吾且暮且死。汝將何歸。烈婦曰。吾歸重泉之下耳。元煥曰。何至是。於是舅姑及家人。知烈婦且從死。皆固請烈婦毋死。烈婦不聽。是時烈婦兄亦在署。泣勸累日夜不聽。且曰。兄男子爲諸生。顧不如我一婦人。乃不勉我而阻我。耶。頃之元煥卒。烈婦拜辭舅姑。舅曰。吾子死而婦復以身殉。傷陰陽之和。吾不忍也。烈婦曰。婦以生爲苦。而以死爲樂。倘必不見許。而強相羈絆。則婦之死。眞苦矣。家有塾師仇先生。與烈婦有姻親。乃請見烈婦。烈婦見之。仇先生曰。婦人之義。不可缺一者。曰節。曰孝。曰慈。今元煥死。而汝尙有舅姑。下有子女各一。其責皆在汝。奈何殉經。經之節。而昧孝慈之義乎。烈婦曰。先生言良是。然此三者兼之爲難。吾唯擇其一而爲之可耳。仇先生語反。

覆。良。久。不。能。屈。再。拜。而。退。明。日。姑。率。諸。婢。女。至。中。堂。召。烈。婦。泣。勸。之。皆。悲。不。自。勝。烈。婦。曰。此。可。喜。無。可。悲。也。乃。悉。出。衣。飾。徧。給。家。衆。時。已。昏。退。將。就。寢。其。兄。隨。至。別。室。猶。對。談。啜。茗。如。平。常。顧。視。侍。婢。皆。有。懼。色。烈。婦。曰。母。懼。吾。有。至。性。死。必。無。惡。狀。且。亦。不。爲。厲。我。死。或。結。不。能。解。當。剪。斷。之。乃。一。手。執。燭。一。手。執。盤。盤。中。物。卽。剪。也。其。兄。送。至。寢。門。外。烈。婦。謂。兄。曰。與。兄。別。矣。入。室。整。衣。裾。登。床。繫。帕。于。窗。樞。外。人。聞。窗。紙。有。聲。推。戶。入。視。之。見。烈。婦。跌。坐。床。上。帕。環。尙。寬。而。頸。圍。毫。無。痕。不。知。其。何。遂。瞑。目。也。異。香。滿。室。容。色。如。生。時。距。元。煥。死。二。日。耳。年。二。十。有。六。

贊曰。李先生篤厚長者。爲吾郡二守。人皆稱其清廉。常以上官之檄來金陵。輒訪余于客舍。相與飲酒論文。今年夏四月。復來金陵。爲余言烈婦事如此。且請爲之傳。余考孫徵君在天啟中。周旋揚左之難。名震一時。已而知天下將亂。徵辟不出。講學授徒。以老。今聞其子孫皆賢。不墮其世。古人有言曰。培塿無松柏。兩家之有烈婦也。宜哉。

畫網巾先生傳

順治二年既定江東南。而明唐王卽皇帝位于福州。其泉國公鄭芝龍陰受大清督

師洪承疇旨棄關撤守備七閩皆沒而新令薙髮更衣冠不從者死於是士民以違令死者不可勝數而畫網巾先生事尤奇先生者其姓名爵里皆不可得而知也携僕二人皆仍明時衣冠匿跡于邵武光山寺中事頗聞於外而光澤守將吳濟使人掩捕之逮送邵武守將池鳳陽鳳陽皆去其網巾留于軍中戒部卒謹守之先生既失網巾盥櫛畢謂二僕曰衣冠者列代各有定制至網巾則我太祖高皇帝創爲之也今吾遭國破即死詎可忘祖制乎汝曹取筆墨來爲我畫網巾額上于是二僕爲先生畫網巾畫已乃加冠二僕亦互相畫也日以爲常軍中皆譁笑之而先生無姓名人皆呼之曰畫網巾云當是時江西福建間有四營之役四營者曰張自盛曰洪國玉曰曹大鏞曰李安民先是自盛隸明建武侯王得仁爲裨將得仁旣敗死自盛亡入山與洪國玉等收召散卒及羣盜號曰恢復衆且踰萬人而明之遺臣如督師兵部右侍郎揭重熙詹事府正詹事傅鼎銓等皆依之歲庚寅夏四營兵潰于邵武之禾坪池鳳陽詭稱先生爲陳倅獻之提督楊名高名高視其所畫網巾班班然額上笑而置之名高軍至泰寧從檣車中出先生謂之曰若及今降我猶可以免死先生曰吾舊識王之綱當就彼決之

王之綱者。福建總兵。破四營有功者也。名高喜。使往之綱所。之綱曰。吾固不識若也。先生曰。吾亦不識若也。今特就若死耳。之綱窮詰其姓名。先生曰。吾志未能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未能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能卽致。姓名則辱身。軍中呼我爲畫。綱巾。卽以此爲吾姓名可矣。之綱曰。天下事已大定。吾本明朝總兵。徒以識時。變知天命。至今日不失富貴。若一匹夫。倔強死。何益。且夫改制易服。前世已然。因指其髮而訴之。曰。此種種者。而不肯去。何也。先生曰。吾于綱巾。且不忍去。况髮耶。之綱怒。命卒先斬其二僕。羣卒前。摔之二僕。瞋目叱曰。吾兩人者。豈惜死者。願死亦有禮。當一辭。吾主人而死耳。於是向先生拜。且辭曰。奴等得侍掃除。泉下矣。乃欣然受刃。之綱復謂先生曰。若豈有所負耶。義死雖亦佳。何執之堅也。先生曰。吾何負。吾君耳。一籌莫効。而束手就擒。與婢妾何異。又以此易節。烈名。吾笑。夫古今之循例而起義者。故恥不自述也。出袖中詩一卷。擲于地。復出白金一封。授行刑者曰。此樵川范生所贈也。今與汝。遂彼戮于泰寧之杉津。泰寧諸生謝罪。韓葬其骸于郭外杉窩。題曰。畫綱巾先生之墓。而歲時上塚。致祭。不輟。當四營之既潰也。楊名高王之綱復追破之。死傷略盡。而敗將有願降者。

率兵受招撫于邵武。行至朱口。一卒獨不肯前。伸項謂其伍曰。殺我。殺我。其伍怪之。且問故。曰。吾熟思之。累日夜矣。終不俯仰。事降將甯死。汝手其伍難之。乃奮袂裂背。抽刃相擬。曰。不殺我者。今當殺汝。其伍乃揮涕斬之。埋其骨而去。揭重熙傳鼎銓。先後被獲。不屈死。張自盛。曹大鎬等。後就縛於瀘溪山中。

贊曰。自古守節之士。不肯以姓氏落人間者。始於明永樂之世。當是時。一夫守義而禍及九族。故多匿跡而死。以全其宗黨。迨崇禎甲申。而後其令未有如是之酷也。而以余所聞。或死或遁。不以姓名里居示人者頗多。有使昂古之士。莫能詳焉。豈不可惜也。夫如畫網巾先生事。甚奇。以當時軍中有馬耀圖者。見而識之。是爲馮生舜也。至其他生平。則又不能言焉。余疑其出于附會。故不著於篇。

唐允隆傳

唐允隆字吉人。宣城人也。爲人倜儻負氣。少爲諸生。有文名。吳甘來。周宗建。曾前輩。達尊負海內重望。一見允隆。皆器重之。允隆家故饒於貲。而好施。屢散金數千。不顧性剛直。好議論人物。一無所諱忌。以故羣小側目。輒爲中傷。往往危而獲免。生平排難解紛。

拯人于危者不可勝數也。嘗以事至姑熟。姑熟有富人被誣。官吏利其財。將謀繫之獄。允隆聞之。拂袖起詣富人曰。吾義不忍視若冤。富人付允隆金數百。允隆爲營救之事。得解。悉還其金。富人出金謝允隆。允隆不受。疾馳去。同邑千魏某被誣。繫蕪采營。鎮將梁化鳳素善允隆。允隆爲言於化鳳而釋之。及允隆沒。魏某朔望必呼其家人曰。唐先生活我。相與集允隆祠拜之。歲乙酉。大清兵渡江。總兵方國安自蕪湖遁入浙江。取道宣城。兵不戢。所至皆設守。與抗。將至允隆里。里人且欲禦之。允隆曰。若是禍且不測。乃具壺觴。殺羊豕。往迎謝過。其部將大喜。令軍中曰。過唐秀才里。敢掠者斬。於是軍肅然。去之他里。他里與抗者皆遭殺掠。里人始曰。微存齋吾儕。其不免乎。存齋。允隆別號也。當是時。盜賊蜂起。丹陽湖尤爲盜藪。丹陽湖與允隆里隣。上官下教。居人于湖濱築樓守望。工程嚴迫。費且不賞。人皆避去。允隆獨慨然任之。不費官帑。及民錢。刻日而板築就。歲丙辰。丹陽湖盜又竊發。官兵先後至湖濱。居人驚駭欲散去。允隆徧歷諸營。給其將領。供糗糧無缺。居人卒賴以安者。先是歲丙戌。以收債至建平梅墅。值歲飢且疫。允隆視其貧乏者。周之。不能償者爲焚券二百餘紙。允隆少嘗從休寧金聲遊。明

亡聲以少司馬起義兵死。允隆仇家告允隆實聲黨。被逮至安慶。幸而不死。嗣是屢被
姦人連染。家遂毀而氣不爲衰。止于朋友親故時。以行誼相切實。往往髻張面發赤。久
之人諒其無他。雖仇家亦多爲感化。里中有爭訟。必質允隆。片言立斷。無不心折去。族
人有相仇害。允隆出已囊中金爲排解。爭遂以息。從兄犯法。破其產。并累允隆。產且盡。
賊未盡輸。有司知其故。謂允隆曰。吾聞若頗有債未收者。盍列名以聞。爲追而代償之。
不亦可乎。允隆對曰。生已得禍。而又以禍他人。所不忍也。卒自稱貸輸之。有司皆嘆異
焉。年七十有二卒。先是允隆預知死日。及期。異香滿室。端坐而逝。
贊曰。宣城之唐氏。世爲著姓。存齋先生。才氣實有過人者。而遭時不偶。坎壈終身。豈不
惜哉。其曾孫名世。嘗從余遊。今年冬。貽書于余曰。願有言也。余是以論著之。

節孝唐孺人傳

唐孺人。宣城諸生張心陽女。歸于同縣唐璧五。璧五之父。是爲存齋先生。慷慨有大節
者。也。順治中。唐氏家禍屢作。先是存齋師事休寧金聲。聲以起義兵死。存齋爲仇家所
誣陷。被逮至安慶。璧五往救之。墮水死。當是時。孺人年二十六。有子曰盛際。生六年矣。

已而存齋事得解還家。孺人跪而請命曰。新婦將從亡夫于地下。撫吾孤。有舅姑在先。是孺人不食者。已數日矣。存齋夫婦勸令飲食。終不進。因泣曰。守義者豈必在死。况新婦非途窮無所歸者。舅姑在堂。孤兒在膝。一旦死。是愈增家憂也。孺人涕泣受命。因茹素以終身焉。孺人事舅姑。仁孝純篤。數十年無間。迨舅姑沒。歲時祭祀。每悽慘見于顏面。曰。孰來呼吾而教誠之乎。吾雖有菽水。曷能得侍几筵而親奉之乎。教子及孫。皆極嚴厲。嘗語之曰。爾家世有令德。讀書之澤。逮爾輩十餘世矣。爾不自奮勵。吾豈一忍經之傳。自爾而墜。子及孫克自堅立。皆有聲名。孺人年七十。無疾卒。

贊曰。吾友王耕書。與孺人家世姻好。知孺人最悉。嘗爲余言孺人生平。無笑容。一門之內。伯叔子姪。未嘗聞其聲音。晚年。修祠宇。立義塚。周卹窮困。皆人所難者。要不足爲孺人重。余故著其大者。

卷之三

刊

行

論

范增論

定天下者。必明于天下之大勢。而後可以決天下之治亂。天下之治亂。勢爲之也。勢可以治矣。而復至於大亂。此不明于勢之過也。今夫勢有可行。有不可行。視乎所遭之變。所遇之時。而勢出乎其間。是故順其勢而趨之。則勢在我。而天下唯吾之所奔走。而莫吾難。而不然者。勢且一失。而不可復救。嗚呼。此項籍所以有取天下之勢。而終於無成也。歟。昔者天下苦秦之暴久矣。自周之衰。諸侯並爭。而秦以虎狼之心。破滅六國。其無罪於秦而亡者。不獨楚也。天下含恨蓄怒。特以劫于威強。而不敢動。及陳勝吳廣起于大澤之中。山東諸侯並起。雲翔鳥集。轉而攻秦。而秦以積威之餘。開關出戰。諸侯起于匹夫。其勢不足以相敵。往往糜碎敗衄。當此之時。項籍以啗啞叱咤之資。拔山蓋世之氣。所當者破。所擊者服。卒能入關破秦。以快天下鬱鬱之心。於是政由籍出。分裂天下。而封王侯。莫不北面俯首唯唯。而聽命。則天下之勢固已在於項籍矣。使籍據其勢。而帝制自爲。以號令天下矣。天下方快秦之亡。而服籍之功也。勢不能不聽。以羽之雄。而

不知爲此者。非不知爲此也。其心輾轉自思。無以處義帝故也。彼義帝者。素無功伐。豈唯項籍不用其命。天下諸侯。亦未有用其命者。項籍勢足以臣諸侯。而義帝勢不足以臣項籍。項籍況臣於義帝。則其勢不能以臣諸侯。此義帝所以死。而項籍之所以亡也。秦漢以後。天下之變故多矣。蓋有其國既失。其宗廟既隳。而養于亂賊之手者。而其流風餘思。未斬于世。天下之人。猶有不忍忘之心。於是紛紛而起。輒歸其名號于先朝後。其爲名也正。其爲義也順。是故不踰時而天下平。此亦自然之勢也。今夫楚之與燕齊。三晉也。非有君臣相臨之素。固匹敵之國也。其盛也。皆南面而稱王。其敗也。皆囚虜而被戮。楚之人不忘其先。詎燕齊三晉之人。遂忘其先乎。今也立義帝以帝楚。卽以帝燕齊。三晉。吾知燕齊三晉之不心服也。況以牧豎無能之人。而御天下之豪傑。故吾考其時。周雖衰。天下之共主也。立周之後。以討秦之罪。奉周之命。以臨制天下之諸侯。此天下之大義也。而非天下之大勢。何以明其然也。周自春秋以降。其孱弱已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海內爭于戰攻。周且臣屬於諸侯。天下之人。不知更有周也。以爲周亡久矣。秦之吞天下。先及周。又數十年而後。及六國。是故周不可以復興也。固也。其澤已

斬而其迹已熄。其勢已去矣。當此之時。苟有人焉。崛起誅暴秦。修先王之法。拯元元之命。其義已無愧于湯武。是則天下之勢不必其在諸侯後也。彼義帝之立。爲何義也哉。史言范增素居家。好奇計。教項梁立楚後。梁從之。嗚呼。吾未見計之奇也。而項氏之亡。實由于此矣。增之言曰。陳勝敗固當。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然而義帝之立。無救于項梁之死。而秦之所以破者。項籍與諸侯之力。義帝非有毫髮尺寸之功也。然則義帝之立。不立無繫于天下之利害。而項氏之亡。實由於此矣。嗚呼。項籍勢足以臣諸侯。而義帝勢不足以臣項籍。項籍既臣於義帝。則其勢不能以臣諸侯。於是而遷之而弑之。此亦必至之勢也。而已授天下諸侯以辭矣。彼見項王可以背義帝。則已亦可以背項王。向之俯首畏服者。一旦攘臂而與之抗。而項王固無以令於天下矣。司馬遷以背關懷楚爲項王罪。似也。然吾以爲項王之意。非懷楚也。特以義帝在楚。而心忌之。以故舍關中而都彭城。思所以剪除之焉耳。當其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欲自帝。則有義帝在也。既王諸將而已。亦稱王。則無以自別異。於是立號爲西楚霸王。蓋其情見勢絀。支吾甚矣。然則義帝之立。不立無繫於天下之利害。而有關於項氏之存

亡。豈不然哉。彼范增者。項氏骨鯁之臣也。其勸羽殺沛公。羽不聽。則羽之過也。其立義帝。則可謂不明于天下之大勢者也。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請復立六國後世。張子房以爲不可。由此觀之。夫有所立。以自輔。且不可。乃欲有所立。以自制。夫豈明于勢。而熟于計者哉。嗚呼。勢有可行。有不可行。視乎所遭之變。所遇之時。而勢出乎其間。吾獨惜夫後之舉事者。有可以用增之計。而不能用。而自取滅亡。爲天下笑。而增用之。楚而項王。又以失其天下。嗚呼。苟非明者。烏能觀勢之所在。而圖之以定天下之大計也哉。

魏其論

魏其與武安。以灌夫事相親。天子卒從武安議。殺灌夫。兼殺魏其。天下至今憐之。然吾未嘗不嘆兩人之愚也。夫君子處亂世。不幸而遇小人。遠之亦死。近之亦死。而吾謂遠之猶可以得生。彼小人見君子一切與己乖異。固已欲殺君子。吾遠其踪跡。而嫌隙不開。讐歎不露。彼漸且輕忽我也。但得彼之一輕忽我。而我乃得脫矣。彼魏其灌夫之死。爲何名哉。當魏其失勢家居。賓客故人皆去。默默不得志。而灌將軍亦失勢。兩人意相

憐。回思曩者。震耀一時。奔走天下。豈異丞相。今兩人積不平。而丞相握重權。天下士。郡國諸侯。皆附之。而灌夫以丞相戲弄之言告魏其。魏其與夫人市牛酒。設張具。必欲得武安。一往。豈其慕艷武安。而亦如天下士。郡國諸侯之以其願盼爲重耶。迨丞相請田。而又責望區區一田之爲郤者何也。既有郤矣。而又強灌夫與俱往賀丞相。是亦猶前日慕艷之意。且不肯遽得過丞相之意耳。而兩人之首已隕于杯酒之間矣。夫小人之不可近。如豺虎然。而加之以得勢。卽附之者。亦不能免其禍。而况魏其之沾沾自喜。灌將軍之好氣懷不平之心。嫌隙旣開。而又爲之且前且却于其間。宜其及也。太史公曰。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吾推其故。皆由于不忍決絕。而遂以身殉之。悲夫。

撫盜論

事。有。行。之。於。昔。爲。有。功。而。行。之。於。今。爲。失。策。偶。一。行。之。而。倖。而。成。而。轉。相。效。之。而。一。敗。而。不。可。救。者。唯。君。子。爲。能。通。古。今。之。變。審。時。勢。之。宜。而。不。至。於。拘。牽。往。轍。以。償。天。下。之。事。此。非。庸。夫。小。人。之。所。知。也。漢。宣。帝。時。渤。海。歲。飢。盜。賊。起。上。以。龔。遂。爲。太。守。遂。單。車。至。府。勅。屬。縣。不。許。逐。捕。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而。後。之。人。主。失。天。

下。往往于羣盜之手。皆臣下以此誤之也。可不爲之嘆息痛恨矣哉。當天下無事。天子威靈鎮撫海內。而強兵悍卒。奸猾小民。懷不軌之志。乘間伺隙。因水旱流離之餘。招集奸人亡命。敢以抗天子之命吏。斬艾良民。父子兄弟。駢首就戮。望屋而食。創立名字。所過千里無雞犬之聲。而有割據僭擬之心。飄忽震蕩之勢。其逆罪不容于天下。而一二腐儒懦夫。親見其禍如此其大。而以招撫爲名。响响愉愉。奉之唯恐不滿其意。以成賊之強。刳屠郡縣。覆滅籓輔。而社稷爲之邱墟。是豈獨賊之罪哉。爲此謀者曰。吾以德化感也。吾以恩信結也。古之人有行之而成者矣。嗚呼。盜非渤海之盜。而欲以渤海之治之。即龔遂當日。不死于賊。亦已轅于都市矣。蓋天下承平久。士大夫拱手低眉。以取卿相。不諧戰鬥之事。一旦疆場有警。身履戎行。恐戰不能勝。而僥倖于賊之厭兵也。欲以解散自爲功。所謂外以邀雪冤之賞。而內以待除德之報。庸人之誤國。其逆罪更不容于天下矣。當其初起也。視賊太輕。謂此出於飢寒困迫之餘。可以殺而不肯殺。及其勢已成。則又畏之太甚。即可以殺而亦不敢殺。冀以招撫羈縻旦夕。而武夫悍將。制于闒茸無能之書生。積不平。養賊以自重。而內邀其君相。率以國殉之。以身殉之。吾不知。

其於賊何厚于朝廷。何薄于賊。何德于吾民。父子兄弟何仇。夫以百萬虎狼橫行天下。而欲以德化惑之。以恩信結之。何其愚若是甚也。無論其不屑受吾約束。卽一一解散而前之罪。置不問。是教天下爲盜也。吾故爲之說曰。盜之有巢穴者可赦。無巢穴者不可赦。起鉤鉏者可赦。起弓馬者不可赦。其脅從者可赦。而其渠魁者不可赦。脅從之弱者可赦。而其強者不可赦。渠魁之僞降者不可赦。卽眞降者始赦之。後亦不可盡赦。僞擬之盜不可赦。而飢寒之盜亦不可輕赦。何以明其然也。巢穴之盜。或在岩峒。或在藪澤。彼其妻子室廬積聚皆在其內。憑其險阻以逆旅之戎行。勝則乘機四出。劫掠不出。一百二百之內。敗則守險以自固。勢不能棄其巢穴。遠出侵暴。而有非常之望也。若夫起于通都大邑。平原曠野之間。設帳幕。夷城郭。燒村落。其妻子財物皆在營伍之中。無巢穴。則處處可爲巢穴也。王師來而賊去。名曰恢復。而其民已盡矣。起鉤鉏者。皆庸夫愚民。或信奸人之言。或以飢寒之故。或執仇忿爭。而相殘殺。徒步裸裎以趨敵。兵甲不具。號令不備。如鳥獸蟲蟻之相聚散耳。起弓馬者。則飄忽去來。如風雨。技藝足以制勝。賞罰足以使衆。器械足以威敵。捕不能得。追不能及。此可不爲大憂乎。脅從之盜。或一

時誤從而自悔。或迫於不得已而強委命焉。其弱者懼禍之及。冀得自新而強者甘爲賊用。即撫之而內自疑。其飛揚跋扈之念。未嘗一日忘也。而渠魁則萬萬不可赦。彼知吾之畏戰也。輒亦往往搖尾乞憐。以玩弄將帥。而除以覲其虛實。恣其求索。安民之檄未頒。而反者又見告矣。卽眞降者。不可遽絕以塞其自新之路。令得効力行間。以贖其罪。事旣大定。而後論其功之大小。以當其罪之輕重。亦不可論其功而忌其罪也。而飢寒之盜。爲豪傑大盜之資。以爲癬疥之憂。而區處未善。則癘疽潰決之患作矣。嗚呼。羣盜起而殲之無遺類。尙不足以伸國法。而償吾民父子兄弟之仇。乃欲爲之助其勢。成其強。原其罪。除其罰。而使天下盡斃于盜而後已。嗚呼。天之亡人。國假手于羣盜羣賊。又假手文武大吏。以爲囊橐。其禍豈偶然乎。故國家有鄰敵之變。而言和與有盜賊之變。而言撫。未有不亡者也。夫古今各有其變。時勢各有其宜。不此之察。徒藉口于往古久遠。僥倖獲勝之事。以至顛覆相尋而不悟。此國家之大盜也。嗚呼。後有良天子賢宰相。不倖而遇此變。則先行國家大盜之誅。而後興師討羣賊之罪。何盜之不可平。而安致有顛覆之患哉。

說

田字說

余嘗適田間。觀農夫矣。占晴雨。相燥濕。定疆理。鑿陂池。上下原隰。觸冒寒暑。暴露風雨。治器具。利銑鑄。耒耜。荷蓑笠。呼儕偶。以柞以耘。以耕以耨。其勤苦至矣。余召而勞之。曰。汝曹有所困乎。對曰。吾曹習其事焉。不以爲困也。吾盡吾力。以致乎地利。而俟乎天時。而春而秋。中間雖勤苦踰時。而吾一歲得一效焉。以生以養。以奉祭祀。以穀婦子。以宴賓客。脫有旱乾水溢。取所蓄者而約用之。一有天時。則收數倍焉。且夫一人而耕。可以食數人。十人而耕。可以食數十百人。耕者愈多。則食者愈衆。由此觀之。天下之命。懸於吾手。其敢以困爲辭乎。嘗讀幽風歌七月之章。以及甫田楚茨諸詩。其道田家事至悉也。此皆天下宰相公卿大夫相與親之隴上。覽其勤勞。寫其委曲。蓋農之重如此。又古之學者。不廢耕。維詩有之。在甫田之首章曰。攸介攸止。蒸我髦士。而樊遲以學稼請。仲尼非之。豈以其無大人之學。而徒欲從事于細人之行也歟。然則且耕且學。固非聖人之所禁也。余也迂鈍魯拙。人之情世之態。皆不習也。以故無所用乎。其間將欲老農老

圃而師焉。樂道有莘之野。而抱膝南陽之廬。優哉遊哉。聊以卒歲。余感農夫之言。思詩人之旨。而字余曰田。以著其素志云。

褐夫字說

古者名字。大抵皆以奇。而耦者蓋少焉。自漢以還。少有奇字者。其名則或奇或耦焉耳。豈非其習使然哉。吾聞之申繻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假有類。其于字也亦然。以故古之人。其名字不必其美且善也。後之人。但取夫美善之稱。而不必有其實。則其虛冒焉者。又豈少乎。余耦名而欲奇其字。有來告者曰。不可。以習俗之不慣于稱也。余曰。余之爲是。非故矯然異也。其說有取。而於古亦無謬。雖然。更其稱而仍襲其義。則字曰褐夫可乎。人曰。褐賤服也。夫不知誰人之辭也。今吾子以自託焉。不亦鄙乎。余曰。余固鄙人也。舍是無以爲吾字矣。天下之人。上自君公。以至於大夫士。其等列以漸而降。最下至於褐夫。則垢污賤簡極矣。其所處也至卑。其於世也無伍。富貴利達之所無望。而聲勢名譽之所不及。庸人孺子。皆得傲且侮之而無所忌。以故古者諺之謾。必以云。然則余不以爲字而誰字乎。吾惡夫世之竊其名而無其實者。又惡夫有其實而辭其名者。若

余則眞禍之夫也。雖欲辭其名不得矣。匪吾云人實云云。然則人稱之也。必憤鄙不鄙。又何論焉。既以其語應客。遂書之以爲禍夫字說云。

種樹說

余年二十時。作意園記。意園者。無是園也。意之如此云耳。其間土田黍稻之豐美。雲煙泉石之幽深。亭池竹木之掩映。佳花異卉之芬芳。此仙靈之所棲息。非人間所有也。是時身既阨窮。不克遂意。浸尋荏苒。復且二十餘年。于今雖遜世之志愈決。而意園之荒久矣。頃余僑居秦淮之上。而城之西北。多有閒曠之地。居民少種樹爲生。余欲買地十餘畝。種樹三百六十株。取其易生而多實者。繚之以垣。而播草屋八九間于其中。以居焉。當花開之時。日賞且吟于樹下。及其實之成。計一株可得錢百餘。若其蕃滋繁多。則可得錢二三百。各貫之以緡。而共置一甕中。窺其上而深其底。每早起。則信手而探其一。以供終日之所須。蓋每樹一株。給余一日。盡三百六十日而畢。則更用新者之所得。以爲常。其恐有蓄翳或不實者。則多種二三十株。以預備之。而補其數。凡春冬之所報。一如農家。蓋效林和靖種梅之意。而恢廓之。余藉以自養。無求於世。而得以閉戶著書。

終其身。此雖非名區絕勝。然亦意園之附庸屬國也。余家故貧。又有人倫之患。自少出門爲童子師。以託一日之命。數家之村。牛欄之角。菜畦之圃。徬徨屏營者久之。乃以學使者之貢。入於太學。同學諸生。多見知公卿。得氣以去。而余獨徘徊燕市無所遇。而城西種樹之計。非二三百金不克辦。旅泊蕭然。且無以爲歸計。又安能爲此。是則區區之志而不克遂。又且爲意園之續也。嗚呼。余少不自量。竊負當世之志。欲盡庇天下之人。使無失其所養。日月逾邁。年且踰壯。不能養數口之家。復不能自養而需于種樹。以養其身。亦自笑其拙也。顧種樹又無其資。而客遊汗漫。不知所底。唯以其迂拙之身。流京華之塵。而曳侯門之裾。豈其情哉。歲丙子十二月。適與江都費滋衡。無錫朱贊皇。同縣劉延譽。共飲酒於彰義門內之碧山堂。故徐尙書之別墅也。酒半。爲三子言之如是。三子者皆粲然而笑。悄然而嘆。曰。有是哉。子之志可悲也。因歸而記其語。且各書一通以貽之。

命說示鄭叟

人之言曰。死生命也。富貴天也。凡死生富貴貧賤。舉而歸之於命。所謂莫之爲而爲。莫

之致而至。此其說似也。而猶未盡也。而世之術士。就人生所值之支干。推而算之。以決其死生富貴貧賤。而曰命在是也。命豈在是也哉。吾以爲命有二。有一己之命。有天下之命。所謂一己之命者。或生或死。或富貴。或貧賤。莫非其命爲之。而無與於天下。此庸衆人之命也。若夫君子小人之命。則不然。世之盛也。天下之命生。則君子生。天下之命富貴。則君子富貴。君子者不以一己之命爲命。而以天下之命爲命。苟其不然。則君子死。則君子貧賤。君子死而小人必生。君子貧賤而小人必富貴。小人生而天下皆死。小人富貴而天下皆貧賤。如此陰陽寒暑之不可假易。其於自然之理。一定之數。而莫之或爽者。然則君子者之命。就一己者言之。又非推算之所可得。就天下之命而推算之。而君子之命已得矣。世之以支干推算者。不知始於何時。雖其術之工者。往往多驗。而吾謂其皆出於偶中。不可謂之知命。知命者。知天下之命者也。顧天下之命。又不必推算。而得知者知之。愚者怵焉。金陵鄭叟。以支干推測有名于時。叟頗自詡其術之工。而余因爲命說以示之。

卷之三

刊

行

雜著

讀楊雄傳

楊子雲亦漢家文章之豪也。其不爲章句訓詁而默然好深澁之思。余嘗賢之。然亦嘗嘆之矣。夫所貴于學者爲能成一家之書。而前後不必相同。彼此不必相勝。以各出其機樞而勿詭于古人而已。方雄之少年。慕司馬相如之賦。輒擬之以爲式。而屈原之離騷九章。皆忠臣愛君惓惓之意。雄乃以遇不遇命也。何必澁身哉。因據離騷而反之。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夫離騷不必廣也。亦不可反也。離騷可反。而莽大夫亦可爲矣。後又以經莫大于易。作太玄以擬之。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以擬之。相與倣依而馳騁。何其不自度量至此也。彼直以區區文字。摹擬倣效。而遂爲可以入聖人之列。亦謬甚矣。後之論者。恕其事。莽以爲不得已。而爲之。臣既已爲之。臣矣。豈不得已之可以釋其罪哉。而且謂其爲三代以後大儒。幾比于孔子。孟子。卽一二人。先生亦不免爲是說。徒爲其太玄法言所欺耳。而當是時。桓譚之論文者。吾有取焉。譚之言曰。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其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

其書。然則庸耳俗目。其愚無知如此。悉夫。蓋由來久矣。而劉歆以後人之覆轡。詭爲憂。夫至後之人。則已不復覆。詭者當其世耳。吾乃以知古作述之家。其孤危大抵皆然也。因識之於傳後。

錢神問答

有神色赤而目方。刺其面爲文。立中衢。臭達于遠。衆皆拜。祈請甚篤。或咄咄嘆息不已。戴子見之曰。此何神也。衆曰。非若所知。前問神。神具以名對。戴子笑曰。吾聞汝久矣。汝固若是者耶。其何以動衆如是甚也。神曰。吾行遊天下。靡人不畏。罔敢不恭。子顧且云。豈有說乎。戴子曰。吾數汝之罪。則鎔汝使化而毒未歇。銷汝使折而害無救也。神怒曰。余固知孺子不足憐。今偶相遭而衆辱我。且夫吾之爲功也。薄海內外。苟非余。則戚戚嗟嗟。窘然而無以生。一二迂妄者。吾避去。自餘諸公貴人。皆孳孳摹余手摩而目屬。及庶民卑賤之流。無不願爲我死者。且夫吾之爲質也。流轉而不窮。歷久而不壞。愛我者歸之。不愛我者謝勿往。吾豈有求于世哉。世求我而已耳。是故官吏非吾不樂。商賈非吾不通。交遊非吾不厚。文章非吾不貴。親戚非吾不和。有吾則生。無吾則死。是故資

我者縣官有禁。牟我者錙銖不遺。誠明夫利害之分。而審夫得失之勢也。子何以云爾乎。請勿復敢見子矣。戴子曰。固也。吾試且略言之。昔者生民之初。渾渾噩噩。千百年間。耕田鑿井。衣之食之。天下太平。安樂無事。當是時。豈有汝哉。自汝出而輕重其制。銖兩其名。方圓其象。流傳人間。惑亂其志。萬端俱起。於是庸夫之目。皆以汝爲重。輕奸人之手。皆以汝爲上下。或執鞭乞哀。流汗相屬。不然。設心計。走坑險。崇死僥倖。損人益己。互相攘奪。或至犯科作奸。椎牛發塚。聚爲博奔。出爲盜賊。至于官之得失。政以賄成。敲骨吸髓。轉相吞噬。而天下之死于汝者。不可勝數也。挺土刻木。以爲人而強。自冠帶羊很。狼貪之徒。而恣侵暴。夸窮孤而汝之助虐者。不可勝數也。且又攝其臧。滕固其肩。鑄兀然。匿于小人暴客之室中。釀爭而藏垢。避正而趨邪。使夫義士仁人。瞿瞿然。懷懷然。不能出氣。修德益窮。有文益困。而汝獨紛紛然。奔走天下。顛倒豪傑。敗壞世俗。徒以其臭黨。蒸海內氣之所感。積爲迷惑之疾。見之者慕。聞之者思。得之者喜。失之者悲。有無不平。貪吝接踵。而充塞仁義。障蔽日月。使天下悵悵乎無所之。而唯汝之是從。神曰。子言固然。然余之道。此乃其所以爲神也。汝烏足以知之。汝烏足以知之。因仰而嘆。嘻笑而

却走。神目四顧。舉手而別。衆共擁之以去。

討夏二子檄

宋有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今年入夏來。余深爲此所苦。而吳子之文。余未之見。因俳爲是說。以致其憤痛之意云。

蓋聞羣飛可以刺天。聚蟲可以成雷。謂正傷于邪。而害起于微也。夏有二子。生負不潔之形。徒開可憎之口。乘時並起。敢爲侵暴。彼出此入。平分晝夜。各自搖毒。互相召亂。於是奔趨蒸炎。沉溺溷濁。嗜腥逐臭。呼召曹偶。種其醜類。以子以孫。穢德旣彰。見者皆唾。猶復揮不肯去。鼓翅而前。交足而立。左右奔突。玷汙潔白。營營之聲。亂人耳目。是以詩人惡其罔極。以爲告誡。若夫遁伏于白日之下。叫號於晦冥之間。剝膚飲血。飽不思去。狼戾成性。踪跡不測。其股不足折。而其鬣不足塌也。徒以伺間蹈瑕。輕悍飄忽。乘人不虞。其毒在喙。此二子者。豈其氣運之使然。亦其貪汙之自致。天心旣厭。不使子遺。於是秋高風動。栗烈疇發。疾威所及。百態震恐。萬狀銷滅。聽終夜而薨薨無聲。坐閒晝而紛紛無迹。蕩滌邪氣。掃除醜惡。豈不快哉。嗚呼。擒捉無方。嘖嘖之威已酷。蘊隆旣去。飛鳴

之勢何存。殲旃無悔。

書貨殖傳

余讀司馬遷貨殖傳。蓋不禁三復而嘆息也。曰嗟乎。俗之漸民久矣。豈不誠然乎哉。夫長貧賤好語仁義者。世以爲羞。而富相什則卑下之。百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此天下之所以相率而爲利者也。即鄒魯之間。不免去文學而趨利。利固與文學反者耶。故曰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夫拙豈有拙於文學。然而不足者。必在是也。其爲笑者。所笑傲曷怪焉。吾觀子長所載巧於利者。大抵皆農工商賈之流。操奇贏。據都會。鐵冶魚鹽。馬牛羊豕穀糶薪藁丹砂帛絮皮革旃席之類。與夫棗栗桑麻荻漆竹木。扈西薑韭醅醱。下至掘塚博戲。販脂賣漿。酒屑馬醫。至卑賤矣。往往致素封。大者傾都。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豈非巧者之效耶。然而較之於今。則拙甚矣。古之巧者。在今日爲拙。古之拙者。在今日不已。巧乎。然則世之爲文學者。竟何如耶。以爲文學者而趨利。其收效而獲多。必倍於農工商賈。而其計策。或又出於掘塚博戲。販脂賣漿。酒屑馬醫者之下。然而富者在是也。吾乃知世之富者。皆爲文學者也。世之文學者。出於掘塚博戲。販脂賣漿。酒

屑馬醫之下者也。昔子貢好廢學。鬻財于曹衛之間。夫子謂其不受命。然則富不富命也。而不繫于巧與拙耶。以爲命也。則宜厚賢者。而原憲曾子不厭糟糠。匿于窮巷。其命獨如此者何耶。又何以掘塚博戲。販脂賣漿。酒屑馬醫者之命偏厚。而出其下者之命亦皆厚也。豈命原無定。而視其人之巧拙以爲厚薄耶。將命之厚薄。又不在富與不富耶。然子貢結駟連騎。束帛加璧。以聘享諸侯。國君無不與之分庭抗禮。爲子貢之賢耶。抑爲子貢之富耶。又使孔子名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則富又烏可以少乎哉。故曰富者得勢益彰。夫勢則容無所之。又曰人富而禮義附焉。富者爲賢。不富者爲愚。富者爲貴。不富者爲賤。則當世之所謂縉紳先生與賢人君子。其大略可知矣。而憔悴枯槁之士。原憲曾子之徒。如之何其得容于世也。其不容於世。拙耳拙耳。然居今日。而非縉紳先生之列。無賢人君子之稱。其所得不既贏乎。而豈掘塚博戲。販脂賣漿。酒屑馬醫者之所及。而況世所號爲文學。又出其下者也。富不富。曷足道哉。曷足道哉。

書閻寧前墓誌後

癸酉之秋。余客榕城。購文明一二遺書。將歸。而其門人洪石秋。自漳海以書來告我曰。

黃子之文。多零落江南。子盍歸而求之。明年夏。余遊淮上。適閻百詩先生。出其大父寧前公墓誌示余。則文明筆也。端拜雒誦。因遂錄之以歸。嗚呼。忠義之士。雖其殘編斷簡。人猶將慕而傳之。況其鴻文鉅篇。照耀人間者乎。余嘗讀錢受之文集。中有閻寧前傳。跋。悲其辭氣慨然。想見寧前之風烈。當明之末。受之與文明同黨。相善。兩人俱以文章節氣名天下。迨夫晚節。末路。受之身敗名辱。爲天下所嗤笑。而文明致命成仁。星寒嶽震。嗚呼。此余所爲讀寧前墓誌而喟然三嘆者也。余既繕寫一通。以復于石秋。而復書其後如此。至寧前之功蹟。誌已詳矣。故不著。

藥身說

戴子字褐夫。已而又自號曰藥身。有呼者。或呼之曰褐夫。曰唯。或又呼之曰藥身。又曰唯。是一者。惟人之所呼之。無不可者。或謁余而問所以藥身之說。余曰。天下之苦口莫如藥。非疾痛害事。莫之嘗焉。自黃帝岐伯之所問答。醫家方士之所流傳。本草方書之所紀載。其類不一。而其爲說甚具。余所嘗備極天下之苦。一身之內。節節皆病。蓋宛轉愁痛者久矣。又余多幽憂感。慨且病廢。無用于世。徒採藥山間。命之以其業。則莫如此。

爲宜。或曰。悲夫。甚矣子之志也。雖然。抑亦猶有說焉。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方今學者之疾。沉痾已久。而不可治。苟有秦越人者出。視其癥結。診其膏肓。爲之按方選藥。一伸脊容身之間。而已霍然矣。意者子之意。其又託于此乎。戴子曰。否否。因備錄其說。

跋

吾師憂庵先生。所爲制義數百篇。既已流傳于世。人人皆知誦法矣。而其所爲古文。較之制義更工且富。於是四方學者。購求先生之古文。踵相接也。而先生堅匿不肯出。雲鶚固請先生刊行于世。先生曰。古文之爲道。較之制義。難且數倍。吾遭困阨。奔走于衣食。其于工力未能深入闢奧。安能必其傳世而行遠。且古人文字。必屢加改易。而後有定本。今吾所爲文。隨筆直寫。未經鍛鍊。篋中所存。皆草稿而已。吾方欲買山深隱。細加擇別。更定而後敢出以問世。其或後來學業有進。文或加工。則向時所爲。且將舉而棄之。而何刊行之爲。蓋先生筆妙天下。而猶虛懷不自信如此。雲鶚無以塞四方學者之意。乃檢平日所藏鈔本百餘篇。在先生集中僅五之一。爲刊而布之。餘俟後有定本。再鐫諸板。昔人稱文筆之逸氣。三代以後。司馬子長得之。後唯歐陽永叔得之。余謂歷南宋至元明。迄今日。唯先生得之。先生留心先朝文獻。十餘年。網羅散佚。次第略備。將欲成一家之言。與史記五代史相頡頏。而先生平居文字。其風神澹蕩。直接龍門廬陵。先生雖虛懷不自信。而南豐瓣香四方學者之所宗仰。其必在是集也夫。辛巳人日。受業

尤雲鶚識

列

行

80502
43555f

/

